第七號情報員的故事

松林客棧

艾文·佛萊明原著

華明譯



特價六元

第七號情報員的故事

松林客棧

艾文·佛萊明原著

華明譯



特價六元

皇冠叢書

松林客棧

本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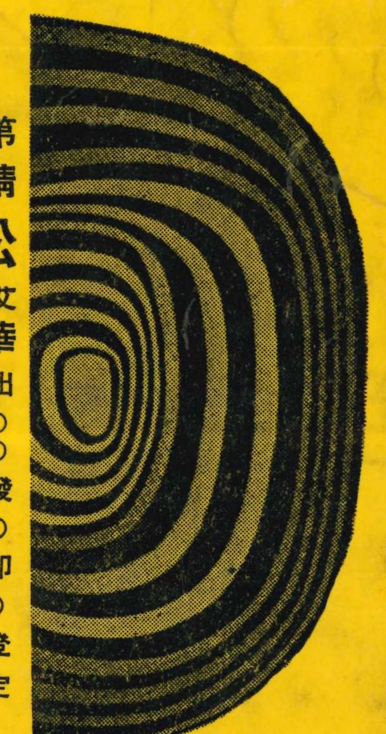
第七號情報員小說

金鎗人

最後的任務

松林客棧

復仇火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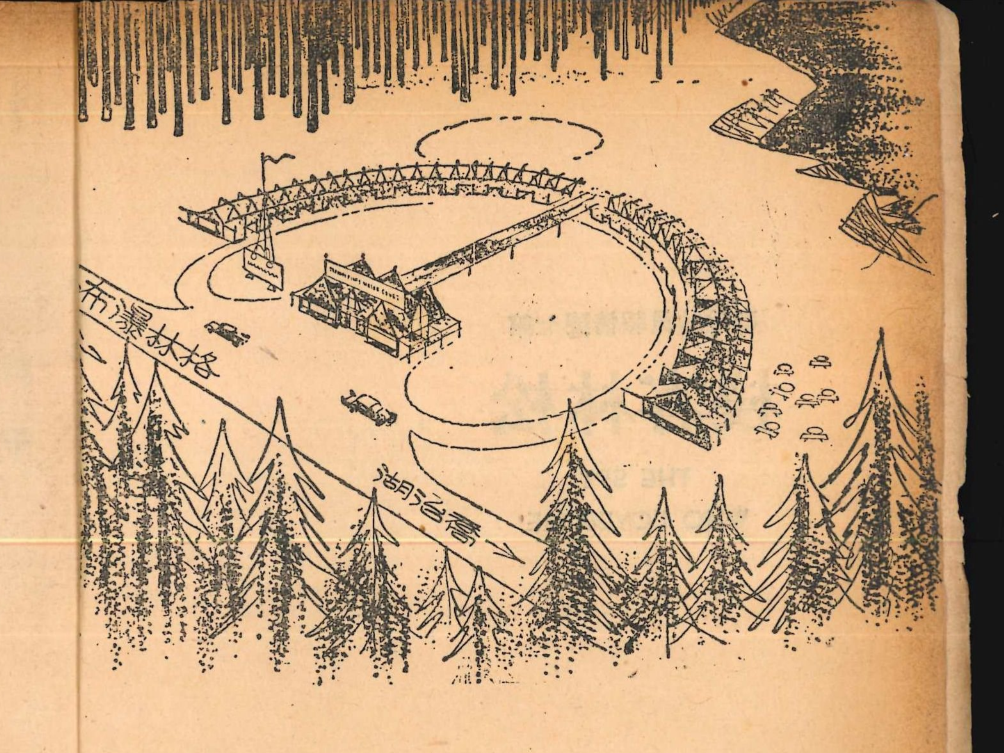
第七號
情報員的故事
松林客棧
艾文·佛萊明原著
華明譯
出　版：皇冠出版社
（臺北市第三三〇〇信箱）
（電話：五三五二二）
發行人：平鑫濤
（臺北市第三三〇〇信箱）
印刷：國泰印書館
（臺北市漢口街二段五三巷一號）
登記證：內警臺業字第六七九號
定價：新臺幣拾元

第七號情報員的故事

松林客棧

THE SPY

WHO LOVED ME



松林客棧 目錄

第三部　他

楔子

親愛的讀者：

一天上午，我發現一本稿子放在我的書桌上，這就是現在你行將要閱覽的這本書。

這本稿子上，似乎是一個青年女子的第一人稱故事，她顯然很美麗，而且，對於戀愛的藝術，並不是不熟練的。

根據她的故事，她似乎危險而浪漫地和詹姆斯•龐德牽涉在一起。這個龐德，和我自己一直在寫的第七號情報員，就是同一個人。

在這本稿子上，還有一張便條，上面簽名爲『薇雯•米琪兒』。便條上對我鄭重聲明：她所寫的故事，是千眞萬確的，是從她的心坎裏說出來的。

由於詹姆斯•龐德的關係，我對於這本稿子是很感興趣的。可以說：透過望遠鏡相反的那一端，並在把公務機密法方面一些微小的瑕疵予以清除之後，我很樂意贊助這本書的出版。

艾文•佛萊明

第一部 我

第一章 受驚的貓

我正在遠離倫敦。我正在遠離英國，遠離童年時代，遠離冬天，遠離一連串亂七八糟、並不動人的戀愛，遠離我在倫敦過活時身邊使用的幾件家具和隨身穿的幾件舊衣服；我也在遠離單調、霉臭、勢利，對侷促眼界的恐怖症，和遠離我的無能，雖然我是一隻極其有吸引力的老鼠，在鼠族中頗爲成功。事實上，除了法律之外，我幾乎在遠離每一件東西。

眞的，我已經走了很遠很長的路途，說得誇張一點，差不多環遊了半個世界。現在，我從倫敦出發，已經來到了這座『夢幻松林汽車庭院』，這兒屬於美國紐約州北部，在亞廸朗達克山區有名的美國遊覽中心喬治湖之西十英里。我們知道，紐約州北部，是由許多高山、湖泊和松林組成的，所以風景非常優美。

我是在九月一日動身的，今天是十月十三日，星期五，在我動身時，我那個住宅區一排汚穢的小楓樹是碧綠的，是和八月間倫敦的任何樹木一樣綠的。現在，在這漫山遍野的松林裏——這一大片松林一直向北伸展到加拿大邊境——到處冒出野生楓樹的紅焰，好像榴霰彈開了花。

我感覺到：我——或者，無論如何，我的皮膚——已經和楓樹一樣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從汚穢的蒼白色（那是我倫敦生活的標記）到戶外生活的活力、彩色、火花和早起早睡以及一切其他呆笨的事情（在決定我必須到倫敦去學習做一個『貴婦』以前，那是我在魁北克生活的一部份），當然，這種成熟的櫻桃，有愉

快活力的膚色，是非常不時髦的，並且，我甚至已經停止了使用口紅，也不搽指甲油了，不過，對於我，這好像是脫落了一層借來的皮膚，恢復了我的本來面目。

無論何時，在我照鏡子，發現我並不希望在我自己臉上加一層化粧品之際，我就像小孩子一般地感到高興，對我自己感到滿意了，（事實上，我並不願意在梳粧臺上照鏡子，只是照照普通的鏡子。）我並不是在這方面自鳴得意。我只是在遠離過去五年之間的那個人——我自己，對於目前的我這個人，我也並不特別感到滿意。不過，我憎惡和藐視那個人，我高興於擺脫她的面孔。

在松林中的這座客棧，離紐約州的首府亞巴尼北部大約五十英里。這時，亞巴尼的和歌廣播電臺在報時：現在是下午六點鐘。隨後是氣象報告，說有暴雨，並且還有大風，這場暴風雨正在從北部向南方移動，將會在下午八時左右襲擊亞巴尼。

這就是說：我將有一個喧鬧的晚上，我並不在乎，暴風雨並不會嚇倒我。雖然，據我所知，最近的有人烟之處，也在十英里以外，而且位於那條通往喬治湖路面並不怎樣好的公路上。但是，我一想到室外的松樹（它們馬上就會受打擊），雷霆和閃電與大雨，就已經使我感到舒適和溫暖以及預先受到保護了。

還有孤獨！最重要的孤獨！『孤獨變爲一個愛人，獨處成了一種可愛的罪惡。』我在那兒看過這兩句詩？誰寫的？這正是我所感覺到的情況。在兒童時期，這種情況我老是感覺到的。直到我迫使我自己『投入時代潮流』，『成了人羣中的一員』爲止。

而在『合羣』方面，我又弄糟了！我丢開了這種失敗的記憶。每一個人都毋需羣居在一起。畫家、作家、音樂家，都是孤獨的人。政治家、海軍上將和一般將軍，也都是如此。不過，我可以公平地說：犯罪者和

精神病人也是孤獨的。同時，我們如果說眞正的個人都是孤獨的人，那也不會太過份的。這並不是一種道德——如果是任何東西的話，它是和那相反的東西。如果一個人是一羣人裏有用的一份子，他應該共享和聯絡。

當我一個人獨處時，我是比較快樂的。這種事實，的確是一種有過失的、神經病的性格的信號。在過去五年，我曾經時常這樣對我自己說。現在，這天晚上，我只是聳聳肩，把孤獨拉得緊靠我。橫過寬大的接待室，走到門外，去對黃昏作最後的一瞥。

我憎惡松樹。它們是烏黑的，非常寂靜地站着，你不能在樹下藏身，也不能爬上去。它們是非常骯髒的，有一種最不像樹的黑汚物，如果染到了和松脂混和的這種汚物，那它就會使你汚穢不堪了。我發現：它們那鋸齒似的形狀，隱然含有惡意，而它們聚集得那麼稠密，也使我想到有一列蛇矛阻擋了我的去路。

松樹唯一的好處，是它們的香氣，當我可以抓住它的時候，我就用松針精放在洗澡盆裏。在亞廸達克這個地區，這無盡的松林，的確是令人不舒服的。它們遍佈了山谷中的每一片土地，爬上了每一座高山的山巔，令人看來好像有一張松針地毯一直擴展到了地平線上——這些無盡的綠色角錐形，在等待着被砍下來去做火柴棒、衣架子、和印紐約時報的紙張。

建築這個汽車庭院，把一片大約五英畝地皮上的松樹全都砍掉了。現在，它已經把這片土地全部利用。這所謂汽車庭院，就是汽車旅舘。汽車旅舘不再是一個良好的用語。自從汽車旅舘變得和娼妓、匪徒與殺人者發生了關聯之後，它已經用『汽車庭院』或『牧場小室』來代替了，而汽車旅舘之所以有這些流弊，是因爲旅客不必登記，同時又缺乏監督的緣故。

這個客棧的位置，是頗爲良好的。有一條次級的公路，穿越這片松林。這條道路，在喬治湖和南方的格林瀑布之間，是一條相當重要的途徑，同時，在它的中途，有一個小湖泊，名叫『夢幻潭』，那兒向來是野餐的人所喜歡的地方。

這個汽車旅舘就建築在夢幻潭的南岸。它的接待室面對着道路，那些旅客住的房間，在這座主要建築的後面。它們排成一個半圓形，像扇子一樣的張開着。這兒共計有四十個房間，每一個房間都有廚房，沐浴室和衞生設備，它們全都可以看到一部份在它們後面的夢幻潭。

全部的建築和設計都是時新的東西——發光的脂松正面，美麗的木板頂，調節空氣的裝置，每一個房間裏的電視機，兒童遊樂場，游泳池，和跨越夢幻潭，有浮球（一美元五十球）的高爾夫球場——全都是機巧的東西。

食物？接待室有餐廳。雜貨和酒則從喬治湖方面送來，兩天供應一次。這一切的享受，單身的，一天代價爲十美元，兩夫婦則爲十六元。

由於本錢已經花了美金二十萬元，而營業的時間只有一季——從七月一日到十月初，或者，就『客滿』的時間而論，祇是從七月十四日到九月的第一個星期天。因此，無疑的，所有者都覺得經營吃力了。

樊錫夫婦倆是令人可怕的，當他們商請我充任招待員，待遇一星期只有三十美元和供應食宿的時候，他們曾經這樣告訴我。

謝謝上蒼！現在他們都離開這兒了！心靈中的歌聲？這天早晨六點鐘，他們雪亮的旅行車向格林瀑布那方面駛去。那時，眞是令人高興極了，他們的目的地是格林瀑布再過去的楚伊，那兒是這些魔鬼居住的地

方。

樊錫先生曾經對我作最後的糾纏，我沒有逃避得及，他一隻手抓住我，一隻手像一隻蜥蜴似的在我身上迅速地到處亂摸，直到我把鞋跟踩到他脚背上。他方纔放了手。他的脚被我踩了，自然很痛，臉上現出難受的樣子，到這種表情消失時，他輕柔地說：『小妖精，好了，希望妳好好地照顧這兒，直到明天中午老闆來接收鑰匙為止。』

然後，他對我作了一個我所不瞭解的微笑，方纔向着旅行車走去。他太太一直坐在駕駛的位子上觀望着。這時，她厲聲地說：『吉德，來。今天晚上，你可以到西街去發洩這些衝動的。』她發動了汽車，再溫和地對我說：『美人兒，再見，每天寫信給我們。』她臉上的笑容隨即收斂了，在這輛汽車轉彎駛上大路之際，我瞥見了一下她那枯萎瘦削的側影。

匹！這一對寶貝！純粹是一本書裏的人物！什麼書？『可愛的日記』！呃，這些人眞是再壞沒有了。現在，他們已經離去了。從現在起，在我的旅途上，人們必須改良！

我站在外面，向着樊錫夫婦所走的道路望過去，回憶着他們。現在，我回轉身，望着北邊，來觀察氣象。

這是個美麗的日子。天氣晴朗，就十月中旬而論，熱了一點。不過，現在，憤怒的黑雲，正在天空堆積，西墜的太陽，為黑雲加上了粉紅的毛髮。微風在松林頂上吹過去，吹得很快，不時吹着荒涼的加油站上那盞黃色的電燈，——加油站在這條路下首的潭尾邊——使它搖搖擺擺。

然後，一陣較長的風吹過來了。它寒冷而有打擊力，其中帶來了輕輕的金屬吱吱聲，這是那盞搖擺的電

燈發出的。對於這種小小的嘈雜聲，我開始有點顫抖了。

在最後一個房間那邊的潭岸上，小小的波浪正在迅速地拍擊石子。夢幻潭暗灰色的表面，突然出現了猫爪風，潭水在開始翻白了，不過，在憤怒的風兒之間，空氣是平靜的。在公路那邊和客棧後面的那些前哨樹木，似都被壓迫得靜靜地更緊靠着我背後這燈燭輝煌的建築。

我突然希望回到童年，不禁微笑起來了。這是兒童捉迷藏和擠沙丁魚時所發生的一種酥癢之感，在黑暗之中，你躲在樓下的食器櫥裏，聽見地板上有人悄悄走動的聲音，搜索者們接近的耳語。然後，你焦急地緊靠食器櫥，把兩隻脚併攏，等待着發現的狂喜，門開了，投進了一絲燈光，然後，在這緊要時刻，你急忙地說：『噓！到我這兒來！』於是，門輕輕地關上了，那個人格格地笑着，他溫暖的身體，緊靠着你的身體。

現在，站在這兒，是一個『大女孩』了！我回憶着這一切的情形，感覺到由一陣恐懼所引起的酥癢——由背脊直下的戰慄，直覺的鷄皮疙瘩，這來自動物祖先最初的恐懼信號。我感到很高興，緊緊地抓住這個時刻。

天空的黑雲馬上就會爆裂，我要離開暴風雨的怒吼和紊亂，回到我光明舒適的洞穴，自斟自酌一番，同時聽聽廣播，感到安全和受人寵愛。

天已經變黑了。今晚將不會有鳥雀的黃昏大合唱，牠們早就偵察到暴風雨的信號，消失到森林中牠們自己的巢裏去了。動物也是這樣——松鼠、花栗鼠、和梅花鹿，全都進了窠穴。在這一片巨大的原野，現在只有我一個站在外面。在這潮溼的空氣中，我作了幾下最後的深呼吸，溼氣中有濃厚的松樹香氣。同時，也有一股强烈的青苔和泥土氣息，好像森林也和我有同感，非常愉快而興奮，因而出了汗，發生這種氣息。

在附近的某個地方，一隻神經過敏的貓頭鷹，高聲地詢問了一聲『誰？』隨即就靜寂了。

我走了幾步，離開有燈光的門口，站在塵土厚積的公路上，向北邊觀看，一陣大風吹襲着我，把我的頭髮吹到後面。閃電伸出一隻淺藍色的手，迅速地橫過地平線。過了幾秒鐘，雷霆輕輕地咆哮着，好像一隻驚醒的守門犬在叫。

然後，大風來了，樹頂開始跳舞和打鬪，照在加油站上的黃色燈光，在公路上閃來閃去，彷彿在警告我。

突然，那跳躍的電燈被雨水弄模糊了。它的光輝也被向前進行的雨毯朦蔽了。第一批沉重的雨點打在我身上，我連忙回轉身來，向客棧奔跑。

我砰的一聲把門關上，鎖起來，上了鎖鏈。我只是及時跑進客棧。這時，滂沱大雨已經傾盆而下，只聽見水在嘩啦嘩啦的響。屋頂的斜板和擋風的窗戶，都被雨水打得怒吼起來，窗戶上的響聲，則比屋頂上的響聲要高一點。不久，排水管匆促流水的聲音，又和這聲音合唱起來，暴風雨那種嘈雜的背景就造成了。

我仍舊站在門內，安適地傾聽着。這時，雷霆正在悄悄地爬到我背後，埋伏起來。突然，閃電在房間裏亮起來了。同時，發出了一聲霹靂，震撼着這幢房子，使空氣像鋼琴弦般地響起來。這是一次大爆炸，好像一顆大炸彈落在身邊。這時，一個窗子上的一塊玻璃被震脫了，叮噹一聲，粉碎在地下。然後，喧鬧的雨水，劈里拍拉地打在油布上。

我沒有移動，我不能移動。我畏縮地站在那兒，兩隻手掩着耳朵，我不知道我怎麼會有這種表現！震聾了的靜寂，結果恢復爲雨水的怒吼。這種怒吼，曾經異常令人安適，可是，現在却在說：『你不要認爲它是

如此的壞，你從來沒有在這個山區裏看見過一場暴風雨。眞的，你這個庇護所是非常脆弱的。你可願意電燈熄滅來作爲一個開始？然後，一個霹靂穿越你火柴棒似的天花板？然後，只是爲了解決你，閃電會在這個地方放火——也許電殺你？或者我們只要嚇嚇你，使你奔跑到大雨中，試圖走十英里，以跑到喬治湖去。你喜歡怎樣解決你？呃，這只要試一試電力的大小！』

這時，室內再度出現了淺藍色。就在我頭頂上方。然後，震耳欲聾的爆烈聲發生了。不過，這一次，爆裂聲擴大了，轟隆隆地往來震盪着，使酒吧後面的茶杯互相碰撞起來，聲波的壓力，也使得木器裂開了。

我覺得兩腿無力，搖晃地走到最近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來，把頭埋在兩隻手掌裏。我怎麼這樣愚笨，這樣冒失？要有某個人到這兒來。和我在一起。告訴我這只是一場暴風雨纔好！可是，這並不是，這是大災難，世界的末日！而一切都以我爲目標！

現在！它將會再來！現在任何一分鐘都可能！我必須做些事情，尋求救助！可是，樊錫夫婦已經和電話公司結淸帳目，電話線路已經不通了。

只有一個希望！

我推開椅子，站起來，跑到門口，去轉動巨大的電燈開關。這個開關在門上方，控制着紅色的霓虹燈：『歡迎光顧』或『客滿』。這兩個霓虹燈，只能開亮其一，不能同時並用的，如果我開亮了『歡迎光顧』，那就表示這兒的房間有空。這條路上可能有人駕駛經過。這個人可能要找客棧投宿。不過，當我拉動開關的時候，那注視着我的雷電，在房間裏惡意地爆裂了，而當霹靂震轟時，我被一隻巨大的手抓着，摔在地上。

第二章　可愛的舊時光

當我復蘇時，我立即知道我在那兒，發生了什麼事。我畏縮得更靠地面，等待着再度被雷電轟擊。我這樣躺在地下，大約過了十分鐘，傾聽着雨水的怒吼，忖度着電擊是否已經對我造成了永久的損害，燒灼了我——也許在內部——使我不能生兒育女，或者使我的頭髮變白。也許，我的頭髮已經完全燒掉了！

我移動着一隻手去摸頭髮，還好，沒有燒掉，不過，我腦後頭有一個疱。我非常小心地移動着，沒有什麼東西破裂。沒有什麼傷害。然後，牆角上的大電冰箱發出爆聲。恢復了作用，裏面有了悅耳的嘶嘶聲。我體認到世界仍舊在繼續，雷霆已經消失了。

我柔弱地站起來，向左右瞧瞧，希望看見一片混亂破壞的情景。可是，情況是和以前完全一樣的，每一件東西都在原地，沒有異動——了不起似的接待桌，放平裝書和雜誌的鐵絲架，自助餐廳的長櫃檯，十幾張悅目的彩虹色塑膠面的飯桌和不舒適的金屬小椅子，巨大的冰水瓶，和發光的咖啡壺，只是窗子上有個洞，地下有一池水，以作爲大破壞者剛剛經過那兒，這個房間和我都曾受害的證據，大破壞者？我談到什麼？唯一的大破壞是在我的頭腦裏面！那兒有風暴，有雷霆和閃電。那種巨大的隆隆聲，使我感到很害怕。我好像一個小孩子。

我知道我剛纔犯了什麼錯誤。像是一個白癡一樣，我去拉了電燈的開關，並沒有等待兩次閃電之間的停頓時期，而是選擇了另外一次閃電正在降臨之際。它把我擊昏了。我已經受到了懲罰，腦後頭跌起了一個疱，眞是活該！我這隻愚笨、無知、受驚的貓！

可是，等一等！也許我的頭髮已經變白了！我相當迅速地橫過房間，從桌上拿起我的皮包，走到餐廳的酒吧後面，低下頭來，對着在架子下面的一長條鏡子去看。首先，我疑惑地瞧着我的眼睛，它們也對我凝視着，它們是藍色的，清澈的，不過，由於疑念而睜得大大的。睫毛在原地方，上面是褐色的眉毛，廣闊的前額，然後，不錯，深褐色的頭髮，還是老樣子，梳成兩個大波浪，向左右兩邊分開。不過，這時有點混亂。於是，我放心了，把梳子拿出來匆匆地梳了兩下。然後，把梳子放回去，關上了皮包。

我看了一下手錶，這時快到七點鐘了。我轉動收音機，聽見和歌廣播電台警告聽衆：由於這場暴風雨，高壓線掉下來了，格林瀑布地區的哈得遜河水位高漲，一棵榆樹倒下第九號公路上，阻塞了沙拉托加泉地區的交通。麥查尼克維爾地區有洪水警報。我用一根繩子把一塊紙板縛在破碎的窗子上，找出一件衣服和一個水桶，將地下這一池水抹掉了。

然後，我從後門口出去，冒雨跑過一段短短的石子路，它是和那些房間相連的。我的房間爲九號，在右邊，靠近夢幻潭，我走進去，脫下衣服，作了一次冷水淋浴。我在接待室倒地時，我的白襯衫已經弄髒了，於是，在淋浴後把它洗乾淨，掛起來，讓它風乾。

我已經忘却了這場風暴對我的懲罰，也忘却了我表現得好像一隻呆頭鵝。我心中再度在沉思，這個孤獨的晚上，我如何打發？明天，我怎樣繼續踏上我的征途？有一次，我想到把我的行李中最好的衣服穿起來——下身是黑色的天鵝絨牛仔褲，它有不雅觀的金黃色拉鍊，一直開到臀部，並且異常窄，穿在身上，曲線畢露。上身不必戴乳罩，穿金線的厚運動衫，它有寬鬆的高領，我對着鏡子自我欣賞了一番，把袖子捲到肘子上，穿了一雙金色的便鞋，然後，又迅速地跑回接待室。

兩星期以來，我一直喝着一種維吉內亞紳士牌威士忌，這種飲料很好，現在還剩了一點。我取出一個大玻璃杯，裝滿了冰塊，把威士忌倒進去。瓶子裏的酒已經不多，我搖動着，直到倒出了最後一滴為止。然後，我從接待旅客的那邊拖過一把最舒適的靠背椅，放在收音機旁邊，把收音機打開，點燃一枝國會牌香煙（我的香煙盒裏連這一枝只剩五枝了），端起飲料，滿滿地喝了一口，再安逸地坐在靠背椅裏。

收音機裏的廣告，全都關於猫兒和牠們怎樣喜歡一種猫兒吃的食物的。它那輕快的節拍，反襯着雨水的怒吼。因為這時雷電雖然沒有了，雨仍舊下得很大，它的調子是穩定的，祇有一陣大風吹來時，這種調子，纔會改變，那時，雨水被風吹得好像葡萄彈，打在窗子上。

在房間裏面，正如我所想像的一樣——風吹不進來，雨漏不下來，溫暖、舒適、愉快，有電燈和克洛美的亮光，和歌廣播電臺宣佈了四十分鐘的『吻之音樂』，突然，節目中唱起了『有人在搖我的夢幻之舟』。於是，我好像回到泰晤士河上。那是在五個夏天以前，我們乘着船，順流而下，船兒經過了金斯島。溫莎堡還在遙遠的地方，德瑞正在划槳，我則照料一具輕便的留聲機。我們只帶十張唱片。其中有一曲是『夢幻之舟』，德瑞很喜歡聽這張唱片，每當唱完時，他總是乞求着：『薇雯，再放一次。』這時，我不得不跪下去，以尋找放唱針的地方。

因此，現在我眼睛裏充滿了淚水。這並不是由於德瑞，而是由一種甜蜜的苦痛，它涉及男孩與女孩、陽光、初戀、照片，和『用一個愛吻』封起來的情書。這是為傷感失去的童年而湧現的淚水，是為自憐這種痛苦而產生的淚水。在我把他抹去以前，我流了兩滴在臉上。然後，決定作一個短短的回憶，以追尋往日的溫馨。

我是薇雯•米琪兒。在我坐在這個夢幻松林汽車旅舘回憶之際，我已經虛度二十三歲。我身高五呎六吋，一向認為我自己的身材很好。直到我到了倫敦，在亞斯陀宿舍的英國女孩子都告訴我：我背後太突出了，必須戴較緊的乳罩。我的眼睛，有如我所曾說的，是藍色的，我的頭髮是深褐色的，有自然的波浪。我的野心是有一天給它一種黃色的條紋，使我看來比較年長，也比較華美。

我的顴骨比較高，我喜歡這種樣子，雖然，這些女孩子都說：它們使我看來像外國人。不過，我的鼻子太小了，而我的嘴巴又太大了，大得它往往現出性感的樣子，我不希望如此。我的膚色是紅潤的，我高興它染上一點憂鬱。不過，我是非常任性的、自主的，以致使修道院的修女們感到煩惱，使亞斯陀宿舍的席德歌小姐生氣。（她曾說：『婦女應該像柳樹般的柔軟，男子纔像橡樹和榕樹般的剛强。』）

我是個法裔加拿大人，出生在魁北克附近的一個小地方——聖華米爾，這兒位於多連斯島的北岸。這個小島相當長，好像一艘巨大的沉船，躺在聖勞倫斯河的中間，接近魁北克海峽。我就在這條大河的中間和旁邊長大，因此，我主要的嗜好是游泳、釣魚、露營和其他戶外的事情。

我父母的情形，我不大記得，我只記得我喜歡我父親，但是和我母親却相處得不好，我為什麼不記得呢？因為我八歲時他們就去世了，那時是戰時，他們到蒙特利去參加一次婚禮，飛機着陸時墜毀了，他們同時遇難。法院決定由我守寡的姨母佛洛倫斯•陶珊做我的監護人，於是，她移居到我家中，撫養着我。

我們的日子過得很好。現在，我幾乎愛着她。不過，她是個基督教徒，而我則是作為一個天主教徒長大的。我變成了宗教激鬪的犧牲品，因為魁北克有受神父支配的流毒，在新舊教的信仰方面，壁壘分明。天主教徒贏得了在我的信仰方面的戰鬪，因而我進了愛素林修道院受教育，直到十五歲時為止。修女們

是嚴格的，功課只是特別强調敬神。因此，對宗教史和比較晦澀的教義，我知道得很多。這些東西，祇有做一個護士或修女纔有用，但我很希望改變，學一些其他的東西。最後，我精神上不能再忍受這種教育了。於是我乞求我姨母讓我輟學。我姨母很高興地把我從天主教徒那兒解救出來。並且決定：我已經十六歲了，應該到倫敦去完成學業。

這在當地引起了一些吵鬧。愛素林修道院驕傲地擁有豪堪派的首腦。兩世紀以來，在它教堂的神壇前面，跪着祈禱的修女，從來沒有少於九個，這個修道院不但是魁北克天主教傳統的中心，而且，我的家庭曾經屬於法裔加拿大人主義的核心，他們的女兒嘲弄這兩方面珍貴的社會傳統，是一件新聞，——也是一件醜事。

魁北克天主教的兒女，形成了一個社會，幾乎是個秘密的組織。它是和日內瓦的卡林教徒黨一樣有力量的。同時，在基督教方面，也有類似的組織，另外，那些最近由英國來的移民，和美國人住在這兒的，也都有各自的社會。

天主教的組織，以能說洋涇濱法語而自豪。事實上，這種法語是一種劣等的土語，充滿了兩百年前的法國語，就是法國人也聽不懂。他們的話，點綴着法語化的英語——我想，這好像是南非人的英語和荷蘭語言的關係。這一派魁北克人的勢力與排他，甚至擴及到在法國本土居住的法國人。他們稱法國人爲『陌生人』！

我把這種種情況概括地敘述一遍，是說明叛離聖華米爾一個米琪兒家庭的信仰，幾乎是和在西西里島叛離黑手黨一樣罪大惡極的。就我而論，事情已經變得很明顯，離開愛素林修道院和魁北克，我就是破釜沉舟

，等於和我精神上的監護人以及我的故鄉脫離關係。

我決定了離家去英國，隨之發生的是我遭受社交的放逐，我的朋友們大多數都受到限制，不准和我發生什麼接觸。我感到不大好受。雖然我姨母敏感地輕視着我這種情緒，但我到了英國之後，這種感覺仍舊存在，我好像有一種犯罪感和『不同』感。並且，還加上我的『殖民地感』。這是一些可怕的心理負擔，我懷疑着這些心情，去面臨一個爲名媛小姐們而設的一所模範精修學校。

席德歌小姐的亞士陀宿舍，像大多數純英國性的建築物，它位於山脊達爾區一個維多利亞時代證券交易的大地方，它的樓上用灰泥敷的牆壁隔起來，分成爲臥室，供給二十五對女學生居住。

由於我是個『外國人』，就被安排得和另一個外國人在一起，她是個黎巴嫩的闊小姐，家裏很有錢。她的腋下長了很多灰色的毛。她很喜歡吃巧克力糖，崇拜一個埃及的電影明星班賽德。班賽德發光的照片——他那發光的牙齒、短髭、眼睛和頭髮——不久被我們露西大宿舍三個高年級同學撕掉，丟在抽水馬桶裏冲掉了。事實上，我受到這個黎巴嫩少女的累。她異常可怕，易怒，炫耀她的金錢，以致大多數同學都可憐我，仁慈地對待我。不過，還有很多同學不是這樣的。由於我的口音，由於我在飯桌上的態度（它被認爲是粗魯的），由於我缺乏手腕，和由於我是個加拿大人，我感受到極大的痛苦。

現在，我覺得，我也太敏感，太容易發脾氣了。我不能忍受威嚇和揶揄，一天晚上，當我粗暴地對待兩三個把痛苦加在我身上的人的時候，其他的人就集合起來，把我按在床上，揪我，打我，用冷水澆我，直到我流下了眼淚，答應不再『像一隻大角鹿一樣的戰鬥』爲止。此後，我逐漸安定下來了，和這個地方休戰，愁眉苦臉地開始來學習做一個『淑女』。

那些星期例假，是彌補每一件事情的日子。我和一個蘇格蘭的少女交朋友，她名叫蘇珊杜孚，和我一樣，喜歡戶外活動。她也是個獨生女，她的父母知道了有我和她做伴，感到非常高興，希望我到處都和她在一起。因此，我們在夏天一同去蘇格蘭，在冬天和春天則到歐洲各地——瑞士、奧地利、意大利——去滑雪。在學校裏，我們形影不離。後來，我們竟搬出宿舍，一同在外面租房子居住了。我姨母寄了五百英鎊給我，以便我到海德公園旅館去學一種聯合跳舞。我列了一種同樣的課程表，去參加一種相似的跳舞會，在這個跳舞會中的青年男子，對我似乎都是粗魯的，和我所認識的那些加拿大青年男子比起來，是有汚點的，完全沒有男子氣概的。（不過，我可能是錯誤的，因爲其中之一在那年曾經參加野外賽馬，跑完全程。）

然後，我遇見了德瑞。

現在，我的年紀是十七歲半，蘇珊和我一同居住在老教會街（位於國王路附近）一層有三個房間的公寓裏。這時是六月底，還不是我們到外面去大玩特玩的時候，於是我們決定舉行一次酒會，請一些我們認識而喜歡的人來參加。在樓梯對面的那個人家，正準備到海外去渡假，他們說我們可以使用他們的房間，不過有個條件，就是在他們到海外去時，我們要替他們照顧房子，這當然不成問題。

我打電報給姨母，她寄了一百英鎊來，蘇珊湊了五十鎊。我們決定好好地來做這件事。我們準備請三十個客人，猜想只有二十個人會來。我們買了十八瓶香檳酒——粉紅色的，因爲它顯得比較興奮——一罐十磅重的魚子醬，並從索荷區那些下級的餐館買來了不少大蒜烹調的食物。我們用水芹和燻魚再加上一些葡萄乾與巧克力，做成很多三明治。這種東西是我們獨創的，從來沒有誰吃過。我們把這許多食物，放在門口，以散掉它的氣味，用一塊發亮的檯布遮蓋着，使它好像一個食器櫥，顯出一種眞正大請客的樣子。

這次酒會很成功，幾乎可說是太成功了。我們請的三十個客人全都來了，而且有些還帶了他們的朋友。房間裏太擠了，坐不下，有不少人坐在樓梯上，甚至有一個男子坐在廁所裏，他的女朋友坐在他膝蓋上。那種喧嘩聲和熱氣是非常可怕的，也許，我們並不如我們所想像的那麼規矩，也許，只要他們眞的規矩，並不假裝，人們纔是規矩的。

當然，最壞的事情發生了。我們的酒喝完了！我站在檯子旁邊。這時，有個人倒乾了最後的一瓶香檳酒，大聲地叫喊：『水！水！否則，我們再看不見英國了。』

我感到擔心，愚笨地說：『呃，沒有任何飲料了。』

這時，一個高高的青年男子，靠牆站着，他說：『當然還有，妳忘記了地窖啦。』說着，他就拉着我的肘子，把我推出房間，走下了樓梯。他堅決地說：『來吧，不能破壞一次盛會。我們到酒店去買一些來吧。』

於是，我們走到一家酒店，買了兩瓶杜松子酒，和不少的苦檸檬。他堅持要他付酒錢，我付檸檬款。他的樣子相當高興，有點微醉。他說：在到我們這兒來以前，他曾經參加過另外一個酒會。他是個不速之客，由一對已經結婚的人羅曼夫婦帶來的，而羅曼夫婦則爲蘇珊的朋友。

他說他名叫德瑞•馬勒貝。不過，我對於他的話並不怎麼注意，因爲我急於把飲料送回到酒會中去。當我們回到樓上時，大家都歡呼起來了。不過，事實上，酒會已經過了高峯，自此以後，人們在陸續的離去，後來，裏面只剩下了一些特殊的朋友，他們是酒會的核心人物，另外還有一些是沒有地方去吃飯的人。

後來，那些人也慢慢地走了，其中包括羅曼夫婦，他們現出高興的樣子，對德瑞•馬勒貝說：他將會在

鞋擦下面找到鑰匙。蘇珊建議：我們到公路那邊的波波堤去，那個地方，我並不喜歡。

這時，德瑞•馬勒貝走過來，把我耳朵上的頭髮移開，輕聲地對我說：我願意和他出去走走嗎？我回答：好的。我想，大概因爲他的個子長得高，而且，因爲在我爲難的時候，他曾經助我一臂之力。

於是，我們走到了酷熱的黃昏街道上。對於酒會後狼藉的杯盤，根本不予理會。蘇珊和她的朋友們走開了，我們在國王路叫了一輛出租汽車。

德瑞帶着我橫過倫敦，到達一個賣通心麵的舘子，它叫做『竹子』，在托登罕院路附近，我們吃了波洛格尼通心麵，喝了一瓶標左萊酒。這瓶酒大部份都是他喝掉的。他告訴我：他居住在離溫莎不遠的地方，他的年紀快十八歲了，過了這一學期他就要畢業，他在參加棒球隊。這一天，他請了假到倫敦來找律師，因爲他的姑母逝世了，留了一些錢給他。這一天，他和他父母在一起，後來，他們到棒球場去看棒球比賽，然後，他們回溫莎去，把他留下來，和羅曼夫婦在一起，他們本來叫他出去打一場棒球，再回家去睡覺，可是，有人請客。然後，又參加我們的酒會。現在，繼續到四〇〇夜總會去如何？

當然，我是很感動的。四〇〇是倫敦的高級夜總會，通常，我總是在契爾西地區的地下室消磨的，沒有去過比那更高級的地方。

我把我自己的情況對他談了一些，把亞斯托宿舍講成爲一個有趣的地方。他是相當健談的。當帳單送來時，他知道要付多少小費，在我看來，懂得這些事情仍舊在學校裏唸書，他似乎太成熟了。不過，這時，英國的公立學校被認爲在使人們迅速地長成，教他們如何立身處世。

在出租汽車裏，他拉着我的手，這似乎很自然。四〇〇夜總會的人，似乎認識他。裏面是黑暗的。他點了杜松子酒。侍者把半瓶杜松子酒放到桌子上，這顯然是他上次喝剩的東西。

摩立斯標準樂隊正在奏着柔和的曲調，當我們下海跳舞時，我們立即就適合節拍了。他所喜歡的爵士音樂，和我的愛好不謀而合，我的確感到有趣。

我開始注意到他那黑色頭髮在太陽穴生長的方式。他的手非常美觀，他的微笑，不祇對着一個人的臉，而且對着一個人的眼睛。我們在那兒盤桓，直到第二天清晨四點鐘，我們的杜松子酒喝光了，方纔離去。當我們走到人行道上，我因爲喝醉了，不得不倚靠着他。

他叫了一輛出租汽車。當他把我摟在他懷抱中時，這似乎是自然的。在他吻我之際，我也回吻着他。在我把他的手從我胸部移開兩次之後，第三次不讓它留在那兒，似乎太古板了。不過，當他的手移下去，想拉起我的裙子的時候，我止住了他。而當他拉着我的手，想把它放在他身上的時候，我也沒有照辦。雖然，我整個的身體非常渴望做這些事情。

不過，然後，謝天謝地，我們已經到了我住的公寓外面，他走下汽車，把我扶到門口。我們說我們會再見的，他說他會寫信給我。在我們吻別之際，他把手放在我背上，緊緊的摟着我。當出租汽車在路角轉彎消失之際，我仍舊覺得他的手在那兒。

我爬上床去睡覺，對着盥洗室的鏡子望了一下。看見我的眼睛和面孔在發紅，好像它們是從內部亮出來的。雖然，這種紅光大部份可能來自杜松子酒。我心中思索着：啊，老天爺！我在戀愛了！

第三章　春天的覺醒

把這些情形寫出來，要花長久的時間。可是，回憶起來，只要幾分鐘。當我從汽車旅館安樂椅上的白日夢中醒過來的時候，和歌電臺仍舊在廣播『吻之音樂』。

我飲料中的冰塊已經溶解了，我站起來，從冰箱裏加了一些進去。然後再坐下來，將威士忌滿滿地喝了一口，再點燃一枝香烟。立即，我又回到那個無盡的夏天了。

德瑞的最後一學期讀完了，我們已經交換了四封信。他的第一封信開頭寫『最親愛的』，末了則寫着『愛和很多吻』。我則折衷一下，寫了『親愛的』和『愛』。他信上寫的大部份是他打棒球得了多少分。我則在信上敍述着我所跳的舞，和我所會看的電影和戲劇。這個夏天他行將在家中渡過。他的父母不久要把一輛舊的汽車給他，他感到非常高興。我願意和他乘這輛汽車出去玩嗎？

蘇珊邀我到蘇格蘭去渡假。我說：我不想和她一同去，願意留在公寓裏。無論如何，暫時不想去，蘇珊感到非常驚奇。我沒有把德瑞的事告訴她。因爲我平常起床比她早，她沒有看見過他寫來的信，不知道我們的事。

我並不高興保守秘密。不過，我珍重着我的『愛情』。這種『愛情』似乎非常脆弱，並且可能充滿了失望，以致我認爲甚至談到它，都可能帶來不幸的。我知道：我可能只是德瑞那衆多的女朋友之一。他是如此的英俊而瀟洒，因而我想像着：無論如何，在學校裏，會有一長串『五月市』姐妹，對於他，都唯命是從的。

所以，我只說：我希望找一個工作並且稍後要進大學。在相當時候，蘇珊到北部去了，德瑞的第五封信來臨。信上問我：在下星期六，我願意在巴丁頓站乘十二點鐘那班火車到溫莎去嗎？他會駕車到溫莎車站來

迎接我的。

於是，這樣開始了我們經常而有趣的慣例。第一次，他在車站迎接我。我們都比較怕羞，不過，他對於他的汽車感到很高興，因而他催我快點去看。這是一輛黑色的汽車，內部的座位是紅皮套的。我們鑽進去，我把德瑞的彩色絲質手帕，綁在我頭髮上。當我們橫過大街的交通指揮燈，轉上沿河的道路時，汽車的排氣管發出斷斷的聲音。

那天，他把我帶到布萊那麼遠的地方，以炫耀他的車子。德瑞駕着車子，在那些大街小巷裏，橫衝直撞。由於坐得離地面那麼近，甚至時速五十英里，一個人也會感覺到好像他的時速是一百英里。最初，我牢牢地抓住儀器板上的安全把手，不大放心。不過，德瑞是個優秀的駕駛員，我立即對他有了信心，控制了害怕的心理。

他把我帶到一個非常的標準的地方——巴黎大飯店。我們在這兒吃燻鮭魚（這種食品價格很貴），烤鷄和冰淇淋。然後，他在隔壁的遊艇出租處，租了一艘電艇。我們駕駛着電艇，溯河而上，在處女橋下，發現了河水靜止的所在，恰恰在柯克罕水堰的這邊。德瑞把遊艇駛到河邊的樹枝下。他帶了一具輕便的留聲機，我爬到遊艇的他那一頭，我們坐下來，後來，並排地躺下來，諦聽唱片，並觀看一隻小鳥在我頭上方的枝椏裏跳來跳去。

這是一個天氣良好，令人困倦的下午，我們在那兒擁吻着，不過，沒有做更進一步的事。我確切地感覺到：德瑞畢竟並不認爲我是『容易的』。

後來，蚊蟲飛來了，我們想向後走離開溪流，幾乎把船弄翻了。不過，後來，由於潮水，我們迅速的順

流而下。河中還有很多遊艇，其中不是雙雙對對的情侶，就是大大小小在一起的全家福。不過，我非常相信，我們兩人看來最快樂而俊俏。

我們駕着汽車回來，駛往伊頓，在一個名叫『茅屋』的地方吃了煎蛋和咖啡。德瑞是熟悉這個地方的。然後，他建議我們去看電影。

王家電影院位於法科爾街，這是一條小街，從古堡那邊起，伸向亞司各路。這兒是個簡陋的地方，正在放映兩部西部片，一部卡通片，和所謂『新聞片』——其中有女王在一個月以前所作的活動。

當他付了十二先令買一個包廂的座位時，我體察到了德瑞為什麼選擇這個地方。在一個突出房間的每一邊，都有一個包廂，大概六英尺見方，裏面是漆黑的，有兩把椅子。我們一走進去，德瑞就把他的椅子拖得緊挨着我，開始吻我，摸我。最初，我想：啊，老天爺，這是他把她們帶來的地方嗎？不過，過了一會，我軟化了。

然後，他的手緩慢地在我身上摸索。它們是輕柔的，並且，似乎知道的。然後，它們到了那兒。我把我的臉靠着他的肩膀藏起來，非常疼痛地咬着嘴唇。然後，他的手完成了愛撫的工作。我痛得全身發痛，淚珠兒滾滾地流下來，滴溼了他襯衫的領子。

他溫柔地吻着我，輕輕地說他愛我，我是世界上最奇妙的女郎。不過，我坐直來，離開了他，摸摸眼睛，打算看電影，心中想着我已經失去了童貞，或者某種童貞，現在，他將不會再尊敬我了。

然後，休息的時間到了。他去買了冰淇淋給我，把他的手臂放在我的椅子背後，輕聲地說：這是他生命中最奇妙的一天，他必需一再地重享這種日子。

我心中告訴我自己：不要做傻事。這只是愛撫，每一個人都這樣做的。無論如何，這是比較奇異的，這樣，我並不會懷孕生小孩。此外，男孩子希望愛撫，如果我不和他做這種事情，他會去找另外一個願意和他做的女孩子。

於是，當燈光再度黑暗時，他的手開始回來了。它們到達我的乳房上，似乎是自然的。這使我感到興奮。當他輕聲地說現在我必須愛撫他時，我讓他把我的手拿過去，放在他身上。不過，我不知道怎樣辦。並且，我感到笨拙和害羞。他不得不幫助。

不過，然後他的呼吸在我脖子上喘息起來。他氣吁吁地說：『啊，小乖乖！』由於把一種和他曾經給我一般的快樂給了他，我覺得興奮，心中卜通卜通地跳。

現在，我們兩人都互相愛撫過了。這好像是我們之間的某種藩籬已經消失了。我慈愛地撫摸着他，吻着他。從今以後，我們是一種不同的朋友了。

他駕車送我回溫莎趕搭最後一班開往倫敦的火車。我們安排着下星期六同一時間見面。他站在那個親愛的小火車站黃色的燈光下面，就我的目力所及，一直在揮手。於是，我們真正的愛情開始了。除了吃午飯和下午茶的地方之外，情形總是同樣的：河上行舟，開留聲機，電影院的小包廂。不過，後來，增加了肉體方面的刺激。在船上，在電影院，在車中，我們的手互相放在對方的身上，當無窮的夏天逐漸推移到九月的時候，我們變得更久延而熟練了。

在我的記憶之中，那些日子的太陽總是照耀的，柳絲兒浸在和天空一樣清澈的水裏。天鵝騎着白楊的陰影，燕子掠過水面，泰晤士河慢慢地從昆斯島流下來，經過波維尼水閘和咕咕堰——我們老是在那兒沐浴—

—然後流過一長段距離，穿過卜洛卡斯草原，邁向溫涉橋。

自然，必定下過雨，必定有喧囂的渡假者羣集在我們的河上，在我們私下的天空中必定有雲霧，可是，如果有的話，我也記不起來了，一個一個的星期，像是河水，燦爛地、光輝地、消魂地滑過去了。

然後，來了九月間最後的一個星期六。雖然，直到那時候，我們忽略了事實，但是，新的一章已經翻了。蘇珊在星期一回到了公寓裏，我有了一個工作的機會，德瑞要去上牛津大學。我們假裝一切還是一樣的。

我將對蘇珊說明，將會有些周末我到牛津去，有些周末德瑞到倫敦來。我們並沒有討論我們的事情，顯然的，這將會繼續下去。德瑞曾經含糊地談到我去見他的父母，不過，他並沒有強調，而且，在星期六，我們在一起總是有較好的事情去做的。

也許我曾經想到過：在假期中，德瑞何以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沒有時間和我在一起，這是奇異的事，不過，他時常去打棒球和網球，有很多朋友，他說他們都是煩厭的。

我並不希望和那方面的生活混合在一起，無論如何，目前不希望，我們一星期有一天，我絕對地擁有他，我感到很快樂，我並不希望和一大羣人來分享他，他們將會使我害羞的。所以，不確定的事情有很多。我並沒有看到下星期六以外去。

那一天，德瑞是特別多情的，在晚上，他把我帶到大橋飯店，我們在那兒吃了三巡的杜松子酒，雖然，通常我們幾乎是不飲酒的，然後，他堅持晚餐要喝香檳酒，到我們走進我們小電影院的時候，我們都有相當酒意了。我是愉快的，因爲這將使我忘記；明天將意味着轉變爲新的一頁，打破我們一切可愛的慣例。不過

，當我們走進我們的小包廂時，德瑞是陰沉的，他並沒有和往常一樣的把我摟在他懷中，而是坐得離開我一點。抽着香煙，觀看電影，我接近他身邊，拉着他的手。可是，他只是坐在那兒，筆直地瞧着前面。我問他這是怎麼一回事。過了一會，他固執地說：『我希望和妳睡覺，我的意思是指可能。』

我感到震驚，這是由於他那種粗率的聲音。當然，我們曾經談到這件事。不過，我們總是多少同意：這要到『以後』去做。現在，我習於同樣的舊爭論，不過，我是膽怯的，紊亂的。他爲什麼要破壞我們最後的一個晚上？他激烈地爭論着。我是個不爲情感所動的處女，這對他是不好的。無論如何，我們是愛人，那爲什麼不表現得像愛人的樣子？我說我害怕會生小孩。他說這是容易的。有些東西他可戴起來。我爭論着：可是，爲什麼現在呢？我們不能在這兒做這種事情。他說：我們可以在這兒實行的，這個房間的空間足够了。他希望在他去上牛津大學以前做這件事情，這將是一種和我結婚的表示。

我戰慄地考慮着這件事。其中也許有點意義，在我們的愛情方面，這將是一個保證。不過，我感到害怕，我遲疑地說：『那種東西？』，他身邊帶了一個嗎？他說沒有。不過，這兒有一家通宵營業的藥店，他可以去買一個來的。他吻了我一下，連忙站起來，走出了包廂。

我坐在那兒，獃獃地望着銀幕。現在，我不能拒絕他了！他馬上就會回來。在這個後街上汚穢的小電影院的這個汚穢的小包廂裏，情形將是混亂而可怕的。我將會受到傷害，在事情過後，他將會輕視我。我有一個直覺：站起來，跑出去，奔赴火車站，搭乘下一班火車去倫敦。

可是，這將會使他憤怒，將會傷害他的虛榮心。我將是一種『玩物』，我們友誼的韻律，將會受到破壞。本來，這種友誼就是建立在我們彼此『作樂』的基礎上的。並且，在這方面拒絕他，對他是公平的嗎？不

能適當地做這件事，對他也許的確是不好的。這件事在某時畢竟是要發生的。一個人不能選擇完美的時機來做這種特殊的事情。似乎沒有什麽女孩子曾經在第一次感到快樂。也許把它度過了是比較好的。無論如何不要使他發怒！無論如何比毀壞我們的愛來得好！

包廂的門打開了，休息室的光線射了進來。然後，他進來，呼吸急迫，高興異常。他輕聲地說：『我已經買來了。這是非常困惑的事。櫃檯上坐着一個女店員。我不知道怎樣稱呼這種東西。最後，我說：「一種戴了不會懷孕的東西。妳知道？」她異常鎮靜，問我什麽品質。我說，當然，最好的。我幾乎想到她要問「什麽號碼」了。』

他笑起來，把我摟得緊緊的。我輕輕地吃吃而笑。最好『做一個玩物』！最好不要在這方面裝腔作勢！現在，沒有誰會的。那將把一切弄得困惑。對他尤其是如此。

他初步的做愛，異常的草率，以致我要號哭起來了。然後，他把他的椅子推到包廂後面，將他的上裝脫下來，舖在地板上。當他告訴我脫衣服時，我躺在他上裝上。他跪在我旁邊，把我的短襯褲脫下來，他叫我把脚竪起來，靠着包廂的前面，我照着他的話做了。我異常地踡縮而不舒適，以後我說：『不！德瑞！請你不要在這兒這樣做！』可是，這時他已經以一種非常笨拙地擁抱姿勢，位於我身上，我的直覺只是幫助他，以便他至少可以從這方面獲得快樂，而不致後來對我發脾氣。

然後，世界塌陷了！

突然，一陣黃色的燈光射進來，一個人憤怒的聲音，從我們後面的上方發出來。『你們到底以為你們在我的電影院裏幹什麽？站起來，你們這兩隻小豬！』

我不知道我為什麽沒有昏過去，德瑞站在一旁，他的臉色是異常蒼白的。他的兩手正在匆匆地扣他的褲子上的扣子，我爬起來，急忙靠包廂的牆站着，我站在那兒，等待着被殺死，等待着被槍射死。

在門口那個黑色的影子，用手指着我放在地上的皮包和在它旁邊的我的短襯褲，『把這些東西拿起來。』我好像受到射擊一樣，迅速地低下頭去，把褲子揉成一團，試圖把它藏起來。『現在，滾出去！』他站在那兒，擋住了一半去路。我們從他身邊踉蹌地走過去。

電影院的經理砰的一聲把包廂的門關上了，走在我們前面。我猜想，他以為我們會逃跑的。有兩三個人已經從後座上走進了休息室。（全院的觀衆必定已經聽到了經理的聲音。在我們下面座位上的人，已經聽見了全部的事情——爭論，休止，然後，德瑞叫我怎樣做——嗎？）我顫抖着。那個售票的婦人從票房裏走出來，她和一兩個路過的人，從入口上方的霓虹燈光下，對裏面張望着。

這個經理是個矮胖的、黑皮膚的人，穿着一套緊身的西裝，鈕扣洞上有一朵花。當他上下地打量我們的時候，他的臉是憤怒得通紅的。『汚穢的小傢伙！』

他轉身向着我。『以前我在這兒看見過妳的。妳並不比一個普通的娼妓更好。我有一顆善良的心靈，會去叫警察。猥褻地暴露，擾亂平靜。』這些很重的字眼，輕易地從他嘴裏吐出來。以前，在他的戲院中這個小房子裏，他必定曾經時常使用這些話的。

這個經理由口袋裏取出一本筆記本，把一根鉛筆頭舐了一下，對着德瑞說：『請問你的貴姓大名。』

德瑞期期艾艾地說：『呃，詹姆斯•葛倫。』——這兒正在上映卡萊•葛倫主演的片子——『呃，尼特柏鎮亞卡西亞路二十四號。』

經理抬起頭來，『尼特柏鎮根本沒有公路，只有亨萊往牛津的公路。』

德瑞頑固地：『有的，當然有，在後面。』他輕聲地接續說：『一種像巷子似的道路。』

然後，經理以懷疑的樣子轉身向着我。『妳呢？』

我的嘴巴是乾的。我嚥着口水。『湯普生小姐。奧德麗•湯普生。』——『倫敦，湯瑪斯』——我幾乎又說了湯普生了！——『路，二十四號。』我覺得這個號碼和德瑞所選擇的數字是一樣的，不過，我想不到其他的號碼了。

『那一區？』

我不知道他所謂『區』的意義是什麼，只好無可奈何地望着他。

他不耐煩地說：『郵區。』

我想起了契爾西的郵區，於是，有氣無力地說：『S•W•六。』

經理把他筆記本猛然闔上了。『好了，滾出去。你們兩人都滾出去。』他用手指着街道。

我們膽怯地從他身邊走過去。他跟在我們後面，仍舊在對着我們說：『不要再到我的電影院裏來！我認識你們兩個人了！如果你們膽敢再來，我會去叫警察來捉你們！』

他那種譴責的目光，跟隨着我們。我拉着德瑞的手，（他為什麼不拉我的手呢？）我們走到了電影院外面明亮的燈光之下，直覺地向右轉，向着小山走，這樣，我們可以走快一點。我們並沒有停下來，直至我們到了一條旁街口上，我們走進去了，纔開始慢慢地找尋道路，以便回到我們停汽車的地方——在一座小山上。

德瑞沒有說一句話，到我們走到了車子附近，他平淡地說：『絕對不能讓他們把汽車的牌照號碼記下來。我會開車到對面的那座小山上去接妳的。得請妳走十分鐘。』然後，他掙脫了我的手，向着街道那邊走過去。

我站在那兒，瞧着他這個高高的、英俊的影子向前走。然後，我轉身走進一條和法科爾街平行的巷子，也可以通到古堡那邊去的。

我發現：我仍舊把我那條揉成一團的短襯褲拿在手上。我把它放到皮包裏。打開皮包，使我想到了我的儀容。我在一盞路燈下面停下來，取出一面鏡子。我的樣子是可怕的。我臉上異常的白，白得好像發了青。我的眼睛是和一隻被追逐的動物眼睛一樣的。由於在地上躺過，我後面的頭髮是蓬亂的。我嘴唇上的口紅被德瑞吻得亂汚了。

我戰慄着。『汚穢的小猪！』這話說得多麼對！我所感覺到的，只有不清潔，墮落，罪惡。

我將會發生什麼事？會有人來查我們的地址，叫警察來逮捕我們嗎？

從今天起，或者從其他的星期六起，有人自然會想到我們。有人會想到德瑞的汽車的牌照號碼，某個少年是專門記載汽車的號碼的。在犯罪的場合，往往會有個把好管閒事的人的。犯罪？當然，這是犯罪的。在嚴格的英國，這是一種最壞的犯罪——赤裸，性，穢褻的暴露。

我想像着：當德瑞從我身上站起來的時候，那個經理必定曾經看見了什麼。啊！我憎惡地顫抖着。不過，現在，德瑞是在等待我了。我的手機械地整理着我的臉。對它作了最後的一瞥，我已經盡力而為了。

我匆匆地走上街道，轉向溫莎山，緊靠着牆，盼望人們轉身指着我說：『她到那兒去了！』『就是她！

』『污穢的小豬！』

第四章 『親愛的薇雯』

那個夏天晚上的事情，並沒有就此結束。一個警察站在德瑞汽車的旁邊，正在和他爭論。德瑞回轉身來，看見了我。『警官，她來了。我說了她過一會兒就會來的，呃，她必須去撲點粉。達令，妳說是不是？』

更多的麻煩！更多的謊言！我喘着氣說：是的。隨即鑽進了汽車，坐在德瑞旁邊。

這個警察狡猾地對我微笑着，然後，對德瑞說：『先生，好了。不過，下一次要記得，不能把車子停在山上。縱使是有緊急的事也不可以。』他摸摸他的短髭。

德瑞發動了汽車，對這個警察道謝一聲，並對他扮了一個鬼臉。然後，我們離去了。

直到我們已經駛到了山脚下，在右邊的燈光下轉了彎爲止，德瑞都沒有說一句話，我想他將會在火車站讓我下車的。可是，他並沒有在那兒停下來，而是繼續向前駛。車子沿着達契路向前走。這時，德瑞『啊』了一聲，安慰地把氣由肺裏呼出來。『僥倖逃過了這一關！如果明天的報紙上刊載出來，我父母看見就不得了啦。那還能上牛津大學，我的一切都從此完蛋了。』

『眞是可怕。』我的聲音裏有非常豐富的感情。以致他從眼角上來觀看我。

『呃，眞正戀愛的途徑都是這樣的。』這時，他的聲音是輕快的，他已經恢復正常了。我會在何時恢復呢？『眞的，非常羞恥。』他信口繼續表示，『那時，我們已經把一切都準備好了，眞是煞風景。』他把熱情注入到他的聲音裏面，以使我忘不了這件事。『告訴妳吧。現在離下一班火車還有一小時，我們何不沿河

岸去散散步。這兒對於溫渉的情侶們，是非常知名的，大家都時常來走動的。這兒是絕對秘密的，沒有人打攪的。浪費各種東西，時間和其他等等是可憐的。現在，我們已經下了決心。』

我想，這所謂其他等等，意思是指他所想到的『事情』。我嚇了一跳。因此，我急忙地說：『呃，可是，我不能做，德瑞，不能！我對於將要發生事情的感覺，你不知道是多麼可怕。』

他迅速地對我望了一下。『可怕，妳這是什麼意思？妳感到不舒服，還是怎樣？』

『啊，不是感到不舒服，只是那件事，那件事是那麼可怕，那麼可恥。』

『啊，那件事！』他的聲音是輕蔑的。『我們已經逃脫了，是不是？來吧，像運動家一樣，漂亮點！』

又來了！不過，我希望受到撫慰，覺得他的兩手摟抱着我。自然，他仍舊在愛我，雖然，對於他，每一件事情都在出岔子。不過想到要再度來那麼做，我的兩脚已經開始發抖了。我用兩隻手扶着膝蓋，以便控制，我有氣無力地說：『啊，呃……』

『這是我的女朋友！』

我們過了橋，德瑞把車子開到橋旁邊。我們下了車，他扶着我越過了一個梯磴，用一隻手摟着我，引導我沿着縴路向前走，經過一些碇泊在柳樹下的住家船舶。他說：『希望其中有一條船是我們的，我們到一條船上去，破門而入如何？裏面有可愛的雙人床。在船上的食器橱裏，可能還有些飲料。』

『啊，德瑞，不行！看在老天爺面上！已經有足够的麻煩了。』我可以想像到說這話的聲音很大。『在那兒進行些什麼？你是這條船的主人嗎？走開吧，讓我來看看你。』

德瑞笑起來了。『妳或者是對的。無論如何，草地也是一樣柔軟的。妳是否感到興奮呢？妳將會感覺到

的，這是奇異的事。那麼，我們必定是眞正的愛人了。』

『啊，是的。德瑞，不過你會輕柔的，是不是？在這第一次，我將是不好受的。』

『妳不用煩惱，我將會表現給妳看。』德瑞興奮地緊緊摟着我，這麼表示。

我覺得比較好一點，比較堅强一點，現在和他在月下一起走，這是一種情意纏綿的散步。不過，前面出現了一叢小樹林，我恐懼地瞧着它。我知道：那事行將在這兒發生，就是這個地方。我必需，我必需使這件事輕易，並且使他感到適意！我一定不發傻！我一定不喊叫！

這條路通過這片樹林，德瑞四面打量了一下。『在那裏面，』他說，『我先進去，妳的頭要低一點。要不然，妳進去時，頭會撞在樹枝上。』

我們鑽到了樹枝裏面。一點不錯，這兒有一片小小的空地，在此以前，有人曾經來過這兒，這兒有一個香煙包，一個可口可樂的瓶子。靑苔和樹葉已經踏平了。我覺得這是一張妓院的床，有幾百個，也許幾千個愛人曾經在這兒擁抱和肉搏。不過，現在，事情不能挽回了。至少，它必定是一個適宜於做這種事情的地方——如果有那許多人已經利用過它的話。

德瑞是操切的、不耐的，他把他的上裝脫下來，給我墊着，就立即開始了，幾乎是瘋狂地開始了，他的兩隻手貪婪地撫弄着我。我試圖軟化，然而，我的身體仍舊是由於神經緊張而起痙攣的。我的四肢覺得好像是木頭。

我希望他會說幾句話，說幾句甜蜜可愛的話。可是，他是熱切的、有目的的，他幾乎粗暴地對待我，好像我是笨拙的大洋娃娃。『我自已稱爲一個紙做的洋娃娃』——我心中再度聽見了『墨水汚點』那張唱片在

響！我聽見荷培佐尼斯低沉的低音，比爾•甘尼甜美的高音，它異常的甜美，以致它撕扯着心絃。而在下面，是查理•傳卡的吉他那種低沉的跳動。我眼睛裏流出了淚水。啊，老天爺，現在有什麼事情發生到我身上了？然後是那激烈的疼痛和短暫的喊叫（我迅即控制了），他正伏在我身上，他的胸腔在起伏，他的心臟靠在我胸前卜通卜通地跳動。我把手環抱着他，覺得他的襯衫是濕的。

我們這樣子躺了一會兒，我觀看着月光穿過樹枝照射下來，試圖停止流淚。那麼，就是這樣了！偉大的時刻。一種我將不會再有的時刻。那麼，現在，我是個婦人，而不是個少女了！這時我並沒有什麼快樂，祇有像她們大家所說的那種疼痛。不過，仍舊有一些東西。這個男子在我的手臂中。我把他抱得更緊靠着我。現在，我是他的，完全是他的。同時，他是我的。他將會照顧我。我們是互相隸屬的，現在，我不再孤獨了，有我們兩個人。

德瑞吻着我淚濕的臉。然後，爬起來了。他把手伸出來，我穿好裙子。接着，他把我拉起來。他瞪瞪地對我望着，他那略帶笑容的臉上，有一點困惑的樣子。『我希望這事沒有造成太大的傷害。』

『不過，你可是非常適意嗎？』

『是，是的。相當適意。』

他低下頭，把他的上裝拿起來。這時，他看了一下手錶。『哎呀！只差一刻鐘，那班火車就要開了！我們最好現在就離去。』

於是，我們爬回到那條小路上。我們一直向前走，我把梳子取出來。把頭髮梳好，然後，整理一下裙子。德瑞在旁邊靜靜地走着。他那在月光下的面臉，是沒有什麼表情的，當我把手臂挽着他的手臂的時候，並

沒有一點應答的快樂。我希望他是多情的，會談到下次的會晤。可是，我可以感覺到他突然萎縮了，冷了。男人們在做了這件事之後，他們的面色如何，我並不熟悉。我譴責我自己。事情進行得不够好，我曾經喊叫了一下，我那種表現，已經破壞了他的情趣。

我們坐上了他的汽車。靜靜的駛向車站。我在入口處止住了他。在黃色的燈光下，他的面貌是緊張的，他的目光祇有一半和我的目光相遇，我說：『達令，不必到火車上去了，我自己會上車的。下星期六怎樣？我可以到牛津去的。或者，你將要等待一下，直到你安定了再說？』

他防備地說：『薇雯，在牛津，事情將有所不同，這是麻煩的所在。我必須考慮，寫信給妳吧。』

我努力觀察他的面貌。這和我們通常的分別，並沒有什麼不同。或者他疲倦了。老天爺知道我是怎樣的！我說：『是的，當然。不過，快點寫信給我，達令，我很想知道你的情況是在怎樣進行的。』我抬起頭來，吻着他的嘴唇，他的嘴唇幾乎沒有反應。

他點點頭。『呃，薇雯，再見。』他帶着一種歪嘴的微笑，回轉身，沿着牆角，走到他汽車上去了。

*　　*　　*

在兩個星期以後，我方纔接到了他的來信。我曾經寫了兩封信去，可是，沒有一點回音。在絕望之中，我甚至會經打電話去，那一端接電話的人把聽筒放下來，說他去找他，可是，他回來說：德瑞•馬勒貝先生不在家。

現在，他的信終於來了，它開頭寫着：『親愛的薇雯，這將是一封難寫的信。』當我再往下看時，我走進臥室裏，把房門鎖起來，坐在床上，鼓起了勇氣。

這封信接續說：這是一個奇異的夏季，他永遠不會忘記我。不過，現在，他的生活已經改變了。他將有很多工作要去做。再沒太多的餘地來和『女朋友們』厮混了。他曾經把我的情況告訴他父母。可是，他們不贊成我們的『事情』。他們說：如果一個人不預備和某個女孩子結婚，再繼續和她玩樂是不好的。『我敢說：他們的胸襟是非常偏狹的。對於「外國人」，他們有可笑的觀念。雖然，老天爺知道我把妳和任何其他的英國女孩子同樣的看待。妳知道我欽佩妳的音調。』他們決定了讓他和在鄉下的某個隣居的女兒結婚。『關於這件事情，我並沒有告訴妳，我恐怕妳會認爲我是下流的。不過，事實上，我們已經是半訂婚的了。我們在一起有這麼一段奇異的時間。妳是個這麼喜歡玩的人，以致我不希望來破壞它，』他說他很希望有一天我們會再度『互相撫愛』。同時，他已經要求酒店送一打粉紅的香檳酒給我。爲了提醒我們第一次的見面，還說這是『最好的』酒。最後，信上說：『薇雯，我非常希望這封信不會使妳過於傷心，和我所想像的一樣，妳是個最奇異的女郎，對於一個像我這樣的人，實在是太美妙了。我是懷着充分的熱情，愉快的回憶着。德瑞。』

呃，它傷我的心，只花十分鐘的時間。可是，却另外花了半年的功夫，來使它復原，考慮他人的痛苦是無趣的事，因爲它們對於其他的每一個人，是如此的熟悉，所以我不預備把它詳細地寫出來。

我甚至沒有告訴蘇珊。有如我所感覺到的，我的所作所爲，從第一個晚上開始，就像是個流浪的人，在英國這個彈丸似的小世界，我是個加拿大人，所以是個外國人是個局外人——並不是禁臠。我沒有識破它發生在我身上，是比較愚笨的。昨天已經忍受了！最好聰明一點。否則，你將會繼續受傷的！

不過，在這種睜着眼睛，昂起頭來，有理智的情況之下，我心中的這個女郎，嗚咽着，畏縮着，並且，

有一個時期，在晚上，我哭喊着，雙膝跪在我曾經丟棄的聖母面前，祈禱她會把德瑞還給我。不過，當然，她並沒有。我的自尊心禁止我去懇求他。

這個無盡的夏天已經結束了。這一切情況所留下的，是一些沉痛的『墨水汚點』的記憶，在溫莎電影院中那場惡夢的痕跡，和那些我一生都不會磨滅的斑點。

我是幸運的，我已經尋找一份工作，這是經由一個朋友的朋友的關係而獲得的。雇用我的爲『契西喇叭』，這是一種教區的雜誌。它本來只刊載小廣告，曾經發展爲倫敦西南區尋找公寓、房間和僕役的人們的參考資料，後來，增加了篇幅，專門發表和當地問題有關的言論——可怕的新訂燈光標準，在十一路公車路線上稀少的車次，偷竊牛奶瓶的小偷等等——和只影響當地主婦們的事情。

它還有一版刊載當地的閒話，其中大多數都是契西的，『每一個人』都喜歡看這一版，不過，它極力避免誹謗的事情，此外，它對於帝國陣線有强硬的評論，雖然，這種陣線很適合鄰近的政黨關係。它是一種周刋，每星期由一個名叫哈林的人美妙地編輯出來。

事實上，它是一種很好的小報，工作人員異常喜歡它，以致他們都拿很少的報酬爲它辦事。有時候，甚至根本沒有薪水，那時是八月和假期，沒有什麽廣告刋登。我的待遇是週薪五鎊。此外，如果我拉到了廣告，還可以在廣告費裏分得一些佣金。

於是，我在這兒靜靜地療癒了在我的肋骨下面那顆破碎的心，決定將來不交任何男朋友。我要將依賴智力和勇氣，來對這些討厭的英國假紳士顯示：如果我不和他們到任何別的地方去，我至少可以從他們當中謀得一種生活。因此，我在白天去工作，晚上來哭泣，變成了雜誌社裏最願意工作的人。

我替同事們煮茶，參加葬禮和適當地排列哀悼人士次序表，爲閒話版撰寫難以處理的章節，經營競賽專欄，甚至在塡字遊戲拼成以前校對它的線索。而在一期雜誌已經出版，下一期雜誌還沒有發稿以前，我又在附近匆匆地走來走去，到那些平常很少登廣告的商店、旅館和飯店去拉廣告，結果，收穫很好。每一則廣告我可以分得百分之二十的佣金，那個蘇格蘭的出納小姐，把那些佣金逐一地劃撥到我的名下。不久，我就賺了不少的錢了——一星期十二到二十鎊——社長認爲把我的薪水加爲十五鎊，使我安定下來，他可以有效地利用。於是，他把我安置在他旁邊的小房間裏，我變成了他的助手。這種職位，顯然伴隨了和他睡覺的特權。

不過，在最初的危機之中，我告訴他：我已經和在加拿大的一個男人訂了婚。並且，當我說這話的時候，我眼睜睜地瞧着他的眼睛，以致他領會了我的意思，沒有來打攪我。我頗爲喜歡他，從那時起，我們相處得很好。

他本來是老報人貝維布魯克手下的一名記者，名叫倫•何布魯克，他曾經儲蓄了一些錢，決定他自已來辦一項事業。他是個威爾斯人，像所有的威爾斯人一樣，爲一個某種程度的理想主義者，他決定：如果他不能改變世界，他至少要在契西區作一個開始。於是，他買下了搖搖欲墜的『喇叭』雜誌，開始用全力來奮鬬。

這位雄心勃勃的社長，在市政府有個告訴祕密消息的人，在當地的工黨黨部裏，也有一個。因此，最初他就揭露了一件祕密的新聞：一個偷工減料的建築商，和市政府訂立一項建築公寓的合同。可是，他並沒有足够的鋼條來做成結實的支柱。國民廣播公司廣播着這個故事，接着，那些建築物上出現出裂縫，照片立即

刊出來了。在警局查詢之後，這個建築商失去了他的合同和執照。於是，『喇叭』雜誌聲譽雀起，有了一個好的開始。後來還有其他的運動，因此，人們都突然在閱讀這種小小的雜誌了。然後，它的篇幅增加了，不久，它的銷路到達了四萬份左右。國民廣播公司經常在剽竊它的故事，交換條件是有時爲它作義務宣傳。

呃，我做了社長的助手，在這項新工作上安定下來。社方讓我撰寫更多文章，而減少了我跑腿的工作。在適當的時間，大概在我已經在這兒工作了一年之後，我寫的文字出了名，『薇雯•米琪兒』變成了一個名人。我的薪水增加了到了每週二十基尼（按一基尼比一鎊的價值略高），社長喜歡我處理事情的方式和不害怕他人。在寫作方面，他教了我很多訣竅——像用第一章去使讀者上鈎，用簡短的句子和描寫有關的人。這是他在快報工作時學來的，他經常在把它鼓吹到我的腦海裏。

例如：對於十一路和二十二路公共汽車的服務，他是不滿意的。他經常在攻擊它。我寫過關於它的很多故事，其中有一個開始這樣寫：『在十一路公共汽車服務的車掌們發牢騷，說在乘客很多的時間，他們的時間表排得太密了。』這位社長把句話勾掉了。他這樣寫着：

『要寫人！要寫關係人！這個故事應該這樣寫：佛蘭克•唐納宗，一個頭腦清醒的青年，二十七歲，有一個太太（名叫葛莉絲）和兩個孩子（六歲的比爾和五歲的愛梅）。他有一種委屈，「在暑假以後，我在晚上就沒有看見過我的孩子。」在波頓巷三十六號那小巧的客廳裏，他這樣告訴我，「當我回家的時候，他們都已經睡着了。你看，我是個車掌，在十一路公共汽車上服務的，自從新的工作時間表實行之後，我們經常要遲回家一小時。」』

社長停住了，『懂得我的意思嗎？有人在駕駛這些公車。他們是比公車較爲有趣的。現在，妳去找一個佛蘭克•唐納宗，自行寫一個生動的故事。』

我猜想：廉價的資料，天眞的天使，可是，這是新聞工作。而我是個零售商，我照着他的話去做，然後，我的作品開始招來了信件——由隣近的唐納宗們和他們的太太們寄來的。編輯先生們似乎喜歡信件，它們使得一家雜誌社現出忙碌和有內容可看的樣子。

我在『喇叭』雜誌社又繼續工作了兩年，直到我剛剛滿了二十一歲爲止。到這時候，國民廣播公司，快報和郵報都寫信來聘請我。這似乎是我離開小雜誌社進入大世界的時候了。

這時，我仍舊和蘇珊住在一起，她在外交部獲得了一項工作，大概是屬於『通訊』方面的，她到底做些什麼事，她始終祕而不宣。同時，她有了男朋友，是個外交部的職員。我知道：他們不久就會結婚，而她也將會需要這層公寓全部的房間了。

我自己的私生活是一種眞空，只有些飄浮的友誼。我如果成功的話，就有變爲一個職業女郎的危險了，我抽很多很多的香煙，喝很多很多的伏特卡，和獨自吃着罐頭。

我的偶像，尤其是女性偶像（凱涉琳•費德洪，和比尼洛普•吉略德二人不在我的軌道上面），是都西娜•貝孚斯，維洛尼嘉•巴普渥，吉恩•甘普伯，西萊•羅爾德，芭芭娜•郭莉格，和安妮•夏普萊——這些第一流的女記者——我只希望做得和其中任何一個一樣的好，對世界上其他的事情，一概置諸度外。

然後，我遇見了西德報紙聯合通訊社駐倫敦的代表卡爾•雷尼爾。

第五章　折翼的鳥

雨仍舊在下，而且下得很大，和歌廣播電臺八點鐘的新聞，繼續談到這場暴風雨所造成的破壞和災難——第九號公路上已經發生了多次車禍。在斯契尼克達迪地區的鐵路，已經被洪水淹沒了。楚伊地區的交通已經停頓了，大雨可能要繼續幾小時。美國人的生活，被暴風雨、大雪、和颶風完全攪亂了，當美國的汽車不能行動時，生活就停止了，在他們有名的時間表不能按時實踐之際，他們就驚惶起來，現出一種沮喪的樣子，羣集在火車站，擠塞在電信局，經常把他們的收音機轉動，以尋求些許的安慰。

因此，我可以想像到在公路上和在都市中的混亂情況。我一個人舒適地獨處，心中頗爲高興。

我的飲料幾乎喝完了。我只是加了一些冰塊，來把它維持下去。我又點燃了一枝香煙，再度坐在安樂椅上。這時，播音員宣佈要播送半小時的美國南部爵士音樂。

卡爾並不喜歡爵士音樂，他認爲這是靡靡之音，他也使我中止了抽煙、喝酒和塗口紅。生活變成了在美術陳列館、音樂會和講演廳方面一種嚴肅的事情，對於我那無意義的，比較空虛的生活這是一種鮮明的對照，我很願意接受這種改變。我敢說：條頓民族的文化，對於組成加拿大人人格的那種嚴肅，是比較投合的。

西德報紙聯合通訊社，是一個獨立的組織，由西德與路透社有關係的報紙聯合予以支持的。卡爾•雷尼爾是該社駐倫敦的第一個代表。當我遇見他的時候，他正在尋找一個英國的助手，來收集報章雜誌上所刊載德國人感興趣的文字，而他自己則從事高級的外交活動，履行對外的任務。

那天晚上，他把我帶到夏絲蒂街德國人開的史密斯大飯店吃晚飯，關於他的工作的重要性，和對於盎格魯與日耳曼民族的關係多麼有意義，他都是非常注意的。他是個身體强壯，外向型的青年。他那金色的頭髮和藍色的眼睛，使他顯得比他實際的年齡更爲年青——他三十歲了，看來只有二十多歲。

他告訴我：他家鄉在慕尼赫附近的奧格斯堡。他是個獨子，父母兩人都是醫生，在戰時都曾被囚禁於集中營，後來被美國人解救了。他們被控偷聽盟軍的廣播和阻礙年青的卡爾參加希特勒的青年運動。因而被捕。他曾經在慕尼赫高級中學和大學受教育。然後，他研究新聞，畢業後到世界報工作。世界報是西德第一流的報紙，他在那兒被選派到倫敦來擔任工作，因爲他的英文好。

他問我做過些什麼事，要求我第二天帶一些作品到他的辦公室去給他看，他的辦公室在虔西利巷，有兩個房間。我照辦了。他透過新聞俱樂部的朋友，對我作了一番澈底的調查，於是，在一個星期之後，我就去上班，坐在他旁邊的一張書桌上開始辦公了。

我的薪水是相當高的——一星期英幣三十鎊，並且，我立即就喜歡這種工作了，對於和漢堡的總社從事傳眞的工作，和每天早晚兩次忙着去趕西德報紙截稿的時間，尤其是如此。自動打字電報機，在我旁邊噼啪地響着。

我不懂德文，這並沒有多大的妨礙。因爲，這兒的工作只有兩種：一種是卡爾的報告，他自己打電話傳送出去。另外一種我搜集的資料，這些資料都經由傳眞機用英文發送，在那一端再譯成德文，而當我進行傳眞工作時，在漢堡方面管理傳眞工具的人，又會用英語和我交談。

這是一種比較機械的工作，不過，妳必須比較迅速和正確。過了幾天，德國報紙所刊載的我所發送的資料，都剪寄到倫敦來了，判斷這些工作的成敗，是有趣的事。

不久，卡爾有充分的信心，讓我單獨處理辦公室的工作。有些令人興趣的緊急小事件，我必須自行處理。我知道：在西德，有二十多個編輯，都在依賴我，我要迅速而正確。這和契西喇叭周刊那種範圍狹小的瑣

事比起來，似乎是更重要而更有責任的。我喜歡卡爾的指揮和決定的那種權威，以及和通訊工作相連的那種經常緊急的氣氛。

到適當的時間，蘇珊結了婚，我遷出那幢公寓，移居到布倫堡廣場的一幢公寓建築裏。卡爾也是住在這幢建築裏的。我曾忖度這是不是一個好主意。不過，他是如此的『適當』，我們的關係是如此的『同志化』——他經常在社交情況方面使用這種用語——以致我想我至少是會被認爲通情達理的。

其實，我的表現非常愚笨。我在他所住的公寓大厦裏找了一個地方，卡爾可能誤解我容易接受他的建議。除此之外，我們的辦公室在附近，退公後我們將會一同步行回家，現在也變成爲自然的事了。

於是，我們在一起吃晚飯，越來越平常了。後來，爲了節省費用，他將會把他的留聲機帶到我的客廳裏，我則去烹調一些我們兩個人吃的東西。當然，我看見了危險，並且，我杜撰說要和幾個朋友共渡黃昏，可是，這是表示我一個人吃了晚飯之後，孤零零地在某家電影院裏消磨。

卡爾仍舊是那麽『適當的』，我們的關係處於一種直線前進的和甚至高潔的水準，以至我的憂慮似乎是可笑的。漸漸地，我接受了一種同志般的生活方式，這在近代的風尙之中，似乎不僅是非常可敬的，而且是成熟的。

而且，我變得更自信了。因爲，在這種和平的生活大約過了三個月之後，卡爾到德國去了一次。他同倫敦時告訴我：他已經訂婚了。他的未婚妻是一個青梅竹馬的朋友，名叫楚黛，他們的見解是一致的。她是海得堡一個哲學教授的女兒。他把她的照片拿給我看。她那沉靜的眼睛，發光的梳成辮子的頭髮，和整齊的衣服，像個賢妻良母，是『孩子、教堂、烹調』的一種活動廣告。

卡爾把全部的情況都告訴了我，把她寫來的信譯唸給我聽，並且和我討論他們該生多少個子女，要求我對於他們未來的住宅如何裝飾，表示意見。他在倫敦的任期爲三年，那時，他可以儲蓄足够的金錢，回去結婚，在漢堡購買他們的住宅。對於他們這兩個人，我變成了一種全能的姑母。他們好像兩個大玩偶，在作『結婚』的遊戲，如果這一切似乎並不十分自然和比較有趣的話，那我將發現這種角色是可笑的，荒唐的。

卡爾甚至曾經詳細地計劃着他們的性生活。那種詳細的計劃，他也堅執地要我參與。他的計劃最初是令人侷促不安的，後來，由於他在這方面非常內行，以致變得富於教育意義了。因此，我坐在一旁聽着他談下去。

卡爾說：他們將到威尼斯去渡蜜月。（德國人都是到意大利去渡蜜月的。）當然，他們每天晚上都要做這件事情。因爲，『動作』應該技術化，爲了達到這種目的，較多的實習是必需的。所以，這是最重要的。爲了這個目的，他們的晚餐不能吃得太飽，因爲肚子裝滿了東西是不合宜的。他們應該至遲在晚上十一點鐘就休息，因爲，至少能獲得八小時的睡眠，以『把電池重行充電』，是重要的事。

他說：楚黛還是沒有覺醒的，傾向於性冷感，而他則是熱切的，慾火中燒的。所以，必需有較多的初步性動作，使她的熱情曲線會升高得和他一樣。在他這方面，他將需要抑制，事實上，他自已必須予以穩定，因爲，有如他所告訴我的，夫妻雙方應該同時到達高潮，對於一種愉快的婚姻，是非常必要的，唯有像這樣子的刺激的高峯，夫妻雙方纔會有同等的幸福。

在過了蜜月之後，他們將在星期三和星期六睡在一起。他們敎倫的次數過多，會減弱他的『電池』，並且可能減少他在辦公室的工作效率。

這種種和性有關的事情，卡爾都以最明確的科學用語，敍述出來，有時候，他甚至用一柄叉子在檯布上，作表解和揷圖。一切都是正經的，像上生理衞生課似的。

卡爾的這些談話，使我相信：卡爾是個特別好的愛人。我承認：我是很感興趣的，並且，我有點羨慕這種爲楚黛準備的賞心樂事，既非常有規則，而又十分衞生。

有很多晚上，我渴望着這些經驗是我自己的，也渴望着某個人來爲我表演——有如卡爾所說的——『一個大提琴家表演他的提琴』。並且，我想：在我的睡夢之中，卡爾到我這兒來担任那個角色，是必然的——他是如此的輕柔，如此的溫文，如此深切地瞭解一個女人肉體的需要。

時日在月復一月地消逝。楚黛來信的口吻和頻率，逐漸在開始改變。首先注意到的是我，不過，我沒有說什麼。等待的時期有那麼長，信上的牢騷也越多，越尖銳了。想愛撫擁抱的話變得更敷衍了。楚黛和一羣人一起在堤津西渡暑假的快樂，在第一次狂喜的描寫之後，就沒有再提及了。此後過了三個星期，楚黛都沒有寫信來。

然後，一天晚上，卡爾來到我住的地方。他的臉色是蒼白的，臉上的淚痕還沒有乾，這時，我正躺在沙發上看書。他雙膝跪在我旁邊，把頭埋在我胸前，他一面嗚咽着，一面表示：一切都完了，他的未婚妻已經遇見了另外一個男人，當然，是在堤津西遇見的。這個男人是慕尼赫的一個醫生，曾經結過婚，太太已經死了。他向她求婚，她已經接受了，他們是一見鍾情的。卡爾必須瞭解：這種事情，在一個女孩子的一生之中，只會發生一次。他必須原諒她，把她忘却。她對於他是不够理想的，『唉！又是那種卑鄙的句子！』他們仍舊是光榮的朋友。婚禮已經定於下月間舉行，卡爾必須設法爲她祝福。再見，你的下賤楚黛。

卡爾的手臂圍在我身上，他正在絕望地抱着我。『現在，我只剩下妳了，』他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說，『妳必須仁慈一點，妳必須把安慰給我。』

我儘量像母親似的摸平他的頭髮，並忖度着如何逃脫他的擁抱。然而，另一方面，我又被他這個强人的絕望所融化了，被他對我的依賴所軟化了。我努力使我的聲音顯得平凡地說：『呃，如果你要我表示意見的話，這是一種幸運的逃脫。任何像那樣易變的女孩子，都不能成爲你的好妻子的。在德國，還有很多比她好的女孩子。卡爾，來，』我掙扎着坐起來，『我們出去吃飯，看一場電影。這將會把你心頭的事情移去的。對不可挽回的事情哭泣是無益的。來！』我從他的手臂中掙脫了身，弄得上氣不接下氣。然後，我們兩個人都站了起來。

卡爾低下了頭。『啊，薇雯，不過，妳對我很好，妳是個患難時眞正的朋友——一個慇懃的女同志。妳的話是對的。我必須表現得不像一個柔弱的人。妳將會恥笑我，那是我所不能忍受的。』他對我作了一個痛苦的微笑，便走到門口，獨自一個人離去了。

此後祇過兩星期，我們就變成爲愛人了。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我知道將會有這種情況出現的，我並沒有做什些逃避我命運的事情。我並不是在和他戀愛，然而，我們在許多其他的方式上，變得如此的接近，以致下一步睡在一起，就勢必非隨着發生不可了。

詳細的情況實在是非常模糊的。那種偶然的在我臉上的友愛之吻——像吻一個妹妹——逐漸地向嘴唇移近，有一天，終於落在嘴唇上了。當我視爲當然地接受這個吻的時候，他的行動停住了一下。然後，他輕輕地侵犯我的兩奶，隨着是我的身體。這一切都是如此的舒適，如此的缺乏戲劇性。然後，一天晚上，在我的

會客室裏，他在緩慢的剝我的衣服，『因爲我必須看看妳是如何的美麗。』我發出了微弱的、幾乎無力的抗議。然後，那曾經爲楚黛準備的科學動作。就發生到我身上來了。

在我自己的房間裏，這是多麼的美妙！多麼的秘密！多麼的安全！多麼的從容，卡爾是多麼的强壯和溫柔！那些和調情有關的一切事情，是多麼的文雅！

在每一次事畢之後，擺一束花兒。在每一次熱情的狂喜之後，房間裏都弄整潔了，在辦公室，在他人面前，我們是非常小心的，從來沒有粗魯的舉動，或者甚至不乾淨的話，這像是由一個醫生用世上最好的床邊態度來動一連串巧妙的手術。當然，這全都是肉慾的，不過，我喜歡這樣，這是沒有牽連或危險的性，是日常慣例一種美妙的高峯，每一次都使我像一隻縱容慣了的貓兒一樣，油滑滑的，熱情洋溢的。

我可能已經感覺到，或者無論如何猜測到，在那些和娼妓對立的業餘的婦女之中，沒有什麼肉體的愛而不會和感情發生牽連的——這是說，在過了一個長時期之後，肉體的親密，是通愛情的半途。盲從在另一半路途上前進得很遠。

顯然地，我的心靈和大部份的直覺，並沒有進入我們的關係。它們仍舊是靜止的，愉快地靜止的。不過，在白天和晚上，我的生活中是如此的充滿了這個人，一天二十四小時，我有許多時間是如此的依賴他，因此，不和他陷入某種戀愛，就幾乎不是人類了。

我不斷地告訴我自己，他是沒有幽默感的，不講感情的，不喜歡打趣的，沒有表情的，並且，最厲害的，德國人。不過，這並沒有改變這種事實：我傾聽着他在樓梯上的脚步，崇拜着他身體的溫暖和權威。並且，總是愉快地爲他烹調、修補和工作。

我暗中承認：我在變成一種植物，一個溫順的主婦。在我的心靈中，像本地的挑夫，在街道上，離他後面六步行走着。不過，我也必須承認：我是愉快的、滿足的、自由的。我並不眞正渴望任何或其他種類的生活。

有時候，我很想打破這種穩靜的、有秩序的日常生活圈子，喊叫着，歌唱着，並且，通常吵鬧着。不過，我忖度着：這些衝動，基本上是反社交的，非女性的，混亂的，和心理上不平衡的。卡爾曾經使我瞭解這些事情。

對於他，調和、平穩的速度，在適當地方的適當的事情，平靜的聲音，仔細考慮過的意見，在星期三和星期六晚上的愛情（在一次不大飽的晚餐之後！）等等，都是愉快的路途，會離開他所謂的『無政府主義的併發症』——這就是抽烟和喝酒，安眠藥，爵士音樂，男女混雜的睡覺，開快車，減胖，黑人和他們的新共和國，同性戀愛，廢除死刑，和很多其他的異端——那就是他所描寫的『自然的人性』，或者，以較多的字句來說：是一種比較像螞蟻和蜜蜂的生活方式。

呃，那對於我是非常適當的，我所受的教養是過這種簡單生活的。在我短暫地嘗試了契西區那些酒店和浮華的雜誌業之後——還沒有提及和德瑞那富於戲劇性的事情——重溫了這種生活，我是非常快樂的。因此，我靜靜地和卡爾墮入了某種愛情了。

然後，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事情發生了。

在我們開始了有規律的性愛之後不久，卡爾就促使我去找一個可靠的女醫師，她對我作了一番避孕的指導，並且，替我裝了避孕的東西。不過，她警告：縱使有這些預防的措施，有時也仍舊會出毛病的。

結果，這種措施果然失去了效用。最初，我並沒有對卡爾說，並且儘量避免提及。不過，後來，從很多動機方面着眼——不希望單獨保持這項秘密，隱約地希望他可能高興並要求我嫁給他，以及關於我的情況的一種恐懼——我告訴了他。他可能發生什麼反應，我並沒有什麼意念。不過，當然，我希望親切、同情、和至少顯示出愛情。

這時，我們站在我臥室的門口，預備道別，我身上是一絲不掛的，而他則是已經穿好了衣服的。當我把情況對他講完了的時候，他靜靜地把我抱在他脖子上的兩隻手取下來，以一種我只能稱之為生氣與輕視的樣子，對我赤裸的身體上下打量了一遍，便走過去拉門上的把手。然後，他以冷酷的目光望着我，非常輕柔地說：『是嗎？』隨即走出房間，鎮靜地把門關上了。

我走到床邊上，坐下來，向牆壁凝視着。我做了什麼事？我說錯了什麼話？卡爾這種行為是什麼意義？然後，有點感到事情不妙，我倒在床上哭泣，直到睡着了為止。

我哭泣是對的。第二天早晨，在我打電話給他，叫他下樓來和我一同走到辦公室之際，他已經先走了，當我走到辦公室的時候，和我相連的門是關閉了的。然後，大概在過了一小時之後，他把門打開，說我們必須談一談。這時，他的面容是非常冷酷的。我走進他的辦公室，坐在我們之間的書桌上，一個老闆接見一個雇員——在情況弄清楚時，他要把我解雇。

他發表一篇冗長的談話，是以一種沒有感情的腔調說出來的，他說：我們曾經享受一種同志般的私通，這的確是最愉快的。事情應該平穩地、以一種有秩序的姿態進行。我們是好朋友，不過，我得同意：我們從來沒有談到過結婚，沒有談到過任何比在同志之間一種滿足的瞭解更不變的任何事情。這眞是一種最愉快的

關係。可是，現在，由於伙伴之一（我想，是我！）的錯誤，這件事情發生了。這是一個含有困窘因素和甚至危及我們生活途徑的問題，現在，必須為這個問題找尋一種根本解決的辦法。

他認為：結婚是無法考慮的。除了其他顧慮之外，他曾經繼承強烈的觀點，反對混血的（希特勒萬歲！）婚姻，當他結婚的時候，他將要顧及條頓民族的血統。因此，非常遺憾地，他已經作了一些決定。

最重要的決定，是我必須立即動手術墮胎，現在已經有了三個月，這已經是一種危險的躭擱。這將是一種簡單的事。我可以乘飛機到瑞士的蘇黎世去，住在鐵路街某一個旅館裏，任何出租汽車的司機，都會把我由機場送到那兒去的。在那個旅館裏，我可以向門房查詢旅館特約醫生的姓名——蘇黎世有很多卓越的醫生——然後去和他磋商。

這個醫生將會瞭解這種情況的。瑞士所有的醫生全都會瞭解的。他將會表示：我的血壓太高或者太低了，或者我的神經不能支持分娩的緊張，他將會介紹一個婦科醫生——蘇黎世有些第一流的婦科醫生。

我要去拜訪這個婦科醫生，他將會確定那個醫生所說的話，並簽署一張大意如此的文件。同時，這個婦科醫生會在一家私人醫院裏為我找一個床位。這件事情，在一星期之內，就會解決。這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這種手續在瑞士是完全合法的。我甚至不必顯示我的護照，我可以隨意說一個姓名——自然是個已婚的姓名。

然而，費用是相當高的，或許要高到英幣一百鎊或者甚至一百五十鎊。這一點，他也注意到了。

他把手伸進他書桌的抽屜，取出一個信封，將它從桌面上滑過來。在差不多作了兩年優異的服務之後，我接受一個月的薪水，以代替解雇的預告，這似乎是合理的。這裏面裝了貨幣一百二十鎊，然後，他又從他

自己的口袋裏取出了五十鎊遞給我，以便支付旅行的機票費和一些意外的用度。這兩項共計一百七十鎊，他都是用西德金馬克折算好了，以避免我在瑞士時發生任何兌換問題。

卡爾現出微笑的樣子，等待着我向他道謝和稱讚他的辦事效率與慷慨，他必定被我臉上非常恐怖的樣子弄得爲難了，因爲結果他沒有等待就匆匆地說下去：最要緊的，我不必憂慮。這些不幸的事情會在生活中發生的，它們是痛苦的、雜亂的。他自己也很傷心，因爲，一種這麼愉快的關係——在他的經驗中最愉快的關係之一——現在要結束了。唉，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最後，他說他希望我瞭解。

我點點頭，站起來，拿着那個信封，對他那金色的頭髮，那我曾經愛過的嘴唇，那强壯的肩膀，作了最後的一瞥。我覺得眼淚要流出來了，便匆匆走出房間，把門輕輕地關上了。

在我遇見卡爾以前，我是折斷了一隻翅膀的鳥兒，現在我的另外一隻翅膀，又被射中了。

第六章　遊歷的計劃

在八月底，當這一切情況發生的時候，蘇黎世這個陰沉的都市和往常一樣，是愉快的。湖中清澈的冰河水是透明的，有遊艇和滑水的人來來去去，湖濱羣集着金髮的戲水者。陰沉的車站廣場和車站街（這是這個都市驕傲的所在），發出了有爬山的帆布背包青年的談笑聲，歡樂的氣氛磨擦着我刺痛的神經，使我煩悶的心靈充滿了混雜的苦痛。

這是卡爾的生活觀點——快活、簡單的動物的單純的存在。他和我曾經分享這麼一種生活，在表面上，它是良好的。不過，金色的頭髮和明亮的眼睛以及晒黑的膚色，都不會比一個婦女臉上的化妝品更淡的。它們

是另外一種光輝。當然，一種平凡的反映。不過，現在，我已經被德瑞的世俗和卡爾的陳腐弄得失望了，對於每一個男人，我都失去的信心，這並不是說：我曾經希望德瑞或卡爾和我結婚。我只是曾經希望他們對我仁慈，表現得像是那個可笑的名詞：『紳士』——我想：仁慈地對待我，和我曾經仁慈地對待他們一樣。

當然，那就是煩惱的所在，我太仁慈了，太親切了。我有取悅他人的慾望，（當然也獲得快樂。不過，那是其次的。）同時，這使我變成了俎上的肉，預備犧牲的東西。呃，這就是那種情況的終結。

從現在起，我應該取而不予，這個世界已經對我顯示了它猙獰的面目，我也要顯示我自己的，我的耳朵後面本來是溼的，現在已經乾了。我昂起頭來，像一個優秀的加拿大青年。（呃，一個非常優秀的加拿大青年！）同時，由於學到了勇敢地接受不幸，我決定改變作風。

坦白地說：墮胎這件事，對於我的新角色，是良好的訓練。我所投宿那家旅館的門房，以一種一般門房那種厭世的目光瞧着我。說旅館的醫生已經渡假去了，不過，另外，還有一個醫生，他是同樣熟練的，（他知道呢？還是這樣猜想？）蘇斯津醫師替我檢查了一次，問我有沒有足够的手術費。當我作肯定的回答的時候，他似乎是失望的。這個婦產科醫生是比較直爽的，他似乎是說：他在山中有一所小屋。瑞士旅館的房錢是如此的高昂，我不想在手術以前有一個休息時期嗎？

我用沒有表情的目光望着。他說：英國領事是我的舅父；他邀我到他家中去休養，如果馬上就住進醫院，不延擱時間，我將是非常高興的。蘇斯津醫生就是他推荐的，無疑的，大夫也認識英國領事吧？

我的戲法是够好的。事情因我這種堅決的新態度而獲得了拯救。然後，有一番熱切的說明，並急速地和醫院裏電話聯絡。結果，手術時間定在第二天下午。沒有什麼要特別準備的，只攜帶着我頭天晚上用的東西

就行了。

有如我所預期的，這次手術在身體上雖然沒有痛苦，但是在精神上却是悲痛的。三天之後，我回到了我原來投宿的旅館，已經打定了主意。

我乘飛機回到英國，住在倫敦附近新開的圓形的白羊旅社。我在那兒把我的一些財產處理妥當了，付清了我欠的款項，然後，和在漢墨斯米區最近的經銷『維斯巴』汽車的商人約好了一個時間，便走到他商店中去。

我的計劃是隨心所欲地遠走高飛，至少去遊歷一年，去看看另外那半個世界。我在倫敦已經停留够了。在這兒，生活折磨着我，我的脚步都是站不穩的，我決定我不要再停留這個地方。我並不瞭解德瑞世俗，同時，對於卡爾所貢獻給我那種肉慾的，冷酷的、摩登的『愛』，我也不知道如何去處理。

我心中暗想：這是因爲我有過於熱情的『心』，他們這兩個男子都不需要我的心。他們只需要我的肉體。這是一個棄婦老式的呻吟，現在我用它來說明我應付這兩個男子的失敗。後來我覺得：和『心』的事情比起來，這是一種較爲重要的線索。

事實的眞相是這樣的：生存在這個大都市的叢林裏，我這個人太天眞了。對於那些獵人，我是隻容易被捕獲的動物。和歐洲人競爭，我也太加拿大化了，一點不錯！我是天眞的，所以，我要回到那單純的土地上去。不過，不是坐着悶悶不樂，過呆板閒靜的生活。我要去遊歷，去冒險。我要在這個秋天穿越北美洲，沿途工作，做臨時褓姆、女招待、侍者，直到我抵達了美國佛羅里達州爲止。然後，我在一家報館裏尋找一份工作，在那兒的陽光下面暫時安定下去，等到明年春天再說。那時，我再來考慮我自己的行止。

我一經打定了主意，就專心草擬詳細的計劃，驅除了我的不幸，或者至少不讓它接近我並麻醉我的罪惡與羞恥以及失敗感。我走到巴爾瑪爾的美國汽車協會，加入做它的會員，獲得了我所需要的地圖，並和他們談到交通工具方面的事情。在美國，舊汽車的售價太高了，保養的費用也是爲數可觀的。於是，我突然想到：我何不購買一輛摩托車？並且，我覺得這個主意很好。

最初，這種主意似乎是可笑的。因爲駕着一種這樣的小機車，在那寬大的橫貫大陸公路上行駛，實在有點不相稱。不過，這種車子有很多優點：可以坐在露天裏，一加侖汽油可以行駛一百英里左右，不要去找停車間，移動輕便，於是，我作了最後的決定，告訴了那個汽車商人。

我懂得一些機械方面的——每一個北美洲的兒童都會受過摩托車方面的訓練——估量着一二五CC的小車子和較穩較快的一五〇CC的格然跑車的吸引力。當然，我非常欣賞這種跑車式的摩托車，它有奇異的加速器，最高的速度差不多可以到每小時六十英里。雖然那種比較小的車子一加侖油可以跑一百英里，而它則只能走八十英里左右，可是這沒有什麼關係，因爲美國的汽油便宜，同時，我必須要走得快一點，否則，我要花幾個月纔能到美國南方。這個車行的老闆是熱心的，他指出，在天氣不好時，或者如果我疲倦了，我可以把它放在火車上運到目的地，這種車子的代價爲一百九十鎊，外加稅款三十鎊，由水路交運，在十天之內，可以到達加拿大，這使我有額外的錢來用在備用之物和華美的附屬品方面。

我駕駛着車子，老闆坐在後面，在小路上來回地走了兩趟。這輛維斯巴牌摩托車，行駛得好像一隻鳥兒，同時，也容易駕駛，和騎一輛脚踏車差不多。於是，我簽字購買，另外又買了一塊放在座位上的豹皮墊子，一個備用的輪子，一面後照鏡，一個行李架，一塊擋風玻璃，和一頂白色的頭盔，以及另外一些車子的裝

飾品和旅行袋等等。

在我的衣服方面，老闆又提供了一些良好的意見。於是我又走到了百貨商店，買了白色的工裝褲子，上面有充分的拉鍊，一副大型的風鏡，四周有軟毛的，還有一雙黑手套。

然後，我坐在旅館的房間裏，拿出地圖來研究，以計劃從魁北克出發後第一階段的旅行途徑。接着，我預訂了最廉價的橫貫加拿大航空公司到蒙特利的機位。打電報回家，告訴姨媽，在天高氣爽的九月一日，我飛離英國了。

在差不多過了六年之後，回到家中，是奇異而可愛的。姨媽說她幾乎不認識我了。我對於魁北克，則感到驚奇。當我離開這兒的時候，這兒的堡壘似乎是巨大壯麗的。而現在，它則似乎像是狄斯耐樂園的一種玩具大厦了。我發現，那從前敬畏的地方，現在看來像是紙做的。在兩種信仰之間的大戰（我自已幾乎在其中被壓扁了），在加拿大人與其他人之間的對立，現在都已經衰退爲教區的口角了，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我頗爲慚愧地發現我自已輕視那正在高張的地方色彩，輕視居住在其中的不整潔的農人，輕視非常普遍的勢利和小中產階級的氣氛。

無疑的，我這個在這些情況中長大的孩子，對於外面的大千世界，是沒有什麼應付的智識和技能的！現在，我還能够在其中葆全性命，已經是一種奇蹟了。

我非常小心地不對姨媽表示這些思想。雖然。我想：對於我在歐洲所獲致『最後裝置』的光澤，她是感到驚愕和震動的，她必定已經發現我非常像都市的老鼠，不論我內心感到如何的天眞，她向我提詢了許多問題，以發現光澤爲何消失了。我必定曾經渡過放蕩的生活，它使我玷汚到如何的程度。她聽到眞實的情況會

發昏的，我非常小心地說：雖然有過無誠意的戀愛，但是我從大西洋彼岸五光十色的大都市回來，仍舊是沒有受傷的，未陷情網的。沒有，甚至一種暫時的訂婚都沒有，我可以很老實地說：沒有爵位的人，甚至普通的人，向我求過婚，在英國我沒有一個男朋友現在還是繼續連繫的。

我並不認爲她會相信我這番話的。她讚美着我的外表說我變成了『淡泊的媳婦』（她用法語表示），我似乎已經發展了『異常的體質』——這是法國人對『性感』的一種委婉說法——我已經二十三歲了，在我的生活中沒有男人，對於她，似乎是難以相信的。她對於我的計劃，感到非常恐懼，說在路上有很多危險在等待我。美國是充滿了匪徒的，我將會在途上被人擊倒，遭受『蹂躪』，乘一輛摩托車旅行，無論如何，這不是一種女孩子的作風，她希望我會仔細的駕着車子。

我說這輛『維斯巴』牌摩托車是一種最好的機件，並且，我當場表演給她看：我駕駛着它駛往蒙特利（一路上我都感到非常刺激），然後又騎着它回家，我還是神色自若的。這時，她方纔比較放心一點了。她含糊地用法語表示：我將會『大大的引起人們的注意的。』

然後，在九月十五日，我從我那爲數不多的銀行存款中，提出美金一千元，換成旅行支票；收拾了我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衣物，仔細地裝到旅行袋子裏，在和姨媽吻別之後，我就駕着摩托車出發，駛上第二號公路了。

第二號公路由魁北克出發，向南通往蒙特利，如果不是戰後在它兩旁興建了許多別墅和浴場更衣室的話，那它必定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公路之一了。它沿着聖勞倫斯水道前進，固守在北岸。我小時候常在這兒游泳和野餐，對於它是非常熟悉的。不過，現在，這條水道已經開放通航了，巨大的輪船，川流不息地來來去去

，它們那些引擎和汽笛的聲音，是這兒的一種新刺激。

『維斯巴』沿着這條公路，發出愉快的嗡嗡聲，以每小時四十英里的速度前進。我決定：每天在道路上駕車六小時左右，一天的路程平均在一百五十英里到兩百英里之間，我要堅持着這種速度。不過，我並沒有受什麽時間表拘束的打算。我希望參觀每一種東西，如果有一條引人入勝的支路，我會駛過去，如果我走到了一個美麗或者有趣的地方，我會停下去，仔細地欣賞一番。

在加拿大和美國北部一種良好的發明，是『野餐區域』——這是在森林中或湖泊或河流旁邊開拓的一片土地，有很多分散的長椅子和桌子，隱藏在樹林裏，野餐的人不會受到他人的干擾。在沒有下雨的時候，每天我可以利用這些地方吃午飯，不到商店裏去購買昂貴的食物，只是每天晚上在我離開汽車旅館以前，用吐司做一些鷄蛋與鹹肉的三明治。另外加上一些水果和咖啡，它們就是我中午的飲食，每天晚上，我再吃一頓豐富的晚飯，以資彌補。

我預計每天用美金十五元，大多數汽車旅館的費用爲一個人美金八元，另外還有些附加稅，於是我估列爲九元，連咖啡和早餐也包括在內。汽油的費用，一天不會超過一元。因此，還剩下五元來吃午飯和晚飯，喝一些飲料，抽一些香烟。我希望努力保持在這種限度之內。

在我所擁有的地圖和路線圖以及英國那個『美國汽車協會』的指南上，列舉着在我進入美國後可以欣賞的無數的風景名勝，其中很多門票要花一元左右，（例如：我可以一逕駛過非尼摩古柏區的印地安人鄉村，然後，經過一些美國革命時期的大戰場。）不過，我想我可以勉強維持下去，如果有一些日子我不能維持，我就少吃一點東西。

這輛摩托車很穩定，也很容易駕駛，這都大大的超過了我的預期。當我把操縱機件使用得比較熟練的時候，我就開始眞正在駕駛這輛小車子，而不只是騎在上面了。加速器可以在二十秒鐘之內增到每小時五十英里，好得足以使駕駛普通轎車的美國人大吃一驚。我像一隻鳥兒的飛上小山，排氣管在後面噴出了一條尾巴。

當然，我必須忍受許多青年男子對我所吹的色狼口哨，而對老年人笑一笑，打打招呼，不過，恐怕我還是比較欣賞我姨媽所曾預言的『大大的引人注意』，因而我以甜蜜的態度對所有的人微笑着。

大多數北美洲公路的路基都是不好的，我害怕人們會包圍我這輛小車子，同時也害怕路面經常會有破洞使我跳動。不過，我以爲我好像一種易脆的小裝備，以致其他的駕車人都給我一種寬大的地位，結果我時常獨自享有公路內側的整個一條線路，可以大膽地向前疾駛。

路上走得很順利，因而，在第一天天黑以前，我就已經穿越了蒙特利，在第九號公路上行駛了二十英里。這樣，在第二天上午，我就可以越過邊界，進入美國境內了。

這天傍晚，我駛到一個地方，名叫南方小路汽車旅館，在那兒，人們把我當作電影明星雅米莉亞•愛哈德，或者亞咪•摩莉森一般地招待着——這是我變得熟習的一種比較愉快的慣例——我在那兒的自助餐廳吃了一頓豐富的晚餐，老闆請我喝一點飲料，我膽怯地接受了。然後，我走進房間裏去睡覺，感到興奮而愉快。

這是漫長而奇異的一天。這輛摩托車是一種非常合乎理想的東西。我的計劃完全按步就班的發生了作用

我花了一天來行駛這第一段兩百英里的路。而第二段兩百五十英里的路，我却差不多要花了兩個星期。在這方面並沒有什麼秘密，我一越過美國的邊界，就開始在亞廸朗達克山區漫遊，好像我是在暑假快要結束時旅行一樣。我不預備來詳細的敘述，因爲這並不是一種旅行日記，不過，在這個地區的古堡、博物館、瀑布、洞穴、或者高山，我幾乎沒有一處不曾拜訪過——至於那些可怕的『故事仙境』，『冒險的市鎮』，和摹擬的『印地安人居留地』（這些地方都要買門票），自然不在話下。

我這樣繼續着一種觀光旅行，部份原因，純粹是好奇，不過，大部份原因，是希望打發時日——那時，我不得不離去這些湖泊和河流以及森林，並匆匆地南行，駛上高級公路，找熱狗攤，和那些汽車旅館的霓虹燈。

我在路上這樣走了兩個星期，到末了，我發現我已經走到喬治湖了。在亞廸朗達克山區，這兒是個俗氣的觀光中心。它曾經努力把歷史和森林以及野生物變成爲低級的娛樂場所。除了那些比較堂皇的堡壘和無害的汽船（它們上溯廸康得洛加堡再駛回來）之外，其餘就是一些雖然好看而令人討厭的東西，如鋼骨水泥做的土地菩薩，邦比麓和菌，廉價的食物攤，（出售『大塊漢堡牛排』和『明尼哈哈棉花糖』）。另外還有一些『有趣的地方』，例如：『動物樂園』（遊人在這兒可以抱着穿了衣服的猩猩和拍攝牠們的照片），『汽燈村』（懸掛着一八九〇年時眞正的汽燈），還有『美國仙境』——這是一個可怕的幼兒遊樂地，毋需我來敘述的。

就是在『美國仙境』，我逃離了車如流水、交通頻繁的第九號公路，轉進了一條塵土飛揚的支路，穿越一片森林。結果，這片森林把我引導到這家『夢幻松林汽車庭院』，坐上了這張靠背椅——現在，我正坐在這兒，囘憶着我怎麼來到了這個地方。

第二部　他們

第七章　臨時女招待

雨點仍舊在使勁地擂打屋頂。它那穩定的怒吼，和從這幢建築四個角上水筧嘴中所噴出的急流的潺潺聲，在互相唱和着。我期待着就寢，在那一塵不染的小房間裏，躺在毯子中間——廣告上曾經指出，柔軟的棉布毯子，是汽車旅館的特色——睡得多麼香甜！那些伊略特佛利式的床，馬基式地毯，飛歌牌電視機，和調節空氣設備，魔冰牌製冰機，亞克利蘭式毛毯，和西蒙斯維凡式家具，是多麼的奢華！（我們有石炭酸板的桌面和抽屜，都是不怕香烟頭放在上面燒，也不會被酒精弄壞的。）——事實上，時式汽車旅館這一切精緻、豪華的設備，以及亞克利立特式淋浴蓮蓬頭，奧爾索尼皮爾森式的馬桶坐板，和廸爾賽式『浴室棉紙』，而不是衞生紙，（『用摩登的顏色，以和當代的裝置的調和。』）今天晚上，這種種一切，都將是屬於我的，都將是屬於我一個人的！

儘管有這種種奢華的裝飾，再加上一個美麗的地點，這個夢幻松林汽車庭院，生意似乎仍舊是很蕭條的。兩星期以前，當我偶然來到這兒的時候，整個的旅館裏，只有兩個客人留宿，這是個遊歷季節的最後兩星期，這兩星期，到這裡預訂房間的人，一個也沒有。

樊錫太太是個鐵灰色的女人，有一雙嚴厲、猜疑的眼睛，和一張無情的嘴巴，那天傍晚，當我進來的時候，她坐在接待桌上。她以銳利的目光瞧着我——一個單身女子——和我簡單的行囊。而當我把我的摩托車

推到第九號房間之際，她又把我的卡片拿在手上，跟着我去查對：我是否登記了一個假的牌照。她丈夫吉德是比較和藹的。不過，後來，在餐廳裏，當他把咖啡放在我面前，他的手背掠過我的乳房的時候，我明白這種表情的原由了。

吉德‧樊錫顯然在這兒擔任雙重的角色：雜役和厨子，他一面用他那褐色的眼睛在我身上溜來溜去，一面以低長的鼻息聲抱怨：由於這兒行將關閉，有多少事情要做，以便準備。同時，時常又被來往的客人叫去做一些煎蛋之類的工作，因此弄得他來回的走動，非常忙碌。

他們夫婦倆似乎是這家客棧老闆所雇的管理人，老闆名叫孫圭尼先生，居住在楚伊。『一個大亨，沿着柯荷路有很多財產。還有「木馬餐館」——在亞巴尼郊外第九號公路旁邊的酒店，也許妳知道這個所在？』

當我說我不知道的時候，樊錫先生顯出狡詐的樣子。『如果妳想尋求樂趣，妳就把汽車開到木馬餐館去，不過，不要單獨去，像妳這樣美麗的女子，不宜打扮得太漂亮，在九月十五日以後，當我離開了這兒的時候，妳可以打電話給我。我姓樊錫，電話號碼簿上可以查出來，讓我護送妳去，為妳指示一個好時光。』

我謝謝他。不過，我說，我只是路過此地，我的目的地是南方。我吃兩個煎蛋——不要太老——和鹹肉如何？

不過，樊錫先生並沒有讓我獨處。當我吃飯的時候，他走到我坐的小桌子旁邊，坐下來，對我講一些他那沉悶的生活故事。在那些故事之間，摻詢着一些關於我和我的計劃的問題——我的父母情況如何，離家這麼遠，我介意嗎？在美國，我有什麼朋友嗎？以及這一類的問題——這些問題，對於我，似乎是無害的，只是為了好奇。

他大概四十五歲左右，年紀大得足以做我的父親，雖然，他顯然是個骯髒的年長的男人。他們夫婦倆是同一種類的人。無論如何樊錫太太——她坐在這個房屋另外一端的一張桌子上——是在注意我們的。

後來，樊錫先生離開了我，走到他太太那邊去，當我抽了一枝香烟，喝完第二杯咖啡（『小姐，免費的，「夢幻松林」向妳致意』）的時候，我聽到他們在低聲的談話，他們大概在談論一件事情，由一種偶然的吃吃笑聲聽來，那件事情，似乎使他們感到滿意。

最後，樊錫太太走過來，對於我的冒險計劃（啊，你們這些摩登小姐其次要做些什麼？）以一種慈愛的態度談論着。然後，她坐下來，顯出好像她知道如何引人注意的樣子，說我何不在這兒停留幾天，休息一下，並且，還可以獲得一些報酬呢？這似乎是因為他們的招待員已經在二十四小時以前離開了。在他們結束一季的營業以前，由於要料理事務和收拾東西，他們沒有時間來照顧接待的工作。我是不是願意在這最後的兩個星期，擔任這種招待的工作呢？週薪美金三十元，吃飯和住宿都是免費的。

現在，情況是這樣：我如果有這六十塊錢和免費的食宿就好了。一路上，我玩得太痛快了，已經比原定的預算至少超過了五十元。這剛好彌補我的虧空，我並不喜歡樊錫夫婦，不過，我心中暗想：他們並不比我所預計在途中將會遇見的那種人更壞。此外，這是人們貢獻給我的第一次工作，我想看看我將會怎樣完成。也許，在我的工作結束時，他們將會給我一份證明書，在我南行的旅途上，這種證明書可能有助於獲得其他汽車旅館的工作。

所以，在作了一些客氣的詢問之後，我說這個主意將是很好的。樊錫夫婦似乎非常高興，米莉——樊太太的名字——把旅客登記的手續告訴我，叫我特別當心那些行李簡單和駕大型旅行車的人們，並領着我到各

處去巡視了一遍。

關於旅行車方面的事情，使我瞭解了我對汽車旅館事業有疤痕的一面。情況似乎是這樣：有些人，尤其是年青夫婦，還只剛剛結婚，正在安頓住宅，他們走到一個偏僻的汽車旅館去寄宿。至多只帶了一個手提皮箱。這種皮箱，事實上並沒有裝什麼東西，而是一套精確的工具，和一批供他們做臥室的旅行車調換之用的假牌照。他們把這輛汽車停在他們所開房間旁邊的車棚裏。他們進了房間之後，把門關起來，等待辦公室的電燈熄滅。那時，他們開始對一些不引人注意的東西動手，例如轉鬆浴室設備的螺絲釘，試驗電視機的機件等等。一等到經理部的人就寢了，他們就安心地去做這些事，把被單、毛巾和窗帘都集在一起，並拆除電燈設備、床架、馬桶坐板，乃至馬桶的本身——如果他們有鉛管知識的話。當然，他們在黑暗之中，用小電筒照射着，進行工作。當每一件東西都準備好的時候，大概在深夜兩點鐘，他們就悄悄地把它們搬出房門，送上他們的旅行車。最後的工作是把地毯捲起來，並利用它的反面，以作為油布，把旅行車裏的東西遮蓋起來。然後，他們改換汽車牌照，將汽車輕輕地開走，帶着一套全新的臥室和浴室的設備，以安置到在若干里以外的另外一州他們的公寓住宅裏——那裡是沒有這種種設備的。

像這樣偷兩三次東西，也可以佈置客廳和備用的臥室。他們可以用它們來過生活。如果他們有一個花園，或者一個前面的走廊，在半夜裏，他們到郊區那些有游泳池的富家住宅附近去侵犯幾次，他們將會竊盜戶外的家具，值錢的兒童玩具，或者，甚至連剪草機和噴水的東西也搬走。

樊錫太太說：對於這一類的攻擊，汽車旅館是沒有防衞的。每一件可以用螺絲釘釘緊的東西，都用螺絲釘釘緊了。並且，把汽車旅館的名字，都標誌在東西上面。可是，仍舊沒有什麼用。唯一的希望，是在這些

壞人登記的時候，就把他們的眞面目認出來，然後，不是不接受他們，就是拿一枝槍，坐着守一夜。在都市裏，汽車旅館有其他的問題——娼妓們在那兒營業，兇手把屍首留在浴室裏，有時候，還會搶刼現金機裏的錢。不過，我並沒有什麼麻煩，如果我體察到歹徒來了，只要叫吉德來，他會作強堅的表現的，並且，他有一枝槍。由於這種安慰，我就留下來考慮汽車旅館事業比較黑暗的一面了。

當然，一切事情結果弄清楚了都是十分正常的，這種工作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事實上，我根本沒有多少事情可做，以致我奇異着樊錫夫婦為什麼要我留下來。

不過，他們都是懶惰的。他們付給我的，並不是他們的錢，我猜想：部份的原因，是吉德認為他已經為他自己發現了一項安逸的計劃。不過，那也不是問題。我只是必須避開他的手，一天平均冷淡地責罵他一次。第二天晚上，他曾經用萬能鑰來試開我房間的門，由於我在門的把手上面掛了一把椅子，結果他沒有把門弄開。

在第一個星期，有一些旅客來投宿，我發現樊錫夫婦也希望我在雜務方面幫幫忙。不過，我做這些事也是沒有問題的。這時顧客仍在減少，這完全是由於季節的關係。到十月十日以後，這兒就沒有一個旅客進門了。

在這個特殊的渡假世界，十月十五日顯然是一種不可思議的日期。在這一天，每一個遊樂場所都關閉了，只有在大馬路旁邊的那些地方例外。這一天，假定為冬季的開始，有打獵的季節行將來臨。不過，獵人如果是富裕的，他們自己的打獵俱樂部和營地——它們都建立在山地裏。而那些貧窮的獵人，則把他們的汽車駕駛到一個野餐的區域，在天亮以前，爬到森林裏，去獵射梅花鹿。

無論怎樣，十月十五日左右，旅客不會在這兒出現。在亞廸朗達克山區，再沒有容易的錢可賺了。

當關閉的日子接近的時候，樊錫夫婦和楚伊的孫圭尼先生之間，來來去去的有很多電話。在十月十一日，樊錫太太告訴我：她和吉德將要在十月十三日到楚伊去，那天晚上，我願意在這兒照顧一下，以便把鑰匙留交給孫圭尼先生好嗎？孫圭尼先生大概會在十四日中午左右蒞臨這兒，他是要親自來關閉這個地方的。

把這麽一種有價值的財產，交給一個不知底蘊的女子來看管，似乎是一項曖昧的安排。不過，樊太太說明，她和她丈夫將會把現款和旅客登記簿以及留存的食物和飲料帶走，我所必須做的事，只是在我上床睡覺以前，把電燈關掉，將門戶鎖起來。第二天上午，孫圭尼先生將會帶一批卡車來，以便把其餘的東西全部搬走。那時我就可以照着我自己的計劃，繼續我的長途旅行了。

於是，我說：『好的，我可以答應，就這樣辦好了。』

樊錫太太微笑着，說我是個很好的女孩子。

然後，我詢問：她是否會給我一張工作證明書，這時，她變得狡詐了。她說：這件事她必須留給孫圭尼先生來辦。不過，我對他們有很大的幫助，關於這一點，她會特別告訴他的。

於是，最後一天就耗費於把東西包紮到他們的旅行車裏，直到倉庫和餐廳的每一件東西都搬空了為止。所剩下的，只有適量的鹹肉、鷄蛋、咖啡，以及麵包，以供給我和那些行將到這兒搬運東西的卡車司機們的食用。

那最後一天，我期待樊錫夫婦對我會比較客氣一點。我們在一起，大家畢竟都相處得很好。我在每一件事情方面都幫忙，並沒有拘泥當初的約定。可是，奇怪得很，他們的所作所為，竟恰巧相反！樊錫太太命令

着我，好像我是個女僕，而吉德也變得粗暴而更色情狂，甚至當他太太在可以聽清楚他說話的時候，他也對我講那些淫穢的話，並且，只要他走到我附近，就非常公開地用手到我身上來亂摸。

我不瞭解這種改變。看情形，好像他們現在已經獲得了他們想從我身上獲得的東西，可以輕蔑地拋棄我——並且，就我而論，他們幾乎是厭惡地拋棄我。

我被他們這種態度弄得非常憤怒，以致最後我走到樊錫太太面前，對她說我要離去，拿我的薪水給我好嗎？

可是，她只是笑一笑，說：『啊，不行。孫圭尼先生會親自付給妳的，在孫圭尼先生開始來清點餐具之際，他們不能冒這些東西會短缺的危險。』

在此以後，為了避免在吃飯時面對他們，我自行準備了一些果醬三明治，走到我自己房間裏去，把門鎖起來為明天早晨祈禱，那時，他們將會離去。然後，第二天早晨六點鐘終於來臨了，我看見這一對魔鬼離去。

現在，這是我在夢幻松林汽車庭院的最後一個晚上。明天我將要再度出發了。這種片斷的生活，除了樊錫夫婦之外，並不是完全不愉快的，我已經學習到一種工作的皮毛，這種工作可能對我有益處。

我看了一下手錶，這時是九點鐘，和歌廣播電臺正在亞巴尼方面對這場暴風雨發佈公報。亞廸朗達克山區到半夜就會停止下雨的。那麽，我的運氣還好，明天早晨就有乾燥的道路行車了。我走到餐廳的酒吧後面，打開電鍋的開關，烹調三個鷄蛋和六片鹹肉，我餓了。

然後，門敲得砰砰地響起來了。

第八章　惡夢中的炸藥

我嚇了一大跳，這是什麽人？然後，我想起來了。這是『歡迎光顧』這個霓虹燈廣告引來的！在雷電擊中我的時候，我曾經打開了它的開關，後來我忘記了把這種討厭的東西關掉，我這個人多麽笨！敲門的聲音又再度響起來了。呃，抱歉，我不得不面對事實，把來客送到喬治湖去，我膽怯地橫過廳堂，走到門口，開了鎖，門上仍舊繫着鍊子。

門外沒有走廊，『歡迎光顧』這個霓虹燈廣告照在一片雨水上造成了一個紅暈，在兩個男子發光的黑雨衣和頭巾上，閃爍着紅光。他們背後停了一輛黑色的轎車，那個站在前面的人，客氣地說：『妳是米琪兒小姐嗎？』

『是的，我就是。不過，「歡迎光顧」這個霓虹廣告是不該亮的。這個汽車旅館已經停止營業了。』

『自然，自然，我們是從孫圭尼先生那兒來的。是從他的保險公司來的。在這兒的東西在明天搬走以前，我們來編製目錄。小姐，外面有雨，我們可以進來嗎？讓我們到裏面去把我們的證明文件給妳看。今天晚上下這麽大的雨，眞是可怕得很。』

我以懷疑的目光，從這一個人望到那一個人身上。不過，他們的臉差不多都被油布頭巾遮住了，我幾乎一點也看不見，他的話似乎是合理的。不過，我並不愛聽，我膽怯地說：『可是，樊錫夫婦那兩個管理人，他們在離開這兒以前，關於你們要來的事，根本沒有提及。』

『啊，小姐，他們應該提及的。我會回去把這一點向孫圭尼先生報告。』他回頭望着他背後的人說：『左尼斯先生，你看這樣對不對？』另外那個人吃吃地笑了一聲。他爲什麽這樣癡笑？『呃，湯姆森先生，的確，應該這樣的。』他又吃吃地笑了。

『小姐，那麽，沒有問題了。請問妳：我們可以到裏面去了嗎？當然，我們站在外面是比較潮濕的。』

『呃，我不知道。他們告訴我不要讓任何人進來的。不過，由於是從孫圭尼先生方面來的……』我膽怯地把鍊子解脫了，打開了門。

他們衝了進來，從我身上粗率地擦過去，肩並肩地站着，向這個大房間四面張望，那個被稱爲『湯姆森先生』的人在用鼻子聞氣味，他那黑色的眼睛，從他那冷酷的灰色臉上盯着我。『妳抽烟嗎？』

我說：『是的，我抽烟，不多。爲什麽？』

『以爲妳在這兒還有同伴。』他從我手上接過了門的把手，砰的一聲把門關上，鎖起來，加上了鍊子。這兩個人脫下了他們那滴水的雨衣，把它們隨意丢在地下。現在，我可以看淸楚他們兩個人的面貌了。

我感到我處於極度的危險中，那個『湯姆森先生』，顯然係爲首的人。他長得又高又瘦，幾乎只有一把骨頭。他的皮膚有那種灰色、溺死的樣子，好像他總是居住在室內一樣。那黑色的眼睛是緩慢移動的，平凡的，嘴唇薄，猪肝色，像一個沒有縫合的傷口。當他說話的時候，他的門牙有一種灰白色金屬的光輝。我猜想：他這幾個牙齒是鑲了廉價的鋼套的，我曾經聽說日本和俄國有這種鑲牙的方法，他的耳朵很平，貼在骨頭上。他的頭是比較方的，堅硬的灰黑色頭髮，剪得很靠近頭蓋骨，以致頭皮都露出來了。他穿了一套黑色的、兩肩墊得高高的、單排扣上裝，一條烟筒褲，褲脚管很窄，以致膝蓋骨都突出來了。他的襯衫是灰色的，脖子上扣子已經扣起來，沒有打領帶。他的皮鞋是尖的，意大利式的，灰色的。這雙皮鞋和衣服看來都是

新的，他這個人像是一隻蜥蜴，令人看了非常害怕。由於害怕他，我的皮膚已經覺得好像蟲行蟻咬了。

這個人是可怕的，另外一個人則是使人厭惡的。他是個矮矮的、圓臉的青年，眼睛是淡藍色的、潮濕的，嘴巴頗厚，也是潮濕的。他的皮膚很白，並且他有那種討厭的沒有毛髮的疾病——沒有眉毛，沒有睫毛，頭上也沒有一根頭髮，因而頭光得好像一個發光的圓球。如果我不是這麼害怕的話，我將會爲他感到抱歉的，他好像患了嚴重的傷風，他一把雨衣丟下來，就開始打噴嚏。他穿了一件黑色的皮風衣，一條不乾淨的褲子，一雙墨西哥馬靴，上面有祇有在德克薩斯州纔使用的褲子，他的樣子像個年青的怪物，有如拉脫了翅膀的蒼蠅。我非常希望我穿了衣服，不會使我顯得似乎如此異常的裸露。

一點不錯，現在他打完了噴嚏，似乎第一次纔看見我。他現出笑嘻嘻的樣子，對我渾身上下打量了一遍。然後，他在我的周圍轉了一個圈子，回到我面前，吹了一聲長而低的口哨。他對另外那個人霎了一下眼睛，說：『喂，恐怖神，她是一個「嬪婆」！我們獲得了一個漂亮的小妖精！多好的機會！賞心的玩物！令人迫不及待！』

『神槍手，現在不行！要等等！要先去把那些房間看一遍。同時，這位女士要去替我們烹調一些東西來吃。你要吃怎樣烹調的鷄蛋？』

這個叫做神槍手的人對我微笑着。『娃娃，炒蛋吧。要嫩一點，濕一點。像母親炒的蛋一樣。否則，爸爸要打屁股的。現在要來摸摸妳的小甜麵包。啊，小妖精！啊，小妖精！』他手舞足蹈的向着我走了幾步。我向後退，退到了門口，我心中固然害怕，但我裝作更害怕的樣子，當他走到我身邊的時候，我使出我最大的力量，狠狠地打了他一個耳光。他吃了一驚。在他恢復鎮定以前，我連忙跑到旁邊的一張桌子後面，抓起

一把金屬的椅子，當作武器，把它的脚舉起來，對着他。

那個瘦子哈哈一笑。『神槍手，吃虧了，我說過要等一等。現在離開這個小妖精吧，先去照着我的話做一遍。』

在這個蒼白的圓臉上的眼睛，現在已經興奮得紅起來了。這個人摸摸他的臉。他那潮濕的嘴唇咧開來。現出一絲微笑。『娃娃，妳知道什麼？妳只是獲得了一個了不起的晚上，這個晚上行將漫長又過得很慢。妳懂嗎？』

我從舉起的椅子後面，瞧着他們兩個人，我的內心在嗚咽。這兩個人是從惡夢境界來的炸藥，我努力保持着鎮靜。『你們是什麼人？這一切是什麼意思？拿證明文件來，給我看看。馬上就會有車輛駛過的，我會打破窗子，向它求救。我是個加拿大人，如果你們對我做任何事情，那你們明天就要發生很大的麻煩。』

神槍手笑起來了。『明天是明天，娃娃，妳必須擔心着今夜。』他轉身向着那個瘦子。『恐怖神，你最好告訴她，然後，我們可能獲得一些合作。』

恐怖神對我瞧着，他的表情是冷酷的，無趣的。『女士，妳不應該打神槍手的，這個孩子是强悍的人，他不喜歡那些不擁護他的女人，他認爲這可能是由於他的長相。自從他在聖昆町着了一次魔之後，他的儀容就是這個樣子。這是一種神經的疾病，神槍手，他們叫做什麼？』

神槍手顯出驕傲的樣子，他仔細地唸出兩個拉丁文：『Alopecia Totalis，它的意思是說「無毛」，對不對？一根毛都沒有。』他對着他的身體打手勢。『這兒沒有，這兒沒有，這兒也沒有。呃，嬪婆，在這方面，妳知道什麼？』

惡魔接續表示：『所以，神槍手是很容易瘋狂的。他認爲他沒有在社會上獲得公平的對待，所以，在楚伊，他是一個我們所謂的強迫實行的人。人們雇用他去使其他的人做他們所希望做的事，妳懂我這話的意思嗎？現在，孫圭尼先生雇用了他。孫圭尼先生認爲他和我最好一同到這兒來照顧一下，直到卡車司機們到達了爲止，一個像妳這樣年青的女子單獨在這兒過夜，看守這許多東西，並不放心。所以，他派我們來做伴。神槍手，是不是這個意思？』

『這是眞話，一點不錯。』他吃吃地笑着說，『嬪婆，只是來和妳做伴。免得色狼接近妳，由妳所遇見的色狼數字的統計看來，有些時候，妳必定是非常需要保護的，對嗎？』

我把椅子低下來，放在桌面上。『那麼，你們叫什麼名字？關於你們的證明文件如何？』

在酒吧櫃檯上方的架子上，有一罐瑪克士威爾公司的咖啡，那兒其他的東西都搬走了。神槍手突然旋轉一下，他的右手伸出來，開了一槍——我甚至沒有看見他拔手槍，槍聲響後，砰的一聲，那個咖啡罐先向旁邊一跳，接着掉了下來。這個罐子在空中時，神槍手又開了一槍，然後褐色的咖啡粉爆炸了。在其後的寂靜中，那個空罐叮噹一聲，掉在地下。神槍手轉身向着我。他的兩手是空的，槍已經不見了。他的眼睛是朦朧的，他對於他自己的技藝，頗有得色。他輕聲地說：『娃娃，把這種槍法作爲證明文件如何？』

那種藍色的烟霧已經飄到了我身邊，我聞到了火藥的氣味。我的兩腿在彈琵琶。我嘲笑地說：『這糟蹋了很多咖啡。現在，你們到底姓甚名誰？』

這個瘦子說：『這位女士說得對。神槍手，你不該浪費許多咖啡。不過，女士，妳瞭解：那就是爲什麼人家稱他爲神槍手的緣故，因爲他是善於玩槍的。他名叫神槍手•莫然得。我，我是索爾•何勞茲。他們叫

我「恐怖神」，說不出什麼原因，神槍手，你知道嗎？』

神槍手吃吃地笑起來了。『恐怖神，可能有一次你會使一個人嚇得要死，也可能嚇倒過很多人。無論如何，人家曾經這麼對我說過。不管他們的話對不對。』

恐怖神沒有評論他的話。他靜靜地說：『好了，去吧！神槍手，依照我的話，去看看那些房間。女士，妳替我們烹調一些吃的東西。不要仇視我們，和我們合作。妳不會受傷的。我的話聽清楚了嗎？照我話做，好不好？』

神槍手以貪婪的目光對我全身望了一遍。『衣服穿得不多，嬪婆，是不是？』隨即走到桌子後面掛鑰匙的地方，把所有的鑰匙都取在手上。穿過後面的入口走出去了。

我放下了椅子。這時，我的冷靜的頭腦，痛苦地想到我的鬪牛士褲子。隨即橫過房間，走到櫃檯後面。

那個叫恐怖神的人，慢慢地走過去，在離我最遠的一張餐桌邊停下來。他從桌子下面拖出一把椅子，轉動了兩下，推到他的兩腿之間，然後坐下來。他的兩隻手臂彎起來，放在椅子背上，再把他的下巴放在手臂上，以一種堅定的、冷淡的目光注視着我。他輕輕地說——他的聲音很輕，輕得恰恰能使我聽見，再低一點就聽不見了——『我也要吃炒蛋的。女士，充分的脆鹹肉。塗白脫的吐司。還有，咖啡——咖啡罐子剛纔射破了，怎麼辦？』

『我來看看還剩下了多少。』於是，我跪在櫃檯後面，兩手也放在地上。咖啡罐子上有四個對穿的洞，大概罐子裏還剩下了一吋厚的咖啡，其餘大部份都散在地上。我把這個罐子放在一旁，將在地上的刮起來，放在一個盤子裏，能刮起多少，就刮起多少，不管裏面混了多少灰塵。那些留在罐子裏的咖啡，我要爲我自

己留下來。

我處理這些咖啡，大概爲時五分鐘，以爭取我的時間。我在竭力思索，定計劃。無疑的，這兩個人都是歹徒，他們是爲那個孫圭尼先生工作的。那似乎是必然的，因爲他們從他或從樊錫夫婦那兒知道了我的名字，他們所說的話，其餘的全都是假的。他們受到派遣，冒着暴風雨，爲了一項目的，來到這兒。這項目的是什麼？

他們知道我是加拿大人，一個外國人，第二天我可以輕易地到警察局去，使他們脫不了干係。那個名叫神槍手的人是居住在聖昆町的，另外那個人呢？

當然，他現在那種灰色和死亡的樣子，就是這個緣故！他也可能是剛剛從牢獄裏出來的。他有那種氣味。

所以，我可以使他們陷入眞正的麻煩，告訴警察局，我是個新聞記者，我要撰寫單身的女孩們在美國發生了什麼事。不過，人家會相信我的話嗎？那個霓虹燈廣告：『歡迎光顧』！這兒只有我一個人，然而我却讓它亮着，這是不是因爲我希望有伴呢？如果我希望有伴的話，那我爲什麼又穿得像那個樣子？我避開了這種思路。不過，從頭想起，這兩個人到這兒來的目的何在？他們駕來的是一輛普通的汽車，如果他們要收拾這兒的東西，他們應該帶一輛卡車來。

也許他們眞正奉派來保護這個地方，他們這麼對待我，只是他們的本色，因爲歹徒們的行徑總是這樣子的。

不過，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們到底會變得有多麼壞？今天晚上，將會對我有什麼不利？會發生什麼事

呢？

這時，我站起來，開始忙於烹調工作，最好把他們想要的東西給他們。那他們就沒有什麼藉口來找我的麻煩了。

吉德的圍裙已經捲成一團，丟在一個角落裏，我把它拾起來，圍在腰上，以便開始烹調。武器呢？在那個餐具抽屜裏，有一個冰錐，和一把長而非常銳利的大餐刀。

我把這個冰錐拿出來，掀起圍裙，放在我的褲子前面，而把那柄刀子藏在水槽旁邊的一塊桌布下面。同時，我把那個餐具抽屜打開了，不關上，把一排玻璃杯和杯子擺在邊上，以便必要時摔出來。這是幼稚的舉動，無濟於事嗎？我所有的防衞武器，完全都在這兒了。

我一面烹調，一面保持着注意，不時向大房間的那邊望一望，那個瘦子的目光總是盯在我身上的，它是習於犯罪和對抗的，知道我心中在想些什麼，我正在準備作一些什麼防衞。我體察到這一點，不過，我繼續進行我這些簡單的準備，心中不斷的思索着。這和我在英國的學校裏唸書時一樣，當他們傷害我的時候，我知道他們是有意傷害我的，我必需以牙還牙，也使他們受到一些傷害。當他們抓住我，強姦我，殺死我的時候，他們必定發現那是不容易的。不是隨隨便便就可以達到目的的。

強姦？殺死？我所想到的會眞正發生在我身上嗎？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處於極度的困難之中。這兩個人的臉色已經表明了這種情況——冷淡的臉和貪婪的臉。他們都是爲我而表現出來的。爲什麼？我不知道。不過，這一點，我是絕對可以確定的，決不會猜錯的。

我敲了八個鷄蛋到一個缽子裏，用一柄叉子輕輕地打碎。一大塊白脫已經融化在一個黃鍋裏，在它旁邊

的炒鍋裏，鹹肉已經開始發出嘶嘶聲。於是，我把蛋倒到責鍋裏，開始攪拌，頓時忙碌起來了。

當我的兩手無空的時候，我心中則在忙着想逃走的計劃。每一件事情都得看那個名叫神槍手的情況而定。當他檢查回來的時候，他會想到把後門鎖起來。如果他沒有鎖，我就可以從那兒衝出去。那時，我要使用我那輛摩托車，是不可能的。因爲我已經有一星期沒有騎，現在要把它發動，勢必要花很久的時間。

我不得不把我所有的東西都留下來，我那寶貴的金錢也無法去拿。只是像一隻兎子一樣的跑出去，衝到那些房間的末端，進入樹林。我想：當然，我不能向右邊跑，在那些房間後面的夢幻潭，將會使我的逃亡路徑狹窄。

我要向左邊跑，在那邊，沒有旁的東西，只有若干英里的松樹。我離開房子不遠，就會把全身弄濕的，在晚上其餘的時間，將會這樣冷濕下去，室外是寒冷的，我的身體都會凍僵。我脚上只穿一雙拖鞋，我的脚必定會刺破的。此外，我也很容易迷失道路。

雖然有這些問題，但是都是我必須面對的。最要緊的是逃離這兩個人，其他的事情就顧不得那許多了。鷄蛋已經炒好了，我把它盛出來，仍舊是很軟的。我先把炒蛋盛在一個平底盤子裏，然後，把鹹肉加在它的四周。我隨即又從放吐司的地方把吐司堆在另外一個盤子裏，並且加上一片仍舊黏着紙的白脫。我把它們全都放在一個大托盤上。

接着，我準備咖啡。當我把開水倒在咖啡上的時候，我非常高興地看見有很多灰塵浮在面上來了。讓他們喝這種咖啡吧，我希望這些灰塵會使他們窒息。

最後，我從酒吧後把這個大托盤端出來，送到這個瘦子坐的那張桌子上。這時，我穿了圍裙，覺得心安

一點。

當我把它放下去的時候，我聽見後門開了。接着，砰的一聲關上了，不過，並沒有上鎖的響聲。我迅速地回頭望了一下。神槍手的兩手是空的。我的心臟開始猛跳了。

神槍手走到這張桌子邊上，我正在把托盤裏的東西取出來，他對着食物望了一遍。然後，迅速地轉到我背後，把我攔腰抱住，將他那可怕的臉伸到我的頸窩裏。『娃娃祇要像母親撫愛那樣。妳和我在一起過夜如何？假如妳可以的話——像妳可以烹調一樣——妳就是我夢寐以求的女孩子了，嬻婆，怎麼樣？這是一項協定吧？』

我的手放在咖啡壺上，他正在從我肩膀上伸手過來抓這種沸滚的東西。恐怖神看出了我的企圖，他厲聲地說：『神槍手，放手，不再捉住她，我說過要等到以後的。』

他的話好像一根鞭子，神槍手立即放開了我。這個瘦子繼續表示：『你幾乎使你的眼珠被炸了。你需要監視這個小姑娘。現在不必這麼急。不要再做這種傻事了。坐下來，我們是在從事一項工作。』

神槍手臉上顯出虛張的勇氣。不過，也有服從的樣子。『老兄，我有一顆心！有情有意，有慾望，我想要獲得這個漂亮娃娃，銷一下魂。可是，現在！』

不過，他並沒有再作其他的表示，說完話，就從桌子下面拖出一把椅子，坐下來。我迅速地跑開了。

那具大收音機兼電視機在後門附近的一個櫺架上。它一直在輕輕地播送節目。雖然，我並沒有注意它。我走到它旁邊，調整着儀器盤，把音量放大，那兩個人正在靜靜地互相談話，不時傳來餐具的響聲。

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我估計着我到門上把手處的距離，向着左邊衝出去。

第九章　我開始尖叫了

我聽見一顆子彈打進了金屬的門框，叮噹響了一下。

然後，我橫過潮濕的草地，拚命地向前奔跑。爲了免得那柄揷在腰間的冰錐刺在我的肚子上，我用手托在它下面。這時，幸而雨已經停了。不過，草地上因爲有雨花，是滑溜溜的，我穿了拖鞋，不大好走，並且，我知道：我跑的速度並不够快，這是無可奈何的事。

在後面，我聽見一扇門呀的一聲打開了，只聽見神槍手在大叫：『站住！否則妳就要變成死火鷄！』

我開始迂迴。可是，接着，子彈射過來了。這些子彈是仔細地、平均地隔開的，像蜜蜂似的嗡嗡地從我身邊飛過去，落在草地上。再跑十碼，我就可以到達那些房間轉角的地方，逸出燈光的範圍，手槍難以射擊我了。

我忽左忽右地努力向前跑，我的皮膚在顫抖，因爲它在等待子彈的來臨。然後，最後一個房間的一扇窗戶，嘩啦一聲，玻璃被打破了，我正在轉彎，當我衝進潮濕的松林的時候，我聽見一輛汽車發動了，這是爲了什麼？

這是可怕的逃亡。正在滴水的松樹，長得相當茂密，它們的枝椏交叉重叠着。我擧起兩隻手臂，橫在臉上，它們就撕扯着我的手臂，松林裏是黑漆漆的，在前面一碼以外，就看不見東西了，我在裏面奔跑，實在非常艱難。

然後，當我感覺到爲什麼要發動汽車的時候，我突然哭泣起來了。因爲，現在，汽車前面的電燈，正從

松林的邊緣，輝煌地照射過來，找到了我。我向旁邊奔跑，逃出燈光的範圍。接着，我聽見了汽車倒退的聲音，立即，汽車的燈光，又再度照射着我，使我成爲明顯的目標了。

這兒沒有什麼運轉的餘地，我只能在松樹許可的情形之下前進——前面那兒可以鑽過去，我就往那兒跑。

何時會再度開始射擊呢？我這時所處的地位，離松林的邊緣，大約三十碼。子彈隨時都會射過來的。我一面喘着氣，一面哭泣，我的衣服已經開始被樹枝撕破了。我也可以感覺得我的脚碰傷了，我知道我不能再向前奔跑多遠，我必須找尋最密的樹叢，努力避免燈光，在叢樹下蜷伏着，躲藏一會兒，這時並沒有子彈射過來，這是什麼緣故？

我踉蹌地奔向右邊，發現了一點黑暗的地方。於是，我跪下來，地下是潮濕的松針，這是一棵和其他松樹一樣的大松樹，它的枝椏掃在地下，我從枝椏下面爬進去，站起來，用背靠着樹幹，休息一下，以便喘一口氣，讓我的呼吸恢復正常，因爲這時我已經跑得上氣不接下氣了。

然後，我聽見有一個人在我後面走過去。他的脚步並不是輕輕的——因爲那是不可能的——而是穩定的，不時停下來，以便張望，傾聽。現在，這個人，不論他是誰，從寂靜之中，必定可以感覺到，我已經停住脚步，躲起來了。如果他有任何追蹤的常識的話，他將會立即發現那兒的枝椏折斷了，那兒有脚步走過了，然後，跟着這些線索前進，那麼，他發現目標，就只是時間問題了。

我沿着樹幹，慢慢地轉動，以便背向着他。這時，我注意到，那輛汽車射過來的燈光，照在我頭頂上方的枝椏上。燈光是穩定的。枝椏是潮濕的，發光的。

那個人的脚步聲和枝椏折斷的聲音，越來越近了，現在，我可以聽見他沉重的呼吸。他在很近的距離，輕輕地說話了。這是神槍手的口音，他說：『小妞兒，出來呀，否則，爸爸要結實地打妳一頓，這種追逐的遊戲已經過去了，現在，是回家去，到爸爸身邊去的時候了。』

手電筒的亮光，現在開始在樹枝下面搜索了。它搜索得很仔細，照了這棵樹，又照那棵樹，逐一地照過來，一棵也不放過。他知道我就在附近幾碼遠的地方。然後，手電筒的燈光停住了，照着我躲藏的這棵樹下面，不再移動，神槍手輕聲地、愉快地說：『嗨，俏娃娃！爸爸找妳！』

他眞正以爲找到了嗎？我靜靜站着，幾乎停住了呼吸。

然後，砰的一聲，槍響了，還現出了火花，這顆子彈打進了我躲藏的樹幹，位置就在我的腦後頭。『俏娃娃，這只是一種信號，下一槍，它就會把妳的小脚趾打掉了。』

他已經顯示過他的槍法了，這不是誇張的話。我驚嚇而又疲乏的說：『好了，好了，我會出來的。不過，不要再開槍！』接着，我把兩隻手放在地下，爬了出去。我心中覺得很不舒服。薇雯，這是妳去就義的一種良好方式！

這個人站在那兒，他那蒼白的頭，襯托着黃色的燈光和黑暗的影子。他的手槍指向我的腹部，把它向旁邊揮動。『好的，在我前面走。如果妳不繼續向前移動，那妳就要在這兒生根，永遠躺在這兒不能起來了。』

我忍辱地向前走，顚躓地穿過松樹，趨向那輛亮着頭燈的汽車，這段距離是相當遠的。失望已經扼住了我的咽喉，我感到一種自憐的疼痛。我做了什麼事，使我獲得這種酷刑？老天爺爲什麼選擇了我來做這兩個

素昧平生者的犧牲品？現在，他們勢必會眞正光火的。他們將會傷害我。然後，幾乎必然地，他們會殺死我。

不過，警察將會把我身上的子彈取出來！我的屍體是這兩個歹徒犯罪的證據，這將會使他們犯什麼罪？他們不會介意吧？不論他們犯什麼罪，他們必定十分相信：結果是不會有證據的。因爲，根本沒有我！他們會把我埋起來，用一塊石頭繫在我脖子上，把我丢到夢幻潭裏！

我這樣一面思索，一面跟蹌地走，最後走到了松林的邊緣，那個瘦子從汽車裡面探出頭來，呼喚着神槍手。『好了，把她帶回去，不要粗暴地對待她。看在我的面上，那是爲了我。』然後，他把汽車倒回去了。

神槍手追上前來，在我旁邊走，他那隻沒有拿槍的手，淫猥地撫弄着我。我只是說：『不要動手。』我已經沒有了抵抗的意志，唯有聽任他的擺佈。

他輕聲地說：『嬪婆，妳會有極大的麻煩。恐怖神是個很壞的人，他將會惡毒地傷害妳的。現在，妳如果對於陪我過夜說一聲「好」，答應作甜蜜的表現，或者我可以把那種殘酷的對待除去。俏娃娃，妳以爲怎樣？』

我鼓起最後一絲戰鬭的勇氣，對他說：『我寧願死，而不願你接觸我。』這是我一貫的決心。

『甜心，好的。那麼妳不會給予，那麼我要自取了。我斷定妳已經使妳自己要過一個很難受的晚上，妳懂我這話的意思嗎？』接着，他使勁地揪我，以致我尖叫起來。

恐怖神開始笑起來了，他笑得很開心。『這是不錯的。俏娃娃，歌唱吧！照着妳的話實行吧！』

我們走到了汽車旅館接待室的後門口，門是開的，他把我推進去，然後，關上了，把它鎖起來。室內的

情況和我逃走之前是一樣的——電燈照耀着，收音機在播送一些愉快的舞曲，在燈光之下，每一件東西都是發亮的。

我心中暗想：只是在幾小時以前，我獨處在這個房間裏，是多麼的快樂。我坐在靠背椅上，回憶那許多往事，其中有些是甜蜜的，有些是悲傷的。現在，我幼稚的煩惱，是多麼的微小！談到傷心和失去的青春，是多麼的可笑！因為，現在，就在我生命的角落裏，這兩個人從黑暗之中向着我走過來。這是兩隻魔鬼。

溫莎的電影院？那是一幕戲裏的小動作，幾乎是一種滑稽的事。蘇黎世？那是天堂。世界上眞正的叢林，和它眞正的魔鬼，在街道上，是很少顯現在一個男人、一個女子的生活中的，可是，它是永遠存在的。在命運的遊戲中，你走錯了一步，出錯了一張牌，那你就進入這種叢林，消失了——消失到一個你從來沒有想像過的世界，對於那個世界，你茫然無知，沒有武器來防衞，沒有指南針。

這個叫恐怖神的人，站在房間的中央，兩手放在旁邊，顯出懶洋洋、輕鬆的樣子。他用一種好奇的目光注視着我。過了一會，他把右手舉起來，對我彎下一個指頭。

我赤着脚。我的脚是冰冷的，受了傷的，我痛楚地走向他。當我走得離他只有幾步的時候，我從茫然的狀態中覺醒了。我突然想起了自衞的東西。我的手舉起來，放在潮濕的褲帶邊，摸摸在圍裙下面的冰錐。我摸到冰錐的頭部，要把它拔出來使用是相當困難的。

我停在他面前。他一面注視着我，一面把右手像進攻的蛇一樣舉起來，打我的耳光，打得很重，先打右邊，後打左邊。我的眼淚湧出來了。不過，我想起了反擊的方法。我把頭低下來，好像要逃避另外一個耳光一樣，在這種行動掩蔽之下，我把右手伸到褲帶裏，當我抬起頭來的時候，我就拔出了冰錐向他衝過去，猛

烈地攻擊着他的頭部。冰錐碰着了他，不過，只是歪斜的一擊。我的手臂突然在背後被抓住了，我被拖向後面。

這一擊打傷了恐怖神太陽穴的上方，血從那兒流下來，在我向它注視之際，血滴到了他下巴上。不過，恐怖神的神色並沒有什麼改變，看不出有什麼痛苦，只有一種意志非常堅決的樣子。在他那黑色的眼睛內部，有一點紅暈。這個瘦子向着我走過來。我的手鬆開了，那柄冰錐掉在地下，砰的一聲，跌得很響。這是一種反射的動作——兒童掉下了武器。我投降了！別打，停戰啦！

然後，他開始慢慢地，幾乎小心地毆打我，時而用手掌，時而用拳頭，兇狠地打擊着他所選擇的目標。最初，我扭曲身體，用脚踢他。然後，我開始尖叫了，這時，他那灰色的臉上染着鮮血，像黑洞似的眼睛注視着我。兩手不斷地揮動，結實地打着。

當我復蘇的時候，我在我房間中的浴室裏，蓮蓬頭下面淋水，我一絲不掛地躺在磁磚上。我那美麗的衣服，變成了破碎、污穢的東西，放在我身邊。神槍手口中咀嚼着一根牙籤，斜着身體靠在牆上，手拉着冷水龍頭。他的眼睛睇起來瞧我。這時，他看見復蘇了，便關了龍頭。

我掙扎着爬起來。我知道我要生病了。但是我並不介意。我是一隻馴伏的、嗚咽的動物，準備死去，我乾嘔着。

神槍手笑起來了。他的手過來，輕輕地拍着我的背。『俏娃娃，活動吧，在挨了一頓毒打之後，每一個人的第一件事，就是作嘔。現在，把妳自己洗洗乾淨，穿上美觀的新衣服，再到那邊去。由於妳像那樣的逃走，那些鷄蛋已經糟蹋了，不要作怪！雖然，我猜想妳也不會再想逃走了。我會從後門監視妳的房間的。』

神槍手又笑了一聲，繼續表示：『呃，俏娃娃，不必悲傷。妳雖然挨了一頓毒打，但是，沒有流血，沒有一點烏青痕迹。恐怖神對漂亮的女性是客氣地對待的。妳的確非常幸運。他是個愉快的傢伙，如果他眞正發了狂，那我們現在就要挖個洞來埋葬妳了，俏娃娃，算妳的運氣好，再見。』

我聽見房間的門砰的一聲關上了。然後我跑過去，用身體抵住它，再把它鎖起來。

我花了半小時的時間，方纔把我自己勉强打扮得像個樣子。我一再地只想到倒在床上，讓眼淚不斷地淌下來，不到接待室那邊去，直等到那兩個歹徒走來，用他們的手槍，把我解決了爲止。可是，求生的意念又在心中重新興起了。我用熟習的行動來梳理我這蓬亂的頭髮。這時，我的身體旣酸又痛，心中回憶着較大的痛苦，我振作精神，以便做我想做的事。然後，我慢慢地想到了：最壞的情況，可能已經過去了。這是很可能的。否則，我爲什麼仍舊活着？爲了某種原因，這兩個傢伙仍舊讓我活着，沒有把我殺掉。神槍手眞是名實相符，他的槍法那麼好，當我逃走的時候，他射殺我是易如反掌的事。可是他沒有那麼做。他的槍彈射得離我很近，不過，這不只是表示他們嚇倒我，而是要使我停下來。我這種想法對嗎？

我穿上了白色的工裝褲子，老天爺知道這種衣服是沒有什麼性感的。我把錢放在一個口袋裏——只是預備着。預備怎麼樣？不用再逃走了，無論如何逃不掉的！然後，我感到和一隻小猫一樣的受傷和虛弱，慢吞吞地走向接待室。一切事情都只有聽天由命了。

這時是晚上十一點鐘。雨早已停了。一輪快要團圓的月亮，在穿越迅速飛跑的浮雲，它那白色的光輝，歇間地使森林閃爍着。神槍手站在黃色的入口，身體斜倚在門上，口中仍舊在嚼牙籤。當我走上前去的時候，他讓路給我，他說：『這纔是我的俏娃娃，和油漆了一樣新鮮。身上有些地方可能會酸痛。今晚妳必須仰

起來睡覺，纔會感到舒服，對不對？不過，甜心，那樣就對我很有利，是不是？』

我沒有做聲。這時，他走出來，抓住我的手臂。『嗨！嗨！嬪婆，妳的禮貌在那兒？或者，妳喜歡在另外一邊的某種治療吧？那也可以安排的。』他一面說，一面用那隻有空的手，做了一個恐嚇的手勢。

我說：『抱歉，我並沒有什麼意思。』

『好吧，好吧，』他放了手，『現在，只是要回到那兒去，替我們準備吃的東西。不要弄得我光火，也不要使恐怖神生氣。去瞧瞧妳對他所做的事。』

那個瘦子仍舊坐在他最初坐的那張桌子上。接待桌子上的那個急救箱，已經打開了，放在他面前。他右邊的太陽穴上已經貼了一大塊四方的紗布棉花，我迅速地對他瞥視了一下，便走到服務的櫃檯後面去。

神槍手走到他那兒，在旁邊也坐下來。然後，他們開始在一起低聲地談話，不時對我瞥視一下。爲他們準備鷄蛋和咖啡，也使我感到肚子餓了。我不明白這個道理，自從這兩個傢伙進門之後，我就非常緊張而害怕，以致我連一杯咖啡也喝不下去。當然，我是由於不舒服而覺得饑餓的，不過，我以一種好奇和有點羞愧的方式，認爲我所挨的這頓打，已經神秘地使我輕鬆了。疼痛比等待疼痛的緊張要好得多，它已經舒鬆了我的神經。我的身體裏，已經有了一種溫暖而和平的中心。當然，現在我仍舊感到害怕的，不過，它是一種溫順的、聽天由命的方式。同時，我的身體在表示：它已經餓了，它希望恢復它的力氣，它希望生存下去。

於是，我炒了蛋，煑了咖啡，預備了塗白脫油的熱吐司，這是爲他們，也是爲我自己。於是，在把他們的食物端去之後，我就在他們看不見的地方——櫃檯後面坐下來，開始吃這些食物了。我靜靜地吃着，吃完

之後，點燃一枝香煙，靜靜地抽起來。

我知道：在我把這枝香煙點燃的時刻，我就做了一件傻事了。這會引起他們的注意的，而且，更壞的，這顯示我已經復原，我又有誘惑的作用了。

不過，食物和吃食物這種簡單的事情——把鹽和胡椒撒在鷄蛋上，把糖放在咖啡裏，幾乎是令人陶醉的。這是古老生活的一部份，在一千年前，在白人來到此地以前，就是如此。每一口食物——一叉子鷄蛋，一片鹹肉，一點白脫吐司——都是一種特殊的東西，它佔據着我們一切的感官。現在，我知道：這必定好像把一些食物走私到監獄裏去，使一名戰犯獲得一個家中寄來的包裹，在沙漠裏找到一點水，在淹溺獲救之後喝一杯熱的飲料。

這種簡單的生活動作，是多麼的珍貴！如果我獲得了它，我會永遠知道的，對於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吃飯，每一次睡覺——在睡覺時，蓋着清涼的被單，躺在寧靜的床上，房門已經鎖好了——我都會感謝的。

在此以前，我爲什麼不知道呢？我的父母，我所失去的宗教，爲什麼沒有在這方面教我呢？無論如何，現在我知道了。我自己已經發現了它。生命的愛是由於知道死亡而產生的，是由於害怕死亡而出現的。除了危險的那種黑色翅膀之外，沒有什麼東西能夠使人感謝生命。

這些狂熱的思想，是由於食物的陶醉，是由於單獨在櫃檯這道藩籬後面吃東西而產生的。有好一會兒，我回到了舊時的生活。爲了維持這個時刻，所以，我輕鬆愉快地點燃了這枝香煙。

大概在過了一分鐘之後，那種喃喃的說話聲終止了。這時，收音機正在輕輕地播送『維也納森林的故事』，在這種音樂的後面，我聽見了椅子在向後移動的聲音。

現在，我感到恐慌了。我把香煙丟在咖啡渣滓裡，站起來，開始輕輕地打開龍頭，在水槽裏把盤子弄得叮噹地響。我並沒有張望，但是我可以看見神槍手正在橫過房間，向着我走過來。他到了櫃檯邊上之後，就停住了脚步，把身體歪斜着，靠在那兒。

我抬起頭來，好像吃了一驚的樣子。他口中仍舊在啣着一根牙籤，這根牙籤，在他那厚而橢圓的嘴唇上，轉來轉去，時而在右邊，時而在左邊。他帶了一盒衞生紙來，放在櫃檯上。他抓起幾張衞生紙，揑了一把鼻涕，隨手把這些紙丟在地下。然後，對我說話。『嬪婆，妳剛纔跑出去，把我弄得傷了風，這都是因爲在松林裏追趕妳受了涼，這是使我煩惱的事。這種脫毛症消滅了我的毛髮。妳知道這種毛病爲害到什麼程度嗎？連我鼻孔裏的毛都因而不剩一根了。其餘的毛也完全沒有了，妳知道這有什麼害處嗎？當妳患傷風的時候，鼻涕會一直淌下來。嬪婆，妳使得我傷風了。這表示每二十四小時要用一盒手帕或者衞生紙，可能還更多一點。妳沒有想到這一點嗎？妳曾經爲鼻孔裏沒有長毛的人們着想嗎？必定沒有！唉！』

這時，他那沒有生睫毛的眼睛，突然轉變爲憤怒的樣子。『你們這些人全都是一樣的，只想到你們自己。對於有煩惱的人根本漠不關心！你們只支持境遇好的人。』

在收音機的嘈雜聲之下，我靜靜地說話。『對於你所發生的煩惱，我覺得抱歉。可是，你爲什麼不爲我的煩惱道歉呢？』我迅速而有力地說，『你們兩個人爲什麼到這兒來毆打我？我對你們做了什麼事？爲什麼不讓我走？如果你們讓我走，我答應不會對任何人吐露一個字，我有一些錢，可以拿一部份給你們，假定是美金二百元吧，我不能作更多的貢獻了，我必須用其餘的錢做路費，旅行到佛羅里達去，那兒是我的目的地，請問：你們不讓我走嗎？』

神槍手發出了一種輕蔑的笑聲。他轉身呼喚着那個瘦子。『嗨，恐怖神，有話告訴你，這個妞兒說：如果我們讓她走，她會交付兩百隻洋。』

那個瘦子微微地聳了一下肩膀，可是，沒有說話。神槍手轉身向着我。他的目光是嚴厲的，沒有慈悲性的。他說：『嬪婆，老實告訴妳，我們不能讓妳走。妳是在節目裏的，妳已經派定了要扮演一個角色，對於像恐怖神和我這樣忙碌、重要的人和像孫圭尼先生那樣的大舵手，妳應該興起極大的興趣的。』

『這是個什麼節目？你們希望我做什麼？』

神槍手冷淡地說：『到早晨的時候，妳就會知道的，同時，妳不要再那樣不理人如何？這使我很難受的，我希望一些行動。現在收音機播送的是一些好聽的東西，妳和我一同來跳跳舞如何？對恐怖神作一些表演吧。然後，我們就可以把握時機，作肉體的交接了。小娃娃，來吧。』

然後，他把兩隻手伸出來，撚響着指頭，打着音樂的節拍，迅速地跳了幾步，等待着去和他一同跳。

『我很抱歉，不能奉陪，我太疲倦了。』

神槍手走回到櫃檯邊上。他憤怒地說：『妳那樣亂跑已經給我極大的麻煩。妳這個下賤的小忙人！我會給妳一些東西來使妳疲倦的。』

突然，他手上出現了一根淫穢的黑色小皮棒，把它在櫃檯上敲了一下再放下去，那上面留下了一個深坑，他開始緩慢地沿着櫃檯移動，口中嗡嗡地哼着，目不轉睛地望着我。

我向後退，退到遙遠的角上，這是我要作最後防衛的時候了。在我被擊倒以前，我必須使他受傷。我的手摸到了那個打開的食器抽屜。我突然伸手進去，抓起一把東西，使勁地拋擲過去。我這兩種動作很快，已經合而為一。

他連忙閃避，可是閃避得不够快，這許多小刀子和叉子都打到他頭上。他舉起一隻手，遮住他的臉，開始向後退，口中還咒罵着。我隨即又拋擲了一把，然後拋擲得更多一些。可是，這些刀子叉子只是在他低下的頭四周圍叮噹地響，對他並沒有什麼傷害，我發出的這些打擊，他都避開了。

這時，那個瘦子正在迅速地橫過大廳，我抓起了那柄大餐刀，對着神槍手衝過去。不過，他看見了我這種動作，連忙躲在一張桌子後面，恐怖神不慌不忙地把他的上裝脫下，包在左臂上。然後，他們兩個人都抓起了一把椅子，把椅子脚伸出來，好像牛角一樣，他們兩個人從我的兩邊夾攻着我。我對着一隻手臂砍過去，可是沒有砍到，然後，我手上的刀就被椅子脚打掉了，我連忙跑回到櫃檯後面去。除此之外，我沒有其他的辦法。

神槍手跟在我後面，他手上仍舊拿着一把椅子，我在抽屜裏一手抓起一個盤子，當我面對他站着的時候，那個瘦子迅速地傾身橫過櫃檯，抓住了我的頭髮。我把盤子往旁邊拋擲過去，可是沒有打中，全部叮噹地掉在地下。然後，我的頭被拖倒在櫃檯上，神槍手走過來抓住了我。

『恐怖神，好了，放手吧，這個娃娃是我的。』

我感到他那有力的手臂抱住了我，壓迫着我，他的臉靠在我臉上，他一方面粗魯地吻着我，一方面把手伸到我脖子上去摸拉鍊，颼的一聲，把拉鍊扯開到我的腰部。

這時，前門口忽然傳來了明顯的嗡嗡聲。大家都呆住了。

第三部　他

第十章　投宿的旅客

『老天爺，什—什麼？』神槍手連忙向後退，他的手伸到他的皮加克裏面去了。

恐怖神是最先恢復鎮靜的，他臉上現出非常生氣的樣子。『神槍手，趕快躲到門背後去，拿好你的槍，到我叫你動手時，你再開槍。妳，』——他對着我說——『整頓一下妳的儀容。妳必須爲我們打先鋒，如果妳不好好地做，妳就要死，明白嗎？妳將會受到射擊。現在，到門口去，看看來的是什麼人，把剛纔在我們來的時候對我們說的那番話講給他們聽，妳懂我的意思嗎？妳臉上不要再顯出這種驚惶的樣子。如果妳照着我所說的去做，沒有誰會傷害妳的。現在，把拉鍊拉上去，快點！』我在努力拉動拉鍊，可是它發生了故障，『用手抓着妳的衣服，遮住胸部，向前走，我會緊緊地跟在妳後面，不要忘記，講錯一個字，子彈就會從妳背上穿出去。來的那個傢伙也要吃衞生丸。現在，到那兒去。』

我的心在卜通卜通地猛跳。不論發生什麼，我都要設法來救我自己！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現在，敲門的聲音很響了。我慢慢地走過去，用手抓住衣服上半部的拉鍊。我知道我必須做的第一件事。

當我走到門口的時候，神槍手側過身來，把鎖打開了。現在，每一件事都倚靠我兩手的速度。我用左手抓着門上的把手，在我轉動之際，我的右手放下了衣服，急忙去抓鍊子，把它解開了。有人在背後輕聲地兒罵我，我感到有手槍刺在我背上。不過，這時，我已經打開了門，而且開得大大的，把神槍手逼得靠在門後面的牆上。

雖然並不知道這個人是不是警察或者公路巡警，我曾料想他們不會開槍。結果他們的確沒有。現在，一切的變化，全都以這個站在門口的人爲轉移了。

最初的一瞥，我內心倒抽了一口冷氣——老天爺，這是他們另外的一個同黨嘛！他異常沉靜而自制地站在那兒，他和他們一樣，有一點兇惡的樣子。他所穿的衣服，也和電影中的綠林好漢所穿的差不多——一件深藍色的雨衣，一頂軟帽，帽簷拉得很低。他的面貌微黑，還看得順眼，他的左邊臉皮上有一條白色的疤痕，由上而下。我連忙把手舉起來，以掩藏我裸露的胸膛。

這時，他微笑了。我突然感到我可能是對的。

當他說話的時候，我高興得心臟都要跳出來了。他是英國人！『抱歉，我的輪胎爆了。』（美國人會說輪胎走了氣。）『我看見了「歡迎光顧」這幾個字，我可以在這兒開一個房間過夜嗎？』然後，他以好奇的目光望着我，看出了這種情況有些不對。

這將是難以處理的事！我可能很容易地使我們兩個人都被殺死。我說：『我感到抱歉。這家汽車旅館已經停止營業了。「歡迎光顧」這個廣告仍舊亮着是忘記了關掉。』當我說這幾句話的時候，我把放在胸前那隻手的食指勾動着，示意請他進來。他顯出困惑的樣子。我必須爲他指引一下。『你的輪胎是不是爆得很厲害，以致車子開不動，連喬治湖那麼近的地方都不能到達嗎？』

『是的，走不動了。我已用輪胎外面的橡膠輪開了一哩多路，現在，外面的橡膠輪也磨壞了。』

我微微地把頭向後扭動，示意他走進來。『呃，老闆方面的保險公司有人在這兒。我要去問問他們，你在這兒等一等。』我再度用放在胸前的食指打招呼。然後，我回轉身，向裏面走了兩步，繼續靠着門，以免這兩個人把門關上。不過，他們都站在後面，把手揷在口袋裏，以不同的態度望着我。

這個穿雨衣的人，領會到我的暗示，現在，他已經走到門內來了。當他看見這兩個人的時候，他的表情變得比較銳利了。不過，他不經意地說：『我希望你們已經聽見了我剛纔所說的話。誰反對我在這兒過夜嗎？』

『老天爺，一個英國人！這是什麼地方？聯合國嗎？』神槍手傲慢地表示。

那個瘦子敷衍地說：『朋友，沒有賭博。你聽到了這位女士所說的話，汽車旅館已經停止營業了。我們可以幫助你換輪子。換了輪子你就可以繼續前進了。』

這個英國人安逸地說：『現在去換輪胎嫌晚了一點。我要到南方去，在格林瀑布這邊的道路上，我不知道是否還有什麼客棧。我想我最好還是留在這兒。畢竟「歡迎光顧」這幾個字還是亮的。』

『先生，你且聽我的話。』恐怖神的聲音現在變强硬了。他轉身看着神槍手說：『來吧，我們去幫幫這個人的忙，好讓他換掉洩氣的輪胎。』接着，他們兩個人都向門口走了一步。可是，這個英國人——祝福他——站着不動。

『碰巧我在亞巴尼有朋友——一些非常重要的朋友。你們不希望失去經營汽車旅館的牌照的，是不是？外面的霓虹燈廣告說：「歡迎光顧。」而且，室內又是燈光明亮的。我很疲倦，需要一個房間歇息。』這時，他轉身向着我：『這會給妳什麼麻煩嗎？』

我熱切地說：『啊，不會的！一點也不會！只需要一分鐘，就可以把一個房間整理好。我非常相信：孫奎尼先生不希望做什麼喪失他的牌照的事情的。對不對？』

然後，我回轉身，睜大着眼睛，以一種天眞的樣子，望着那兩個歹徒。他們的樣子，好像正要動手把槍拔出來。不過，那個瘦子隨即走開了。神槍手跟在他後面，他們在那邊輕聲地談了一會兒。我抓住這個機會，急切而懇求地對這個英國人點點頭，他再度給我一個使我安心的微笑。

這個瘦子回轉身來，說：『好的，英國人。你可以在這兒開房間。不要用那種胡謅的話來嚇唬人。孫奎尼先生在亞巴尼也有朋友的。你說「歡迎光顧」這幾個字仍舊在亮可能還有道理，不過，不要嚕囌。我們現在在此地負責。我們所說的話是有決定性的。對不對？』

『我覺得對極了，謝謝，我要去拿我的行李。』

他移動身體向門外走，我連忙說：『我去幫你的忙吧！』於是，我急忙走在他前面，瘋狂地拉我的拉鍊，對於我這種窘態，感到羞恥，幸而它突然鬆動了，我把它順利地拉上來，一直拉到脖子上。

他跟在我後面，追上了我，我急忙輕聲地說——因爲我相信他們兩人之中，有一個已經來到門口，正在監視我——『謝謝你！謝謝老天爺，你來了，他們正要謀殺我。不過，千萬要當心，他們都是匪徒，我不知道他們需要什麼，必定是某種不好的事。我曾經設法逃走，當我跑出了門的時候，他們開槍射擊我。』

我們走到了他汽車旁邊。這是一輛深灰色的雙座雷鳥牌汽車，車頂是奶油色的，非常悅目，我這麼對他表示了。他說這是租來的，並且對我表示：『走到汽車那邊去，似乎只是欣賞這輛汽車的樣子。』他傾着身體，打開了車門，在汽車裏面搜尋着。他說：『他們都是有武器的嗎？』

『不錯，他們兩人都有手槍。』

『那麽，妳可知道每一個人有幾支槍？』

『不知道。那個年紀比較小的人槍法很好。在二十呎左右，百發百中。另外一個人的情況不知道。』

他取出了一個黑色的小提箱，放在地下，將它打開。然後，他在衣服下面取出一些東西，放進一個上裝內部的口袋裏，他彈彈小提箱的一邊，取出一些黑色的薄薄的東西，我覺得好像是子彈夾，然後，他把它藏起來，隨即關上了箱子。他說：『最好有充分的子彈。』接着，關上車門，站了起來，我們都回到車子後面，跪下來檢查那個洩氣的輪子。他說：『電話方面怎樣？』

『他們已經把線路割斷了。』

『讓我住在妳房間隔壁的一個房間裏。』

『當然，我會這樣替你安排的。』

『好。我們去吧。要保持在我附近，不論他們做什麽，也不論他們說什麽，妳都不要離開我。』

『是的，謝謝你。你眞是個自天而降的救星。』

他站起來，微笑着。『等得着，直到我們離開了這種情況爲止。』

我們一同走回去。神槍手站在門口，我們進去之後，他就關了門，把它鎖起來。他放了一個馬後砲，伸手把『歡迎光顧』這個告示的開關關掉了。他說：『英國人，這是你房間的鑰匙。』隨即把它丟在一張桌子上。

我把它拾起來，瞧瞧上面的數字，它是四十號房間的。這個房間是左邊的最後一間，我堅決地說：『這位先生要住在十號，就是我隔壁的那間房間。』接着我走向接待桌，忘記了神槍手已經把鑰匙全都拿走了。

神槍手跟在我後面，他微笑着說：『俏娃娃，不要發傻，這個人的情形，我們一點也不知道，所以，恐怖神和我要睡在妳的房間的兩邊，只是爲了妳不會受到打擾。由於這個緣故，其餘的鑰匙都已經丟開了。現在只有四十號房間的這柄鑰匙，這兒再沒有能開其他房間的東西了。』

他轉身向着這個英國人。『嗨，英國人，你叫做什麽名字？』

『我姓龐德，名叫詹姆斯，詹姆斯•龐德。』

『這是個非常粗笨的名字，呃，從英國來嗎？』

『旅客登記簿在那兒？我要把我的姓名寫給你看。』

『聰明的傢伙，呃？你是幹什麽的？』

『警察。』

神槍手的口張開了，他的舌頭伸了出來。他轉身呼喚着恐怖神──他仍舊坐在他最初坐的那張桌子上。

『嗨，恐怖神。你猜怎樣？這傢伙是一個英國偵探。在那方面，你知道什麽？像一雙膠鞋一樣，走路沒有聲音的。』

恐怖神點點頭。『我覺得我已經聞到了這種氣息。誰介意什麽偵探？我們又沒有做什麽不對的事。』

神槍手急切地說：『是呀，一點不錯呀。』

他轉身向着這位龐德先生。『呃，你不要聽這個小妞兒什麽信口雌黃的話。你瞧，我們是保險公司派來的，名義爲財產評估員，是替孫圭尼先生工作的。在楚伊，他是個大亨，這些財產是屬於他的，經理部方面

有牢騷，說有些現金不見了。還有其他的事情。所以，我們到這兒來調查。當我們向這個小游民提詢問題的時候，她用一個冰錐敲打我的朋友。你可以看見他把傷口包起來了。』他對着恐怖神的方向揮揮手。『呃，你覺得這種情形如何？在你到達的時候，我們正在制止她。』他回轉身，『恐怖神，這話對嗎？』

『這是很公平的話，事實上就是這樣的。』

我憤怒地說：『你知道這完全是謊話。』我走到後門口，指着那彎了門框和地下的鉛屑。『這兒怎麼會有一個彈孔？這是這個傢伙追趕我的時候開槍打出來的。』

神槍手哈哈大笑了。『妹妹，搜查我身上吧。』他轉身向着恐怖神。『你看見什麼子彈飛過去嗎？』

『沒有，我沒有看見。』恐怖神的聲音是令人厭煩的，他對着飲食櫃檯的轉角處地下，無力地揮了一下手。『不過，我看見這位女士用很多食器拋擲我的朋友。』他的眼睛慢慢地轉到我身上。『女士，這是不錯的吧？並且，在某個地方，還丟下了一柄大餐刀。妳這麼兇狠地攻擊，明天早晨叫警察來逮捕妳，理由是很充分的。』

『你就那麼辦吧！』我熱切地說。『且瞧瞧你什麼地方受了傷！你非常明白：我完全是要設法防衛我自己。至於金錢方面的事，我還是第一次聽見。你知道的。』

這個英國人靜靜地插嘴說：『呃，照你們的話看來，似乎是我在適當的時候到達，保持了和平。呃，旅客登記簿在那兒？拿來給我簽字好不好？』

神槍手敷衍地說：『登記簿已經被老闆拿走了。也沒有登記的必要，你是免費的，這兒已經歇業了。你可以在這家客棧裏獲得你的床位。』

『啊，謝謝。你們眞是太客氣了。』詹姆斯•龐德轉身向着我。『還有什麼機會吃一些鷄蛋和鹹肉以及咖啡嗎？這許多談話，使得肚子餓了，如果這兒還有材料的話，我自己可以去準備，不必妳費神的。』

『啊，不必你親自動手。』我差不多跑到檯櫃後面去了。『材料還有。我喜歡做這些事情。』

『非常感謝。』他轉身背向着神槍手，漫步到櫃檯邊，在一個凳子上坐下來。把他的小提箱放在旁邊一個凳子上。

在眼角上，我看見神槍手已經拔起了他的脚，迅速地向着那個瘦子走過去，坐在他那兒，開始急切地談話。詹姆斯•龐德回頭向他們瞥視了一下。然後，離開了凳子，脫了雨衣，取了帽子，把它們放在小提箱上面。

然後，他靜靜地望着在櫃檯後面的長鏡子，從鏡子裏注視着那兩個人。這時，我自己在做烹調的工作，預備鹹肉、煎蛋，忙個不停，時而匆匆地向他瞥視一下。

他大概有六呎高，微瘦，但顯出長得結實的樣子，他的臉是淸瘦的，帶有一點褐色，他的眼睛是淡藍色的，非常淸澈。當它們看這兩個人的時候，它們是冷靜的、警覺的。他這種警覺的眼睛，瞇成一條縫，使他這美好的面貌顯出了危險的、幾乎殘忍的特質，他這種樣子，當我第一眼看見他的時候，曾經使我害怕。不過，現在，我知道他會如何微笑。我認爲他的面貌是令人興奮的，在此以前，並沒有什麼男子的面貌曾經使我興奮過。

他穿了一件白色的絲質襯衫，這種衣料顯出柔軟的樣子。他的衣領口上打了一根編織的黑領帶，舒鬆地懸垂下來，沒有使用別針夾住。他身上穿了一套單排扣的衣服，是由深藍色的某種輕便衣料（可能是羊駝呢

）做的。他的手臂交叉着，放在櫃檯上。他那强壯而悅目的兩隻手，則靜靜地放在手臂上。

現在，他把手伸到褲子口袋裏，取出一個大而薄的青銅香烟盒，把它打開。

『抽一枝香烟嗎？海軍牌的，我想：從現在起，將要抽吉士牌了。』當他微笑的時候，他的嘴巴微微地向下翻。

『謝謝。不抽，現在不抽。等我把食物烹調好了再抽吧。』

『請問貴姓芳名？照妳的口音聽來，妳是加拿大人，對不對？』

『是的，我是魁北克人。不過，最近約五年的時間，我都住在倫敦。敝姓米琪兒，名叫薇雯，薇雯·米琪兒。』

『妳怎麼會陷入這種困難的境地？究竟是爲什麼？這兩個傢伙，是近年來我所曾看見過的最粗暴的歹徒，而且，楚伊是個不好的市鎮——那是亞巴尼市的一個匪徒聚集的郊區。

『那個瘦子是坐了很久牢，最近纔釋放的，我這種觀察決不會錯。另外一個人看來像是一種最壞的幽靈。妳怎樣來到這兒？這件事是如何發生的？』

在烹調食物時的短暫休息之中，我告訴了他，不過，把所有緊要的地方都略掉了，他靜靜地傾聽着，沒有批評。收音機仍舊在播送音樂，可是，那兩個歹徒靜靜地坐在那兒監視我們。所以，我把我說話的聲音抑低了，到我講完的時候，我說：『不過，你說你是警察，可是眞的？』

『並不十分恰切。不過，我是從事這一類的工作的。』

『那麼，你的意思是指你是個偵探了？』

『呃，對了，就是這種事情，妳可一猜就着。』

『我早就知道了！我一看到你的時候，就有這種感覺。』

這時，他笑起來了，『妳怎樣會有這種感覺呢？』

『呃，我不知道，不過，你的外表像是那種危險的人。而且，後來你又從你的行囊中取出一支手槍和許多子彈。你是不是？——這使我非常困惑，不過，我需要知道——你是不是官員？我的意思是說是不是政府派來的？』

他現出一種令人安心的微笑。『啊，是的，在這方面不必擔心。在華府方面，他們是知道我的。如果我們平安地離開了這兒，我要去追蹤這兩個傢伙。』他的眼睛再度顯出冷酷的樣子，『我要去探究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對待妳。』

『你眞正相信我所說的話嗎？』

『當然，每一句話我都相信。不過，我所不瞭解的，是他們將要做什麼？照他們的表現看來，他們似乎知道：他們不論對妳做什麼事情，他們都是安全的。現在，我介入這種場面，他們似乎也十分鎮靜，並不在乎。我對這種情況有所疑慮，他們喝了什麼酒嗎？他們抽了烟嗎？』

『沒有，既沒有喝酒，也沒有抽烟。』

『這也令人疑慮，只有職業匪徒纔是這樣子的。』

這時，我把他吃的東西烹調好了，逐一地端到櫃檯上。他開始吃了，吃得好像他眞正餓了一樣。

我問他：我烹調這些東西，是不是好吃？他說好吃得很，吃得很有味。於是，我心中感到溫暖了。這個

人，就是這個人，突然非常意外地來臨，這是一種多麼奇異的幸運！我得要感謝上蒼了。這實在是一種奇蹟。我心中暗暗發誓，這天晚上，我要做禱告，近幾年來，這還是第一次。我卑恭地在他身邊轉來轉去，倒了更多的咖啡給他，並且又加了一些果醬給他塗在吐司上。

最後，他親切地對我笑着說：『妳要把我寵壞了。啊，抱歉，我忘記了請妳抽烟。現在是妳抽烟的時候了，妳應該抽這一整盒。』他用打火機點燃了一枝烟。這個打火機是朗森牌的，和香烟盒一樣，用青銅製成。

我的手接觸到他的手，我覺得我身體微微地震動了一下。我突然發現我在顫抖了。

我連忙拿起盤子和餐具，開始洗滌。我說：『我並不該獲得任何東西，你來到這兒，眞是太巧了。這是一種眞正的奇蹟。』我的聲音窒息了。我覺得愚笨的眼淚要流出來。我用手背去擦眼睛，免得它往下落。這種情形，他必定已經看見了。不過，他假裝不曾發現。

他沒有提及我流淚的事，而是愉快地說：『是的，這是意外的幸運。至少，我希望如此。不過，不要樂觀得太早了。這個原因想必妳是知道的，我們必須坐在這兒，等這兩個歹徒出去，等他們移動——去睡，或者去別的地方。今天晚上，我怎麼會到這兒來？妳願意聽嗎？在一兩天之內，這件事，就會全部在報上出現了。在這個故事裏面，祗有我一個人不會述及。所以，妳必須答應忘記我這方面的事情。事實上，這一切都是無謂的事。這都是規定。不過，我必定在規定之下工作。好不好？這個故事可能除去妳心中的煩惱，妳似乎感到非常的煩惱。』

我愉快地說：『好的。請你告訴我。我答應替你保守祕密，忘記你這方面的事情。我可以發誓的。』

第十一章　燈前故事

我振作精神，靠在他旁邊水槽的蓋板上。這樣，他就可以靜靜地說話。同時，我也可以接近他。

他再拿烟給我，我沒有接受。他自己點燃了一枝，對着鏡子凝視了良久，觀察那兩個歹徒。我也望過去，那兩個人正在向這邊凝視，他們懷有一種守勢的、冷酷的敵意，這種敵意，像毒氣一樣，正在橫過房間滲透過來。

我並不怎麼喜歡他們的冷酷和監視。它是如此的有力和深沉，好像優勢在他們那邊，他們一直擁有着這個世界似的。不過，這位詹姆斯•龐德似乎並不煩惱。他只像是一個下棋的人，正在估量他們，在他那使我煩惱的眼睛裏，確實有一種力量，一種權威的樣子。

他並沒有看見這些人行動。他不可能知道他們能做什麼，他們如何可能在任何時候接連開他們的槍，在一種耍把戲的餘興之中，把我們的頭顱射擊得像椰子一樣的掉下來，然後，用石塊綁在我們身上，把我們的屍體丟進夢幻潭，沉入潭底。不過，這時，詹姆斯•龐德開始談話了。我忘記了我的噩夢，只是瞧着他的臉，傾聽着。

他說：『在英國，當一個男人，或者偶然一個女人，從另外一邊，從俄國那邊，帶着重要的資料走來的時候，是有一定的慣例的。現在，就以柏林爲例來說吧。那是最尋常的來去途徑。最初，他們必須被送到情報機構，受到特別懷疑的待遇。那是努力當心雙重的間諜——他假裝到這裏來，而在安全問題方面一通過之後，就開始在暗中偵探我們，把他們獲得的資料送回給俄國人。

『還有三重的間諜——他們做了雙重的間諜所做的工作，不過，改變了主意，而在我們的控制之下，把假的資料送回給俄國人。妳聽懂了我的話嗎？

『這沒有什麼，事實上，不過是一種複雜的遊戲。但是，國際政治，外交——一切在國家之間進行的國家主義和權力集合體的裝飾也都是如此。沒有誰能够停止這種遊戲。這種遊戲好像是打獵的本能。』

『是的，我懂得，這一切，對於我同時代的人，似乎都是愚笨的。眞的，像玩「Ahague」這種古老的遊戲一樣。我們需要更多的傑克．肯尼廸斯，都是這一切年老的人當政。他們應該把世界交給比較年青的人——在他們的潛意識裏，並沒有攙入戰爭的意念。這似乎是唯一的解決辦法。像打小孩子一樣。這必定是同樣的事情，這一切全都是過時的了——因爲它們都是石器時代的事。』

他微笑着。『事實上，我同意妳的說法。不過，不要把妳的意思過於引伸，否則，我就會發現我自己幹不成一件工作了。不過，無論如何，這個來去的人一經通過柏林的濾過器，他隨即乘飛機到英國去，買賣就做成了——你把所知道的俄國飛彈的地點都告訴我，我們將以下列的條件來和你交換：我們給你一個新的姓名，一本英國的護照，一個藏匿的所在——這個地方，俄國人永遠找不到你。當然，他們所最害怕的，是俄國人追及他們，把他們殺死。所以，這個藏匿所在，是最重要的。

『如果他們做成了這種交易，他們就在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或非洲等地作一選擇。所以，在他們把他們所知道的情報全都說出來了之後，他們就從英國乘飛機到他們所選擇的地方去。在他們的目的地，會受到由當地警察局所組成的接待委員會接待，然後，逐漸使他們從事一項工作，進入一個社會，就好像他們是一些合法的移民一樣。這種工作幾乎全都做得很順利而成功。最初，他們患着懷鄉病，不大安定，不過，

一些接待委員會的人，總是在他們附近，以給予他們所需要的任何幫助的。』

詹姆斯．龐德點燃了另外一枝香烟，『我並沒有告訴妳俄國人所不知道的任何事情。這種交易方面唯一的秘密，是這些人的地址。有一個人，姑且稱爲波利吧，他已經定居在加拿大的多朗多。他是一種競爭的目的物，因爲在俄境克朗斯達得的海軍方面，他是相當高級的造船技師，在他們的核子潛艇隊裏，地位很高。他逃到芬蘭，然後，到了瑞典首都斯得哥爾摩。我們找到了他，讓他乘飛機到倫敦。對於他的變節者，俄國人時常不公佈——祇是咒罵一番，他們逃走了就算了，並不到他的目的地去追查。如果逃亡者地位重要，他們就拘捕他們的親屬，送往西伯利亞，以恐嚇其他意志動搖的人。不過，對於波利，情形不同。他們對他們的海外特務，發出了通令，要把他幹掉。有一個叫做SPECTRE的情報組織，聽到了這種風聲。』

這時，詹姆斯．龐德對在房間那邊的兩個人，注視了一會兒，他們並沒有移動。他們只是坐在那兒，注視着，等待着，爲什麼？詹姆斯．龐德轉身向着我，『我講這個冗長的故事，妳不感到厭煩嗎？』

『啊，不，當然不。這種故事是驚心動魄的，關於這個情報組織的人，我有沒有在某個地方看過？在報上嗎？』

『我料想妳會經看過。不到一年以前，有過偷竊原子彈的事。那叫做「霹靂彈」行動，記得嗎？』他的眼睛向着遙遠的地方。『事情發生在巴哈馬羣島。』

『啊，是的，我當然記得。所有的報紙上都刊載了，我幾乎不能置信。那像是一本驚險小說裏的情節。爲什麼？難道你參與了這件事情？』

詹姆斯．龐德微笑着。『在支線上。不過，問題是我們沒有肅清這個情報組織。它是一種獨立的間諜網

，SPECTRE這幾個字母代表它的全名：「反間諜、恐怖、報復、勒索、別動隊」，這是他們對他們自己的稱呼。呃，他們已經再度在從事活動了。有如我所說的，他們偶然聽到了俄國人想把投奔西方的波利殺死，並且，他們發現了波利在什麼地方。不要問我他們如何知道這些事情。這些人的消息是非常靈通的。於是，他們去和俄國派駐巴黎的特務頭目打交道，說他們可以去做這項工作，代價爲英鎊十萬鎊。

『大概莫斯科方面同意了這件事，因爲，其次發生的事情，是渥太華方面加拿大有名的騎警隊提醒了我們。在這件事情方面，他們有一個特殊的支隊，和我們非常密切地工作。他們報告：在多朗多，有一個以前的蓋世太保，名叫荷斯・鄔爾曼，他和當地的幫匪們有接觸，我們知道什麼和他有關的事情嗎？似乎他希望把某個沒有登記的外國人殺死，做這件工作的報酬爲美金五萬元。

『呃，各種有關的資料湊合起來，在我們這方面某個聰明的傢伙，認爲其中必有蹊蹺，這可能是俄國人企圖殺死波利。所以，』——詹姆斯・龐德的嘴唇向下翻着——『我被派來調查這件事。』

他對我微笑着：『妳不願意去把電視機打開嗎？』

『呃，我不看電視，喜歡聽你講故事，請你繼續講。』

『呃，妳是加拿大人，知道他們在多朗多有很多麻煩。無論如何，它是個暴亂的市鎮，現在，幫匪戰爭，已經大規模地爆發了，妳可能在報上看到：騎警隊已經向英國那麼遠的地方，找了兩個刑警隊的兩個高級偵探來幫忙。這兩個英國刑警隊的人把一個機警的青年加拿大人，安置在「技術幫」——這是多朗多最兇狠的幫匪，比芝加哥和底特律兩地歹徒聯合的力量還要大，這個青年察覺到鄔爾曼，和他聯絡技術幫的情況。

『然後，我和騎警隊的朋友一同去工作。現在，長話短說：我們發現了波利是他們的目標，技術幫已經

在上星期四答應了的這項工作，這大概是在一星期以前。鄔爾曼已經躲起來了，我們聞不到他一點氣息。從我們和技術幫接觸的人員方面，我們只發現他已經同意率領暗殺小組，這個小組是由匪徒中的三個一流槍手組成的。

『對於波利所居住的公寓，這將是一次正面的攻擊。沒有什麼可笑的，他們只是準備用輕機關槍，經由前門打開他們的道路，把他打死，然後逃走。時間是在晚上，快要到午夜的時分。技術幫派了一個人在這幢公寓裏觀察波利的行動，看見波利下班回家，有沒有再出去。

『呃，除了保護波利之外，我主要的工作是抓住荷斯・鄔爾曼那個傢伙。因爲，到現在，我們已經確定了，他是反間諜、恐怖、報復、勒索、別動隊的一份子。同時，我的工作之一，不論出現的是什麼人，我都要去追蹤。

『當然，我們並不讓波利處於危險之中。不過，如果我們把他移往安全的地方，那在他的生命方面就沒有了什麼企圖，也沒有了鄔爾曼。所以，我作了一項有點不愉快的建議。』這時，詹姆斯・龐德獰笑了一下，再繼續說下去。

『這所謂不愉快，是對我而講。我在他的照片上，已經注意到：波利和我的外表，非常相像——在年齡、高度、膚色和愛刮鬍子的情況方面，都非常相像。於是，有一天，我在一輛警察局的秘密巡邏車裏觀察他，看他如何步行，穿了什麼衣服，然後，我建議，在這一天，當謀殺工作進行之前，我們把波利藏起來，而由我去代替他，去走最後的一段路，回到他所居住的公寓裏去。』

我聽了很焦急，情不自禁地說：『啊，不過，你不該去冒這種險的。他們可能改變計劃。他們可能決定

：當你在街上前進時，就那樣實行槍擊，或者使用一顆定時炸彈，或者用其他手段，其他的東西！』

他聳聳肩。『這一切，我們全都想到了。這是一種預料中的危險。政府付薪水給我，就是要我來冒這種危險的。』他微笑着。『無論如何，我參與了這件事，我也樂於這麼做，加拿大的騎警隊已經接管了波利對面的公寓。我知道在我這方面不會有什麼問題，有些獵人打獵時用繩子綁住一頭羊做餌，好讓他來射擊吃羊的野獸。我就是扮演這種羊的。到時候，我會停留在房間外面，躲在這幢建築內的某個地方，直到事情過去了爲止。

『不過，我有一項預感：一頭羊必須是一頭眞正的羊，否則，就騙不到兇手。我的想法是對的，因爲，在十一點鐘，電話鈴響了，一個男子的聲音說：「你是波利先生嗎？」接着說出了假托的姓名。我用外國人說英語的腔調說：「是的，你是誰？」那個人說：「謝謝你。我們是印電話號碼簿的地方。現在查對一下你們這一區的訂戶。晚安。」我也說了晚安。幸而我把這個角色扮演到底，在他的房間裏接了這個假托的電話。它是打來確定波利在家的。

『在最後的一小時，眞是令人神經緊張。這兒將要進行一場槍戰，可能有若干人死亡，沒有誰喜歡這種事情的未來的景況。我有兩支槍，它們都是厲害的傢伙，眞的會使人却步的。在十一點五十分，我採取了警戒的位置，站在門的右邊，在一個磚牆的角上。在這兒，是爲了準備對付萬一鄔爾曼或者某個匪徒衝過了警察的火網，向房子裏攻擊的。那些亡命之徒，很可能會這樣做。

『老實對妳說：當時間逝去時，我在想像着兇手的車子由街道上開過來，兇手們魚貫地下車，輕輕地走上樓，我希望我曾經接受騎警隊的建議：他們派一個人來和我一同「守夜」——他們這麼說——可是，我們

兩個人勢必要作五小時的密談，在那種情形之下，我們要談些什麼呢？我不知道。並且，我總是喜歡獨自一個人進行工作的。這正是合乎我的胃口的方式，我一個人獨處在那兒。

『呃，時光一分一秒的過去，預定的時間越來越接近了。然後，在十二點差五分時，我聽到樓梯上有一陣橡皮底鞋子奔跑的聲音，接着，事情就發生了。』

詹姆斯•龐德停住了一下。他用一隻手擦着他的臉。他這種姿勢，不是清理一下他頭腦，就是試圖從記憶中刪除一些什麼東西。然後，他再點燃一枝香烟，抽了幾口，噴噴烟，繼續講下去。

『我聽見騎警隊負責指揮這個小組的巡官大叫：「我們是警察，站住！」然後，槍聲響了。有單發的，有連發的。』——他微笑着——『抱歉，輕機關槍，有一個人在尖叫。然後，那位巡官大叫：「射擊那個人！」接着，在我身邊這扇門上的鎖爆脫了，一個人衝了進來。他手上拿了一支正在冒烟的機關槍，緊緊地靠在臀部——這是使用這種槍的方式。在臥室裏，他左顧右盼着，以找尋波利。

『我知道，這個人就是鄔爾曼，那個從前幹德國的蓋世太保。在我所從事的行業方面，一個人必須嗅得出一個德國人的氣味，這時，對一個俄國人也是如此。我移動身體，向着他，對着他的槍射擊，使它爆離他的掌握。

『不過，這個人的動作非常迅速，他連忙跳到那扇已經打開的門背後去了。這扇門是用薄板子做的，我沒有機會再瞄準他開第二槍。於是，我對着那扇門作一種之字形的射擊，這個之字，間架比較大。在我這樣射擊時，我蹲了下來，以減少被射擊的目標。那個人必定也採取了和我相同的姿勢。因爲，當我蹲下來的時候，他開槍射擊，幾乎分開了我的頭髮。不過，我有兩顆子彈打中了他——後來發現，一顆在左邊的肩膀上

，一顆在右邊的臀部上——他在門背後倒下來，靜靜地躺着。』

他抽了幾口烟，繼續說：『門外的戰鬪，已經消失了，警察在樓下追擊匪徒。不過，一個受傷的警察突然出現在我這個房間的門口，赤手空拳地來幫助我。他說：「老兄，要人幫忙嗎？」這時，鄔爾曼在門背後對着聲音射擊——結果，他打死了這個人。不過，這種動作使我知道鄔爾曼的槍的高度。幾乎在他開槍時我就射擊了。然後，我跑到房子中間，再對他開了幾槍——這是爲防萬一。

『不過，這幾槍是多餘的。他已經被我打中了要害，然而，沒有死，仍舊活着。等其餘的警察們回到樓上來的時候，我們把他抬上一輛救護車，送到醫院裏，以便在那兒和他談話。可是，他並沒有談什麼——一個從前納粹的蓋世太保兼現在反情報、恐怖、報復與勒索、別動隊隊員，是個優秀的情報員——第二天早晨，他死了。』

詹姆斯•龐德對着我的兩眼望着，可是，他自己似乎並沒有看見我。他說：『我們這邊損失了兩個人，還有一個受了傷。他們損失了這個德國人和他們自己的一個人，另外兩個受了重傷，不會苟延殘喘多久。不過，戰場是一種狼藉的景象，呃，』——他臉上突然顯出皺縮和疲乏的樣子——『這種事情我已經看够了。在驗屍的工作完畢之後，我希望離開加拿大，回到英國去。

『可是，我所服務的機關，希望我到華府去把全部案情作一報告，以便獲得他們的幫助，來掃蕩技術幫在美國這邊的勢力。加拿大的騎警隊也支持這項計劃。這時，技術幫已經受到了重大的打擊。騎警隊的特別支隊認爲趁他們仍舊不穩定的時候就去追擊他們，是一種良好的主意。

『我說很好，不過，我喜歡駕汽車去，而不願意乘飛機或火車衝到華盛頓。我的要求爲上峯所接受了。

不過，限定我在三天之內必須到達。於是，我租了這輛汽車，在今天黎明時動身，由加拿大駛來美國了。

『我的車子開得很快，一路上走得非常順利。然後，這場暴風雨開始了。我想：這場暴風雨是妳的尾巴。在大雨滂沱之中，我仍舊向前疾駛，希望趕到喬治湖。我的意思是說在那兒過夜。不過，它似乎是一個極其討厭的地方，因此，當我看見路邊上的一塊廣告牌，表示這兒有一家汽車旅館的時候，我就抓住這個機會了。』

這時，他對我微笑着，又顯出十分愉快的樣子。

『也許，有些東西告訴我，妳已經走到了路的盡頭，正處於危急之中。這時，在離這兒一哩遠的地方，我的車子有個輪胎爆破了，於是，我來到了這兒。』

現在，他再度微笑了。他把手伸出來，放在我擱在櫃檯上的手上。他說：『這樣解決事情的方式，眞是有趣！』

『不過，你一口氣駕車走這麼遠的路，天定很累了。』

『還好，我在這方面已經有所彌補。現在，勞妳駕，請妳再給我一杯咖啡。』

於是，我把剩下的咖啡拿出來，放到咖啡壺裏去煑。我在這邊忙着，他則把他的箱子打開，取出一個小瓶子。這個瓶子裝了白色的丸子，他倒出了兩顆。當我把咖啡送給他的時候，他把這兩顆丸子吞下去了。

『這種東西叫做本夕靈。它們會使我在今天晚上一直淸醒。明天我可以補覺的。』他的眼睛望着鏡子。

『喂，他們過來了。』他對我作了一個鼓勵的微笑。『現在，不必躭心。去睡一會。我在附近照料，不會有麻煩的。

收音機裏的音樂停止了。廣播電臺的鐘敲了十二響。

第十二章　睡覺——或者死亡！

他們兩個人分兩途走，神槍手向後門，走到門外去了。那個瘦子則向着我們慢慢地移動。他走到櫃檯邊上，斜倚在那兒。他說：『呃，你們兩個散夥吧，現在已經是三更半夜了。我們要把電燈關掉，我的朋友到儲藏室拿備用的煤油燈去了，這不是浪費燃料，是孫圭尼先生的命令。』

他的話是和善的、合理的，由於龐德這個人，難道不管他們的計劃如何，都要予以放棄嗎？我頗爲懷疑。剛纔聽詹姆斯•龐德講故事所驅走的思想，又湧上了我的心頭。他們兩人分別睡在我左右兩邊的房間裏，我行將不得不和他們睡覺，我必須使我自己的房間難以進入。可是，他們必定有萬能鑰的。我必須使龐德這個人來幫助我。

詹姆斯•龐德接連地打哈欠。『呃，我自然樂於獲得一些睡眠。今天已經走了很遠的路。明天還有更長的途程去走。妳也必須去睡，把煩惱丢開吧。』

『先生，你還要說話？』這個瘦子的目光已經變銳利了。

『你擔負了一種責任很重的工作。』龐德說。

『你說的是什麼工作？』這個瘦子反問。

『啊，做一個保險財產鑑定員，在一種像這樣有價值的財產方面工作。我敢說：必定要值美金五十萬元，順便借問一聲：你們兩位誰是有保證的？』

『呃，沒有，我們都沒有。孫圭尼先生不愛這一套，他不需要爲他工作的任何人獲得保證。』

『那對於在他手下工作的人，是一大可喜的事。必須優秀的工作人員。對他們非常相信。我還要借問一聲：這家保險公司叫什麼名字？』

『「墨楚住宅清吉保險公司」，』這個瘦子仍舊斜倚在櫃檯上，顯出輕鬆的樣子。不過，他那灰色的眼睛，現在是緊張的。『爲什麼？先生，這對你有什麼意義？希望你停止這種雙關語，說你心中所想說的話吧。』

龐德漫不經心地說：『米琪兒小姐剛纔告訴我：這家汽車旅館的營業狀況不大好。我推斷這個地方不會被那些高級的汽車旅館協會接受爲會員，沒有那種關係，是難以有多少生意的。現在，這種困難使得店主東派你們來清點餐具和家具，關掉電燈，和其他瑣細的工作。』詹姆斯•龐德顯出同情的樣子。『我剛剛想到：這種生意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如果是這樣，那就太不好了，這兒的陳設相當不錯，地點也頗爲適中。』

在此以前，在這個瘦子的眼睛裏，我曾經看見過一種紅色的斑點，非常可怕。現在，又出現了。他輕聲地說：『先生，閉着你的嘴吧，不要嚕囌。我再不能忍受英國人開玩笑了，你懂嗎？你認爲這是不合法的嗎？也許你覺得我們建立了一個不良的所在，是不是？』

『現在，你不要使你自己生氣吧。何勞茲先生，無需哭泣悲歌。』詹姆斯•龐德咧嘴微笑着，『你瞧，我也懂你使用的術語的。』他的微笑突然消失了，『我也知道這種術語是從那兒來的。呃，你懂我的話嗎？』

我猜想：他認爲這種術語是黨匪、囚犯們的語言。這個瘦子自然也會這樣想。現在，他顯出吃驚的樣子

，不過，這時他已經抑制了他的怒火，並沒有發脾氣，只是說：『好的，聰明的傢伙。我心裏有數了。你們做偵探的人全都是一樣——鷄蛋裏找骨頭，在那些並不骯髒的地方尋覓污穢。呃，那個傢伙到那裏去了？怎麼這樣久還沒有回來？來，你們跟我來，讓我們出去看看。』

當我們魚貫從後門口走出來的時候，電燈熄滅了，詹姆斯•龐德和我停住了腳步。可是，這個瘦子繼續沿着那條路向前走，好像他在黑暗中可以看見東西一樣。

神槍手拿了兩盞煤油燈，從接待室外面的轉角處出現了。他遞了一盞給詹姆斯•龐德，另外一盞給我，他那沒有毫毛的臉，在燈光中是黃的。這時，他臉上現出了一個微笑。他說：『嗨，祝你們晚安，做愉快的夢！』

詹姆斯•龐德跟着我，到我房間門口，走到裏面。他把門關起來，說：『現在，我料想我知道了他們要攪什麼花樣。不過，此刻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看看妳是否能夠適當的關閉門戶，過這個晚上。呃，我們來勘查一下。』

他在房間裏巡視了一遍，檢查着窗戶的閂子，審視着門上的鉸鍊，估量着氣窗的大小。他似乎是滿意的。他說：『祗有門不大安全。妳說他們已經把鑰匙拿去了，我們可以用楔子來使門牢固，當我離去的時候，妳只要把桌子拖過去抵在門上，當作一種額外的障礙好了。』

然後，他走到浴室裏，拿着一些衞生紙，將它們弄濕，以成爲適當的楔子。他把幾個楔子放在門下面，轉動把手，用力拉門，這些楔子抵住了門，拉不動，不過，如果撞門，則會把它們搖鬆。他把這些楔子拾起來，遞給我。接着，『他把手伸到褲腰帶上，取出一支粗短的左輪，問我：『妳從前曾經使用過這種東西

嗎？』

我說：在我年紀還小的時候，我曾經用一支口徑零點二二的長銃靶槍，射擊兎子。這種東西可沒玩過。

『呃，這是警察習用的東西，非常厲害的。記着：低低地瞄準。像這樣把妳的手臂伸直。』他對我做了一個姿勢，『努力緊握扳機，不要抓着它。不過，實際上沒有什麼關係，我會聽見槍響的。我聽見了馬上就會跑過來。呃，記住，妳已經獲得了充分的保護。窗戶的材料都非常堅硬的，在狹長的玻璃之間，他們無法鑽進來，要不然，就會把他們的身體割破。』

這時，他微笑着，繼續說下去。『要信託這些汽車旅館的設計人。他們知道歹徒們會怎樣來闖門，有預防的設備的。這兩個傢伙將不會在黑暗中隔着門對妳開槍。不過，爲了防備萬一，離開妳的床舖所在地，用一些墊子和被毯在那個最遠角落裏，打一個地舖。把這支手槍放在妳枕頭底下。將桌子拖到門口，抵住門，使電視機恰恰穩定在桌子的邊沿上。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有人推門，電視機就會落下地來。這勢必會把妳驚醒，然後，妳只要對着門開一槍——以把手爲目標，那個人將會站在那兒——傾聽着叫喊聲。那時，我就會出來對付他們的。聽清楚了嗎？』

我說我聽清楚了，儘量以愉快聲調說出來。我心中希望他留在我這個房間裏，可是，我又沒有這種勇氣對他說。同時，無論如何，他似乎有他自己的計劃。

他走到我身邊，輕輕地吻着我的嘴唇。我非常吃驚，驚奇得只是站着不動。他愉快地說：『薇雯，抱歉。不過，妳是個美麗的女子。穿着這種工裝褲子，妳是我所看見過的最美麗的修理汽車技師。呃，不必麻煩，安心睡一會兒，我會在別的地方對妳保持注意的。』

我把手伸過去，抱着他的脖子，回吻着他——使勁地在他嘴唇上吻了一下。我說：『在我的生命史上，你是我所遇見的最奇異的男子。謝謝你到這兒來。不過，詹姆斯，務必請你當心！我所看見的他們的表現，你沒有看到。他們是十分兇狠的。希望你不會受到傷害。』

他再度吻着我，不過，祗是輕輕地吻了一下。我放了手，他說：『不必擔心，以前我曾經見過這種情況的。現在，妳要一一照着我的話去做，然後睡覺。薇雯，晚安。』

然後，他離開了我的房間。

我望着關閉的門，站了一會兒。然後，我走到浴室裏去刷牙，準備睡覺。我對着鏡子顧影自憐了一會兒。我的樣子難看極了——洗了臉，沒有化妝品，眼睛下面有深圈。這是多麼艱困的一天！現在好了！我決不能失去他！我決不能讓他走！可是，我心中知道：我不得不失去他，他將要獨自前進，我也將一個人繼續向前。沒有女人曾經掌握住這個男人，從來沒有過，他是個孤獨的人，他這個人要單獨行動，不把心事對別人說的，他會憎恨環境的。我嘆了一口氣，好吧，我會那樣做的，我會讓他去。當他去的時候，我不會哭的，就是在他去了以後，我也不會，我不是一個有毅力的女子嗎？

愚笨的白癡！愚笨、昏庸的呆頭鵝！像在一本婦女雜誌中的一個女郎一樣徘徊，這是個好時光！我憤怒地搖搖頭，走進臥室，進行我所必須做的事。

這時仍舊在刮大風，在我後窗外面的松林，猛烈地互撞着。月亮從雲層中漏下來，照射着放在房間每一端兩個高高的方形玻璃瓶上。同時，也光明地射過薄薄的紅色帷幔。當月亮走到雲後面去的時候，那種攝影師燈般的紅光變黑了，祗有煤油燈射出那黃色的光池。沒有電燈的亮光，這個長方形房間裏有一種小小的電

影拍片場般的感覺。四個角落是黑暗的，這個房間似乎在等待着一個導演把人們由陰影中叫出來，告訴他們怎樣表演。

我努力鼓起勇氣，抑制膽怯的心情。我把耳朵靠在和左右兩邊房間相連的牆壁上去聽，可是，沒有聽見什麼聲音橫過那兩個車棚的空間。在我把障礙物安置妥當以前，我曾經輕輕地打開門，走到外面去左顧右盼了一下。在八號和十號以及左邊較遠處詹姆斯•龐德所住的四十號這三個房間，都有微弱的燈光。每一種東西都是和平的，每一種東西都是安靜的。

現在，我站在這個房子的中間，向四面作最後一次觀察。他告訴我要做的事情，每一件我都實行了。我想起我想要說的祈禱詞，於是，我跪在那兒，然後又跪在地毯上，把它們唸出來。我表示感謝，同時也提出要求。

然後，我吞了兩片阿司匹靈，轉小燈光，對着玻璃燈罩把它吹熄，走到我在牆角裏打的地舖上，我把我的工裝褲子前面的拉鍊解開，接着又解鬆了鞋帶，不過，我並沒有脫掉鞋子。於是，我蜷臥在床上，用毯子蓋着。

我從來沒有吃過阿司匹靈或其他任何丸藥，在我的行囊中，我曾經放了一個小小的急救箱；我把盛阿司匹靈的瓶子取出來，看了一下說明，方纔把這兩片藥吞下去。無論如何，我感到非常疲乏。這兩片藥的藥力，對於我和嗎啡一樣强，不久就使我進入一種假寐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中，沒有危險，祗有那黑黑的、興奮的面貌和新發現的知識。這種知識，祗存在這種人身上的。

甚至比那更傷感的，我想起了他那拿着打火機的手第一次的接觸，仔細地想着那每一個不同的吻。然後

，不過，祇有在隱約地回憶到手槍，並且把手伸到枕頭下面確定了它在那兒之後，我方纔愉快地入睡了。

我所知道的其次一件事，是我猛然醒過來了。我躺了一會兒，以回憶我在什麼地方。這時風已經停了，室內室外都是非常安靜的。我發現我仰起來躺着。我就是因爲這樣翻身驚醒的；我躺了一會兒，向對面牆上那個照紅的四方玻璃瓶望着。月亮再度出現了，這時是多麼的安靜啊！在幾小時的暴風雨之後，這種靜寂是令人溫暖和陶醉的。我開始感到想睡覺了。於是，我翻轉身，把身體側睡着，使我背着墻，面向着房間。然後，我閉上了眼睛。

不過，當睡眠再度向我伸手的時候，我心中想到了一些事情。我的眼睛，在我閉上以前，曾經注意到；我房間裏有樣東西和平常不同。於是，我又勉强地睜開了眼睛。接着，花了幾分鐘，方纔再度體認到我所看見的東西。原來，微弱的燈光，正從衣櫥門框之間射出來，照在對面的墻上，這是怎麼一回事？

啊，我是多麼笨！沒有把衣櫥的門關好，衣櫥內部那種自動電燈，沒有自行熄滅。於是，我勉强爬起來。多麼討厭！然後，在我祇在房間裏走了兩步之後，我突然想起來了。——這時衣櫥裏不會有燈光！電燈的總開關已經關掉了！

我站了一會兒，心中感到害怕，把手擧起來，靠在嘴唇上。然後，當我衝過去拿手槍的時候，衣櫥的門突然開了。神槍手蹲伏的影子像箭一樣的射出來。他一隻手拿着電筒，另外一隻手搖晃着一些東西，騎到我身上來了。

我想我發出了一聲尖叫，不過，它也許在喉嚨裏，沒有叫出來。接着，有些東西靠着我頭部的側面爆裂了。我覺得我自己跌在地下，然後，一切都黑暗了。

在我清醒之後，我最初的感覺，是異常的熱，同時，被人拖着在地上前進。然後，我感覺到火燒的氣味，看見了火焰，我努力尖叫。可是，我覺得我口裏並沒有發出什麼聲音，祇有一種動物的嗚咽聲。我開始用我的脚踢動，可是，有兩隻手牢牢地抓住我的脛骨。然後由於我本來非常疼痛的頭部又受到若干疼痛的碰撞，我突然發現我自己正在被人拖到潮濕的青草和樹枝裏。

突然，我的脚被放下來了，一個人跪在我身邊。他那有力的手蒙着我的嘴巴，在我的耳朵邊上有一個人的聲音——這是詹姆斯•龐德的聲音——輕輕地、急切地說：『不要做聲！靜靜地躺着！不會有問題的。是我。』

我把一隻手伸出去，摸着了他的肩膀。它是赤裸的。我按着它，叫他安心。在我嘴巴上的那隻手移開了。他輕聲地說：『在這兒等着！不要動！一會兒就回來。』接着，他悄悄地走了，一點聲音都沒有。

沒有一點聲音？隨便他發出怎樣高的聲音，都沒有關係。這時，在我後面，有一種巨大的怒吼聲，火焰湧起來，噼噼啪啪地響着。桔紅色的光，在松樹上閃爍着。我小心地用膝蓋跪着，痛苦地轉動我的頭部。一堵巨大的火焰牆，沿着右邊那一排房間，擴展過去。

老天爺！他從火海中把我救了出來！我摸我的身體，把手擧到頭髮上。我沒有被火燒着。祇是後腦上受了傷，那兒在跳動。我發現我可以站立，於是我站起來，努力思索着發生了什麼事？不過，在我受了打擊之後，什麼事情我都不記得了。那麼，他們必定在這兒放了火，詹姆斯及時去救我，讓我背靠着地，把我拖進了松林。

松林裏有一陣沙沙的聲音，接着，他就走到我身邊了。他並沒有穿襯衫或上裝。不過，在他那被太陽

黑的、正在出汗的胸膛上，橫繫着一種盔甲似的東西，在火中之中，閃爍發光。一支看來沉重的手槍，懸掛在他的左腋下，槍柄是向下的。他的眼睛裏有興奮和緊張的光芒，他那有烟霧條紋的臉和弄亂了的頭髮，使他看來像海盜，兇神惡煞，令人害怕。

他冷酷地微笑着。對着有火焰的方向點點頭，『那就是詭計。爲了保險費，把這個地方燒掉。他們正在使火焰到達接待室那邊的建築。沿着那條舖了水泥的路，噴灑引火物。我不得不袖手旁觀，如果我現在抓住了他們，我只是爲孫圭尼先生挽救了他的財產。如果我們做證人，他甚至連保險費的氣味都聞不到。並且，他將會捉將官裏去，鋃鐺入獄。所以，我們只要在這兒等一等，讓他這項財產燒得蕩然無存。那他偷鷄不着，反而蝕了一把米。』

這時，我突然想到了我珍貴的行囊。於是，我輕聲地說：『我們可以把我那輛摩托車救出來嗎？』

『它在安全的地方。妳可能祇損失了那套破爛的衣服——如果妳把它們留在浴室的話。當我去救妳的時候，我找到了那支槍。並且，我把妳的旅行袋丟出來了。我剛剛去救那輛摩托車，從外表看來，它是完好的。我已經把每一件東西隱藏在樹林裏。那些車棚將是最後波及的地方。那兒兩邊都是石牆。在每一個房間裏，他們都使用了鋁粉與氧化鐵等混合物做成的燃燒彈。這種東西比汽油好。它們的體積比較小，同時也不會有什麼痕跡留下來。保險公司的偵探勢必查不出這些東西。』

『可是，你可能被火燒到！』

他的微笑，使得他的牙齒在陰影中露出了白光。『我把上身的衣服脫下來，就是怕被火燒着。我到華府去，必須穿得像個樣子，如果衣服燒掉了，那我穿什麼？』

對於我，這似乎是沒有趣味的。『可是，你的襯衫怎樣了？』

這時，嘩啦一聲，有東西塌下來，一陣火星雨降落在旅客房間那條線上。龐德說：『我的襯衫在那兒。屋頂塌下來，落在它上面。』他停了一下，用手去揩他的臉。他臉上本來在出汗，很骯髒，這麼一來，就顯得更髒了。

他繼續表示：『我有一種感覺，就是像這樣的事情，行將發生。也許我應該在這方面作更多的準備。例如：我本來應該去換我汽車的輪子，如果我做了那種準備工作，那我們現在就可以動身了。我們會沿着旅客房間的末端尋覓路途，向着那輛汽車奔跑過去。我們可以駛往喬治湖或者格林瀑布，到警察局去報案。

『不過，我又想到：如果我把汽車修好了，那我們的朋友將有藉口叫我離去，不讓我在這兒過夜。那時，我當然會拒絕，或者說我必須帶妳一同離去。可是，我認爲那可能導致槍戰。除非我首先打槍，我要制伏這兩個歹徒是有困難的。如果我定錯了計劃，妳就會回到我們開始的所在，那將是不好的。妳在他們的計劃之中佔了一大部份。』

『我一直覺得他們將要利用我。不過，我不知道其故安在。我曉得：他們對待我的那種方式，表示我是不重要的，是預備犧牲的。他們希望利用我的什麼？』

『妳勢必成爲火首，說這場火是妳引起的。孫圭尼方面的證據，將是那兩個管理人——樊錫夫婦——當然，這件事和他們有密切的關係。』

——我想起了最後一天他們對我改變態度的方式；也想起了他們用輕蔑態度對待我的情況，好像我是垃圾，是一些他們行將要拋棄的東西。

『他們將會說：他們會告訴妳，把電燈關掉——由於這個地方已經關閉了，這是十分合理的——要點一盞煤油燈過這最後的一晚。煤油燈的燈台在火燒之後仍舊可以找得到。妳帶了這盞燈去睡，沒有吹熄，妳在睡夢之中把它打翻了，於是，這兒就燃燒起來，波及了全部的建築。起火的原因就是如此，這聽來是很自然的。

『這些建築大部份是木板，風兒很大，又助長了火勢，我的屍體出現是難以解釋的事。不過，問題還不止此，我房間裏的煤油燈台也會發現——或者，無論如何，會發現我的汽車、手錶、和行囊中的金屬。我不知道他們會怎樣說明我身邊的手槍，或在妳枕頭下的那支手槍。

『這可能使他們發生麻煩。警察會和加拿大方面查對這輛汽車。然後，又和英國方面查明槍支上的號碼。於是，我的身份就會查明白了。

『那麼，我另外一支槍怎麼會在妳枕頭下面呢？那可能使警察花腦筋去思索。呃，如果我們是某種情況的愛人，那為什麼我睡得離你那麼遠？也許我們都是非常規矩的。儘可能地睡在隔離最遠的地方。我堅持着：妳攜帶着我那支槍，以在晚上保護一個孤獨的女子。

『我不知道他們將會如何予以解釋。不過，我的猜測是這樣：由於我曾經告訴他們我是個警察，我們的朋友可能想到槍和其他辦刑事案件的金屬——這些東西在火中都不會毀滅，他們可能在這兒等候幾小時。然後，走到灰燼裏面去尋找這些會引起麻煩的東西。

『他們將會特別當心他們的搜尋和他們在灰燼中的脚印，這是沒有疑問的。因為，這些人是職業犯罪者，』他的嘴唇向下翻。『這是照他們的標準來說的。』

『可是，他們為什麼不把你殺死呢？』

『他們曾經下手，或者說，他們認為他們已經殺死了我。當我離開妳，走到我的房間裏去的時候，我斷定：如果有任何事情發生在妳身上，他們將會先把我幹掉。於是，我匆匆地在我床上裝置了一個假人。假裝得非常逼真。以前我曾經做過這種東西，懂得了訣竅。

『你不能祗是弄一些像一個人身體般的東西，放在床上。你還得用枕頭和毛巾以及毯子等配備起來。你也必須弄一些像頭髮般的東西放在枕頭上。我抓了一把松針來冒充頭髮，足以在枕頭上集成一團。然後把毯子拉上來，靠着它——非常美妙，看來真像一個人睡在床上。

『然後，我把襯衫脫下去，放在床邊的椅子背上——這是另外一種有用的道具。它顯示着一種意念：穿這件襯衫的人，現在睡在這張床上——我把煤油燈扭得很小，放在床邊上，以幫助他們射擊得更準確一點——如果他們開槍的話，這樣就容易打中目標了。

『我做了一些楔子，放在門底下。又搬了一把椅子靠着門，使椅子背抵在把手下面，以顯示在房間裏的人一種自然警戒的意識。然後，我揹着行李袋，在松林中等待。』

這時，詹姆斯•龐德發出了一種乖戾的笑聲。

『他們給了我一小時的時間，然後，他們悄悄地走來，以致我沒有聽見一點聲音。接着，門兒發出了被推得砰然打開的聲音和一連串迅速的槍聲——他們使用了一種消音器——然後，房間內部就被火藥的光照得通明了。

『我想我是非常聰明的，可是，結果發現我幾乎不夠聰明。我差不多花了五分鐘的時間，方纔從松林中

摸索到了妳的房間。這時，我並不擔心。我想：他們將會溜進妳的房間，如果我聽見了妳的槍聲，我就已經準備好在外面射擊了。

『可是，今天晚上的某個時間，可能是妳告訴我神槍手那次檢查房間之時，他曾經在牆上挖了一個洞，地點就在妳房間衣櫥的後面，只剩下最後一層泥灰，等待着尖刀來割破，他可能或者沒有把石塊鬆鬆地放回去，眞相如何？我不知道。無論怎樣，他不需要這麼做，因爲我們誰都不可能有機會走到八號的車棚中去，沒有理由去，如果妳獨處在這兒，他們會看見妳離開那兒。

『無論如何，我所知道的第一件事，是看見妳房間裏有火藥的光射出來。然後，我躲躲藏藏地橫過那些敞開的車棚背面，拚命向前跑。這時，我聽見他們在沿路走回來，把房間的門逐一打開，將燃燒彈丟進去。接着，又仔細地把門逐一關上，使它顯出整齊的樣子。』

在他說這許多話的時刻，詹姆斯•龐德不時瞥視着接待室的屋頂，因爲它高出於旅客房間方面的火焰之上，我們恰好可以看見。現在，他表示：『他們已經準備要走了。我必須在後面追趕他們，薇雯，妳覺得怎樣？有什麼不舒服嗎？妳的頭還痛嗎？』

我不耐地說：『呃，我沒有什麼不舒服。可是，詹姆斯，你必須去追趕他們嗎？讓他們逃走吧，他們有什麼要緊的？逃走了就算了，你去追趕，可能受傷的。』

他堅決地說：『達令，不。他們幾乎把我們兩個人都殺死了。現在，他們隨時都會回來，會發現妳的摩托車不見了。然後，我們將會失去奇襲的原動力。我不能讓他們把它帶走。他們都是殺人兇手。明天他們將會在另外一個地方殺死某個人。』他愉快地微笑着。以開玩笑的口吻繼續說：『此外，他們還燒毀了我的襯衫。』

『呃，那麼，你必須讓我來幫忙。』我把手向他伸過去。『你會當心的，是不是？如果沒有你。我就受不了。我再也不想一個人獨處了。』

他不理我伸出去的手。他幾乎冷淡地說：『現在，不要來拉我掛槍的手臂。聽話，乖一點，這是一些我必須做的事。這只是一種工作。現在，』——他把手槍交給我——『妳悄悄地走到通往三號房間車棚的松林裏，那兒處於黑暗之中，風把火向另一個方向吹過去了。

『妳可以在那兒觀察他人，而他人看不見妳。如果我需要幫助，我知道到那兒去找妳。所以，不要走開，如果我呼喚，就趕快跑過來，如果我發生不測，妳要沿着潭邊行動，儘速尋覓妳的道路。

『在這場大火之後，明天這兒必定有很多警察來，那時，妳可以悄悄地走回來，和其中之一發生接觸。他們會相信妳的話的。如果他們爭論，妳就打電話到華府的中央情報局去。妳將會看見充分的行動，只要說我是誰。在我的裝備上有一個號碼——一種識別的號碼，這個號碼爲「〇〇七」，不要忘記了。』

第十三章　槍聲大作

『我是。』『說我是誰……』

他爲什麼必須說這種話，把這種念頭注入上帝，注入命運之神，注入控制今天晚上的人的心中呢？一個人不應該發出悲觀的思想。它像聲波一樣地存在，進入我們大家都要游泳的意識川流之中。如果上帝、命運之神，恰巧在那個時間，用那種特殊的波長聽見了，那這種事情可能會發生的。一種死亡思想的暗示，可能

被誤解。它可能被閱覽爲一種要求！那就糟糕了！

所以，我也不能作這種想法。否則，我就會把我的重量增加到惡運的黑波上！多麼無聊！我曾經在卡爾•雷尼爾方面聽到過這種說法。他總是充滿了『宇宙連鎖反應』，『生命力的密碼』，和德國其他神祕的雙關語的。當他有時予以暗示的時候，這些說法我都曾經熱心地傾聽，好像他就是『中央動力』，或者他至少是這種動力的一部份——這種動力控制着這一切東西。

當然，詹姆斯•龐德曾經以一種漫不經心的方式，輕率地說這些話。他好像我在歐洲所聽見的那些滑雪的人一樣，在他們出發作彎路滑雪賽跑或者滑下山去以前，對他們的朋友說：『跌斷脖子和脚骨！』在出發以前，希望他們『跌斷你的脖子和脚骨』，是避免意外的意思，是在祈求和邪惡相反的事。而詹姆斯•龐德是『英國人』——他使用一句不祥的話來使我振作精神。

呃，我希望他不會遭遇不測。鳴槍射擊匪徒，是他的工作的一部份，是他的生命。但那不是我的一部份。我譴責他，因爲他並不是比較敏感的，並不是比較通人情的。

現在，他在什麼地方？在陰影中尋覓路途。用火焰的光輝作掩護，提高警覺來當心危險嗎？這時，他的敵人在做什麼？他們在埋伏着等待他嗎？會不會突然有一陣槍聲怒吼起來？然後，會不會聽見他們尖叫的聲音？

我照着詹姆斯的話，走向三號房間的車棚，擦過粗糙的石牆，在黑暗中摸索前進。我非常小心地、慢慢地走過最後的一段路，對着向火焰跳躍的那個角落和其他的旅客房間以及接待室建築的陰影環視了一遍。

我沒有看見一個人，也沒有看見什麼行動，只有風兒吹着火焰，使它繼續燃燒。現在，在旅客房後間面

一些隣近的松樹，已經受到了這場大火的影響，它們的松枝上，有火星冒出來，射入黑暗之中。如果不是下了這場暴風雨，那必定引起了一場森林大火，在那種情況之下，這個被擊昏的女子和她那盞殘破的煤油燈，眞的會在美國留下她的痕跡，大大的出名！由於風兒的幫助，那這場大火會燃燒多遠？十英里？二十英里？多少樹木，多少鳥兒，多少動物會因魁北克的這個死女子弄得活活地燒死？

另外一個旅客房間的屋頂塌下來了。一陣桔紅色的火星，同樣衆多而猛烈地噴了出來。現在，接待室建築那種好看而不值錢的木板屋頂，已經燒着了。它慢慢向裏面凹下去，然後，像一種烹調得不好的蛋糕一樣傾陷了，更多的火星噴洒出來，這些火星被風兒吹得飄浮了一會，逐漸地自行熄滅了。這一次較大的火焰噴出時，照見了兩輛停在馬路旁邊的汽車。一輛爲灰色的『雷鳥』，另一輛爲發光的黑色轎車。不過，這時，在火光之中，仍舊沒有那兩個歹徒的影子。詹姆斯•龐德也沒有出現。

我突然感覺到：我一直都忘却了時間，我對着我的手錶望了一下。這時是凌晨兩點鐘。那麼，從事情開始到現在，還只過五小時！可是，我覺得好像過了幾星期。我以前的生活似乎已經隔了好幾年了。甚至最後一個晚上，我坐在接待室思索那種生活的時間，也難以想起來了。每一件事情，都已經突然消除了。恐懼和疼痛與危險，已經接替了。這好像是在一艘破船、一架飛機、或一列失事的火車上，好像是在一次地震或者一次颱風之中。當這些事情在你面前發生時，情況必定和這是一樣的。災難的黑色翅膀遮蔽了天空，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你活過每一分鐘，挨過每一秒鐘，好像這就是你最後的時刻。除了此時此地之外，沒有其他的時間，沒有其他的地方。

然後，我看見了那兩個傢伙，他們正在草地上向着我走過來，每一個人手上都端了一個大盒子。這都是

電視機。他們必定是把它們偷出來拿去變賣，以爲他們找一些外快。他們並排地走着，一個瘦子，一個矮胖子，是一種鮮明的對照。旅客房間那邊的火焰，照在他們出汗的臉上。覆蓋着往接待室道路的拱廊，已經燒成了木炭。當他們走到這兒的時候，他們對着仍舊在燃燒的頂部望了一下，在確信它不會掉在他們身上之後，方纔快步跑過去。

詹姆斯•龐德在那裏？這是幹掉他們兩個人最好的時間，因爲他們兩隻手都拿了東西！

現在，他們離我只有二十碼左右了。幸而沒有繼續對着我這兒走，而是向右轉，朝着他們的汽車前進了。我連忙退縮到車棚的黑暗洞穴裏。

可是，詹姆斯•龐德在那兒？我應該跟在他們後面跑過去，獨自對他們射擊嗎？不要做傻事！如果我沒有打中——我必定會打不中的——那我就完蛋了。

呃，如果他們回頭來，他們會看見我嗎？在黑暗之中，我這白色的工裝褲子會顯露出來嗎？我向後退得更遠一點。現在，他們在橫過草地走出來，剛好顯露在這個車棚的方框之中。這時，接待室北面的牆，由於風勢的關係，並沒有火焰逼近，仍舊屹立未倒。他們走得離它只有幾碼遠，前面是個轉角的地方，他們在那兒轉彎過去就消失了。一個大好的射擊機會，也就隨着失去了！

然後，他們停住了腳步，靜然不動了，原來詹姆斯面對着他們，他的手槍穩定地瞄準着他們兩人身體之間，他說話了，他的聲音像一根鞭子抽在草地上：『好了！碰着你們了！轉身！誰先丟下電視機，我就要請誰吃衞生丸！』

他們緩緩地轉身，一直轉得面對着我躲藏的地方爲止。現在，詹姆斯•龐德在叫我：『薇雯，來，到我

這兒來，我現在需要助手。』

我從工裝褲的腰帶上把沉重的左輪拔出來，迅速地由草地上跑過去。當我跑得離這兩個歹徒大約十碼遠的時候，詹姆斯說：『薇雯，就停在那兒。我會告訴妳怎麼做。』

我停住了，那兩對邪惡的眼睛對我凝視着。那個瘦子的牙齒露出來，在驚愕與緊張之中，現出一種勉強的微笑；神槍手則在發出一連串的咒罵，他把電視機遮掩着他們的腹部，我用手槍對着這具電視機說：『閉住你的嘴巴，不許說話！否則，我就要開槍把你打死！』

神槍手嘲笑着：『妳說誰？砰砰的槍聲會嚇死妳。』

詹姆斯說：『不准做聲，否則，你那醜惡的腦袋就要開花，呃，薇雯，聽着：我們必須把這兩個傢伙的槍繳下來。現在，走到那個叫恐怖神的背後去，把妳的槍舉起來，對着他的背脊，用妳那隻空着的手到他兩邊腋下去摸。這不是一個良好的工作。不過，不得不這樣做。如果妳摸到有槍在那兒，告訴我，我會告訴妳下一步採取什麼行動的。我們要慢慢地做這件事。我會控制另外一個人的。如果恐怖神這個人移動就開槍打死他。』

我照着他的話實行，走到這個瘦子背後，把槍抵在他背上。然後，我把左手舉起來，去摸他右臂的腋下。一種難聞的氣味，從他身上發出來。我離他這麼近，這樣伸手去摸他，我突然感到要作嘔了。

我知道我的手在顫抖。必定是由於這種顫抖，使他抓住了機會。因爲，在一種迅速的行動之中，他突然丟下了電視機，像一條蛇一樣的旋轉身，用手掌把我手上的槍打掉了。隨即把我牢牢地抓住，靠在他身上。

詹姆斯•龐德的槍怒吼了。我感覺到一顆子彈的風颼颼而過。然後，我開始像一個魔鬼一樣的戰鬪，用

脚踢，用手抓，用口咬。不過，我似乎在和一尊石像作戰，他只是把我拉得更靠近他，我聽見他冷酷的聲音說：『英國人，好了。現在怎麼樣？你想要她自殺嗎？』

他的兩隻手本來都是在抓住我的。這時，我可以感覺到他已經放鬆了一隻。以便去拿槍。我再度開始掙扎。

詹姆斯•龐德厲聲地說：『薇雯，把兩脚分開！』

我機械地照着他的話做了。接着，他的槍再度怒吼。這個瘦子咒罵一聲，放開了我。不過，同時，我背後傳來了一種轟然破裂的聲音。我連忙旋轉身。這時，當他已經開火的時候，神槍手把電視機越過他的頭部，對着詹姆斯•龐德擲過去。這一下打到他臉上，使他失去了平衡。

當神槍手大叫『恐怖神，趕快跑開！』的時候，我連忙衝過去拿槍，平伏在草地上，笨拙地拿着槍對神槍手射擊。我並沒有打中。因爲，他已經在移動，像一個打足球的球員一樣，拚命地跑過草地，衝向旅客的房間，那個瘦子則努力跟在他後面。我再度開槍，這一次，槍跳高了，然後，他們已經跑出了火力的範圍，神槍手逃進了在右邊的第一號房間，看不見他的蹤跡了。

我站起來，跑向龐德，這時，他正跪在草地裏，用一隻手摸着頭，當我到達他身邊時，他把手拿開，對着它望了一下，詛罵着。我發現：剛剛在他頭髮線下面，有一條大傷口，我並沒有說什麼，只是跑到接待室最近的一個窗子邊上，用槍柄把它打破。一陣熱氣對着我衝出來，不過，並沒有火焰，就在這個窗子下面，幾乎在伸手可以摸到的地方，就是那張匪徒們使用過的桌子，桌子上有很多屋頂上掉下來的東西，正在冒烟，那個急救箱雜在裏面。

詹姆斯•龐德高聲說了幾句話。可是，我已經越過窗檻，爬到接待室裏面去了。室內火焰逼人，我屏息着，抓起急救箱，連忙轉身爬出來，烟燻得我眼睛刺痛。

我儘可能地把他額角上的這個傷口揩乾淨，把軟膏與紗布棉花和膠布取出來，幸而傷口不深。不過，這兒馬上就會出現烏青的瘀傷。他說：『薇雯，抱歉。那兩槍我打得亂七八糟，沒有打中那個傢伙。』

我也認爲他的確是如此。我說：『你爲什麼只射擊他們的下半身呢？他們手中拿着電視機，好像蹲着的鴨子。』

他簡略地說：『我的心腸不够狠，不忍遽下毒手。不過，至少，我應該能够打斷他的狗腿的。必定只打傷了皮毛。現在，他們仍舊在這場遊戲裏。』

我鄭重地說：『我覺得你也在這裏面，似乎是非常幸運的，神槍手爲什麼不殺死你？』

『妳的猜想是和我的看法一樣好的。看樣子，好像他們在一號房間已經建立了某種程度的根據地。或者，當他們在接待室行動的時候，他把武器和彈藥留在那兒。在離火焰那麼近的地方，他可能不願意把子彈帶在身邊，無論如何，現在是已經宣戰了。在我們這方面，我們要進行很多工作。其中主要的一件事，是注意他們那輛汽車。無論如何，他們會拚命地逃走的。不過，首先，他們要想辦法來殺死我們。現在，他們已經處於極端困難的境地，無疑地，他們必定要作困獸之鬬的。』

我把他的傷口包紮好了。詹姆斯•龐德一直在注意一號旅客房間。這時，他說：『最好去隱藏起來。他們在那兒可能安置了一些重武器，現在，可能已經把恐怖神脚上的傷口包紮好了。』接着，他站起來了。

這時，他突然用力拉着我的手臂說：『快點！』同時，我聽見右邊有玻璃器的叮噹聲和一陣震耳欲聾的

嘎嘎聲——我想這是機關槍的聲音，在我的脚跟下，很多子彈打進了接待室建築的邊上。

詹姆斯•龐德微笑着。『薇雯，又要抱歉了！今天晚上，我的反應似乎不大靈敏，我會有較佳的表現的。』他停住了一下。『呃，讓我們來思索一分鐘。』

這是很長的一分鐘，由於正在燃燒的接待室方面傳過來的熱氣，我正在出汗。現在，祇有北面的一堵牆和這一片我們掩護的牆，還是完好的，沒有被大火波及，其他的地方，則是一片火海，正在猛烈地燃燒。

不過，風兒仍舊把火向南吹，在我看來，這最後的一堵磚牆，似乎還可以屹立一個長時間。那些旅客的房間，大部份都燒得烈焰衝天，勢必非燒光不可，在開闊的那邊，火焰和火星則比較少一點。

這是一場大火。我覺得：在幾哩路以外，都可能看見這兒盛旺的火光，甚至遠至喬治湖和格林瀑布那些地方，都可以看得見的，然而，並沒有一個人到這兒來救火。由這場暴風雨所引起的災難，可能已經使公路巡邏警察和消防人員忙不過來了。至於他們可愛的森林，他們將會想到：沒有什麼火會在這潮濕的風景區裏擴展的。

詹姆斯•龐德說：『現在，我們要開始行動了。首先，我希望妳走到一個妳可以安身的地方，這個地方，必須妳可以幫助我，而我又不用擔心妳的安全。因爲，如果我瞭解這兩個傢伙的話，他們的注意力將會集中在妳身上，猜想我會做任何事情，甚至寧可讓妳受傷，而不讓他們逃走。』

『眞的會這樣嗎？』我問他。

『不要發傻了，自然會這樣。所以，妳要在這兒建築的掩護之下跑過馬路去，然後，再設法走回來，直到妳到達了他們的汽車對面爲止，要當心，不要被他們看見。然後，靜靜地留在那兒，在他們之中有一個或

者兩個人都上了汽車，在我沒有叫妳射擊之前，妳也不要開火，好不好？』

『可是，那時你將在什麼地方？』

『我們都要到達所謂內部的防線——如果我們把那兩輛汽車作爲目標的話。我會在離這不遠的地方，讓他們來向我射擊。他們希望把我們幹掉，然後再逃走，讓他們試一試，時間對他們是不利的。』他對着手錶望了一下，『現在已經快三點鐘了，這兒天亮還有多久？』

『大概還有兩小時。五點鐘左右天亮。可是，他們有兩個人，而你只有這一個！他們將會採取一種他們所謂的「鉗形攻勢」的。』

『兩隻螃蟹之一已經失去了一隻鉗子。無論如何，在一項主要計劃方面，這是我能盡的最大的努力。現在，在他們開始一些事情以前，妳要橫過馬路去，我要牽制他們的。』

他走到接待室建築的角上，沿着轉角的地方走，對着右手的旅客房間，迅速地開了兩槍。遠處傳來了玻璃碎裂的聲音，然後，機關槍的惡毒聲音又響起來了，子彈紛紛射到了墻上，和橫過馬路，打進樹林。詹姆斯•龐德退回來了，他微笑地鼓勵着我，說：『現在！』

我向右邊跑，橫過馬路，把接待室建築保持在我和末端的旅客房間之間，我在樹林裏摸索前進，這些松樹再度拉扯着我，抓擦着我。不過，我現在已經穿了鞋子，工裝褲子的質料又是很牢的。我沒有什麼困難，安穩地進入到松林裏。然後，我開始向左邊移動。

當我認爲我已經走得够遠的時候，我向着火焰的亮光爬過去。在一個合乎理想的地方，我停住了。這兒位於第一排樹木後面，那輛黑色的轎車停在路的那一邊，相距約二十碼，對那發閃光的戰場，看得很淸楚。

這時，天上仍舊有烏雲，月亮一會兒鑽到雲裏，一會兒又跑出來——把每一種東西都照一下，然後，又把亮光收起來，剩下了火花在閃動——這大部份是燒掉了一半的接待室那方面發出來的。

現在，月亮已經完全出來了，它照在一些東西上，我看得很清楚，幾乎使我驚叫起來。原來那個瘦子伏在地下，正在朝着接待室建築的北邊，慢慢地匍匐前進。他手中拿着槍，月光照在上面，閃閃有光。

詹姆斯·龐德仍舊站在我離開他的那個地方，同時，為了使他留在那兒，神槍手現在繼續不斷地以單發子彈射過來，每隔幾秒鐘打一發，對着牆角上射過去，那堵牆，就是那個瘦子正在慢慢爬過去的地方。

也許詹姆斯·龐德猜想到這種連續射擊的意義，他可能已經知道：這是表示要約束他，使他不能行動，因為他現在開始向左邊移動，走向那一半還在燃燒的建築，現在，他在奔跑了。他的身體低低地彎下去，向外橫過那變黃的草地，穿越洶湧的烟和火星，朝着左手那排旅客房間已經燒焦，火光搖曳的廢墟走過去。

我看見了他一下，他飛快地衝過了十五號房間附近的一個車棚，然後，他消失了，大概已經進入了樹林，再由背後向前走，抄到神槍手後面，以便克制他。

我注視着那個瘦子，他慢慢地接近牆角上，現在他已經到了那兒。單發子彈的射擊停止了。那個瘦子用左手拿着手槍，慢慢地沿着牆角伸出去，盲目地射擊了一彈夾子彈，這些子彈都打在前面的牆上，那是詹姆斯和我剛纔站立的地方。

當他沒有聽見子彈向他回射的時候，他把頭沿着那個角急速地轉動，脖子伸得長長的，好像一條蛇。然後，他站起來，用他的手作了一個橫掃的動作，顯示我們已經走開了。

現在，從一號房間那邊發出了兩聲急速的槍響，隨着聽見一聲令人心驚膽戰的慘叫，把我嚇了一大跳，

神槍手後退到草地上，用右手從臂部開槍，左手則懸垂着，不能活動。他繼續向後跑，痛得尖叫。不過，仍舊用輕機關槍作陣陣的射擊。然後，我看見一個車棚裏有一種行動的閃光，隨即傳來了自動手槍低沉的回應聲。不過，神槍手已經改變了目標，詹姆斯·龐德的手槍靜寂了。

然後，他們從另外一個地方再度開始互相射擊，在詹姆斯·龐德所射出的子彈之中，必須有一顆打中了這挺輕機關槍，因為神槍手突然把它丟下來，開始向着那輛黑色的轎車奔跑。那個瘦子蹲伏在那兒，隨即用兩枝槍發出長距離的射擊，以便掩護神槍手跑過去。

詹姆斯·龐德對輕機關槍的射擊，必定已經打中了機械裝置。因為它在繼續開火，像一種發火光的輪轉烟火，在草地裏轉動着，把子彈噴射到各處。

然後，那個瘦子爬進了汽車，坐在駕駛的座位上，我聽見了發動引擎的聲音，看見排氣管冒出了一陣烟。他隨即把旁邊的車門打開，神槍手上了車，汽車立即開動了，它向前跳動了一下，因而關上了車門。

時機迫促，稍縱即逝，我沒有等詹姆斯發出指示，就立刻跑到馬路上，舉起手槍，開始對着汽車後面射擊。我的槍法自然不好，不過也聽見了幾顆子彈射中金屬的聲音。然後，由於距離比較遠，我發出的子彈就聽不見反應，打不到他們這輛汽車了。我站在馬路上，眼望着這輛汽車向前疾駛，心想現在可被他們逃走了。

不過，然後傳來了詹姆斯的手槍繼續不斷地射擊聲，子彈從草坪的那邊打過去。這時，汽車的窗口裏則有火光向後面發出來。槍聲這樣繼續着。

然後，當那輛黑色的轎車似乎突然發了狂的時候，它裏面的槍聲方纔停止了。這輛汽車轉了一個大彎，

看來好像要橫過草地，對着詹姆斯一直開過去。

詹姆斯站在那兒，有一會，汽車前面的燈，照射在他的身上，使我看得很清楚。這時，他那赤裸的胸前，不住地流着汗。他以一種標準的決鬥者的姿勢，繼續開槍，好像對待着一隻進攻的野獸一樣。

我想他行將會被汽車撞倒的，於是，我連忙橫過草地，開始向着他跑過去。不過，這時，這輛汽車改變了方向，它的引擎怒吼着，筆直地駛向夢幻潭。

我停下，觀看着，心中覺得很奇怪，這兒的草地一直伸展到夢幻潭邊上。岸邊是個低低的懸崖，大約二十呎高。下面是一個可以釣魚的地方，草坪上有一些粗製的長凳和桌子，以供人們在這兒坐着野餐的。

那輛汽車向那邊衝過去，不論它是否會碰到一張長椅子，它那飛快的速度必定會使它衝下潭去。結果，它並沒有碰到任何椅子。當我異常興奮地把手高舉到我口邊上的時候，它已經衝下懸崖，發出了巨大的碰擊聲和金屬與玻璃的碎裂聲。然後，它頭向下，慢慢地下沉，水面上發出一陣陣的氣泡。最後，它停住了。這時，只剩下它的尾部，它的一部份頂和後面的窗子，對天空斜豎着。

當詹姆斯・龐德仍舊站在那兒，對潭中凝視的時候，我跑到他身邊，雙手環抱着他，『你平安嗎？沒有受傷嗎？』

他茫然地轉身向着我，用手摟着我的腰，把我摟得緊緊地，他含糊地說：『我很好，沒有受傷。』他向後面望着潭水。『我必定已經打中了開車的人——那個瘦子，由於他已經死了，他的屍體必定壓住了加速器。』他似乎是在自言自語。然後，微笑了一下。『呃，這自然收拾了這種情況。沒有什麼危險的狀態要來清除。在一擊之中，人死了，也埋葬了，我不能說抱歉的話，他們是兩個眞正的兇手。』他放鬆了我，把他的

手槍放進了槍套。他身上有火藥和汗的氣味，這種氣味並不難聞。我抬起頭來，吻着他。

我們回轉身，慢慢地橫過草地。現在，火祗是在間歇地燃燒，戰場幾乎是黑暗的，我看了一下手錶，這時是凌晨三點半鐘。我突然感到一切都已經完成了。

好像應答我的思想一樣，詹姆斯說：『提神的藥力已經除了，去睡一會兒如何？那兒還有四、五個房間是完好的。二號和三號房間的情況如何？它們是合意的所在嗎？』

我覺得自己臉紅了，我固執地說：『詹姆斯，我不介意你心中作何想法。不過，今天晚上我不預備離開你，隨你選擇二號或三號都可以，都是很好的房間，我可以打地舖，睡在地下。』

他笑起來了，把手伸過來，緊緊地抱着我。『如果妳睡在地下，我也要睡在地下的。不過，這似乎是浪費了一張很好的雙人床。讓我說三號房間吧。』他停住了說話，望着我，假裝表示禮貌的樣子，『或者妳要睡在二號？』

『不，三號將是天堂。』

第十四章　嬪婆

三號房間的空氣是不流通的，裏面是窒悶的。當詹姆斯・龐德去把我們的『行李』從樹林中取回來的時候，我把窗子上的玻璃門打開，折疊了雙人床上用的被褥。我本來應該感到忸怩不安的，可是，我並沒有，我只是在月光照射之下，愉快地爲他料理床舖。

然後，我去淋浴，奇異地發現自來水的壓力是正常的，雖然，在別的房間裏的自來水管，必然已經燒熔

了。幸而這些號碼小的房間，靠近自來水的總管，因而還有水可用。我把身上的衣服完全脫下來，好好地堆在一起。然後，走到浴室裏去淋浴，打開一塊卡梅牌香皂，（它的包裝紙上說：『用粉紅色的卡梅香皂來款待客人——它有一種和最名貴法國香水相似的香味……混合着最好的冷霜。』）開始把它塗在全身——我身上有傷痕，必需輕輕地塗。

由於蓮蓬頭上的水嘩啦嘩啦地響，我沒有聽見他走進浴室的聲音。可是，突然，另外有兩隻手在替我洗澡，還有一個赤裸的身體走過來靠着我，我聞到了汗和火藥的氣味，我回轉身，抬起頭來，對着他那扮怪相的臉微笑了。然後，我就在他的手臂中，我們嘴唇相遇了，我們這一個吻，似乎永遠不會結束的了。當我們這樣擁吻的時候，蓮蓬頭上的水，不斷的湧下來，使我們閉上了眼睛。

當我呼吸急迫，幾乎透不過氣來的時候，他把我從蓮蓬頭底下拉出來，我們再度輕吻着，吻得更緩慢。這時，他的兩隻手在我全身漫遊，陣陣的欲望，湧上心來，令人目眩，我簡直忍耐不住了。我說：『詹姆斯，請，詹姆斯，請不要這樣！否則，我會倒下地去。並且，要輕輕地，現在，你在傷害我。』

在月光之下的浴室裏，他的眼睛瞇成了兩條縫。現在，它們放鬆爲輕柔，終於笑起來了。『薇雯，抱歉，這不是我的錯，錯誤的是我的兩隻手，它們不願意離開妳。本來，它們應該來替我洗澡的。我身上很髒，妳不得不來替我洗，我的兩手不服從我。』我抬起頭來，對他發笑，把他拉到蓮蓬頭下面。我說：『那麽，好吧，我替你洗。不過，我的手脚不會輕的。我十二歲的時候，我曾替一隻小馬洗澡，那是我爲任何動物洗澡的最後一次！無論如何，我幾乎看不清你的那一部份是那一部份！』我拿起那塊香皂，『把你的臉低下來，我會設法不讓太多的肥皂水流到你眼睛裏去的。』

『如果妳把肥皂水弄到我眼睛裏去了，我就要——』我的兩隻手使他終止了說完這句話。然後，我開始擦他的臉和頭髮，再向下移到他手臂上和胸前。這時，他彎腰站着，兩隻手捉着蓮蓬頭的水管。

然後，我停住了，說：『其餘的部份必須你自己洗。』

『自然不，請妳適當地洗吧。妳不會知道世界會有什麽事發生，可能爆發一次世界大戰，而妳必須去做一個護士，妳可能要學習如何替一個男子洗澡。呃，怎麽樣？這是什麽香皂，我身上發出埃及豔后克莉奧芭娜的香氣了。』

『這種香皂非常好，它裏面含有名貴的法國香水的，包裝紙上有這種說明。現在你身上的氣味好聞了，這比你那種火藥氣味要好得多。』

他笑起來了。『呃，繼續洗下去吧，快一點。』

於是，我彎下腰，開始繼續向下洗。當然，在一分鐘之內，我們又再度在蓮蓬頭下擁抱着。靠在彼此的臂彎裏了。我們身上都有水和肥皂，是滑溜的。

他把蓮蓬頭龍頭關掉了，把我抱離了淋浴室，用一條浴巾開始緩慢地把我身上的水揩乾，我則傾着身體靠在他的一隻手臂裏，聽憑他的擺佈。

然後，我拿起毛巾，替他把身上的水揩乾。

此後，要再等待，那就是太愚笨了。他雙手摟着我，把我抱起來，走出洗澡間，進入臥室，將我放在雙人床上。當他在房間裏走來走去，關閉窗戶，拉下窗帘的時候，我用半閉的眼睛，觀看着他那蒼白的影子。

然後，他就躺在我旁邊了。

他的兩手和他的嘴唇，是運動得非常緩慢的，有電的。他的身體在我的抱持中，是巧妙地猛烈的。

事後，他告訴我：當緊要關頭來臨的時候，我尖叫了。我不知道我曾經尖叫。我只覺得一種極其甜蜜的深坑突然裂開了，我浸潤在裏在。我只知道我曾經用指尖捶到他的嘴唇，以確信他在和我談話。

然後，他瞌睡朦朧地對我講了一些甜蜜的話，吻了我一次，他的身體就滑下去了，靜靜地睡着。我仍舊仰面朝天地躺着，凝視着紅色的黑暗，傾聽着他的呼吸。

以前，我不曾用我的心靈和我的身體般的來調情，來充分的調情。和德瑞・馬勒貝調情是甜蜜的，和卡爾・雷尼爾調情是不友誼和滿足的。可是，這是一些不同的事情。最後，我體會到：在一個人的生命中，這種事情是什麼。

我想：我知道我為什麼這樣不折不扣地把我自己給了這個男人，我知道我何以能够和一個我在六小時以前遇見的一個男人這樣相處。除了由於他的儀表，他的威嚴，他的男子氣概的刺激之外，他像神話中的王子一樣，不知由那裏走出來，從兇神惡煞的手中救了我的性命。

我想：如果沒有他，在受了行將不可想像的苦痛之後，現在我勢必已經死了，他本來可以把好的輪子換到他汽車上，然後開走的。要不然，當危險來臨時，他可以保全他自己的皮肉。然而，他却為我的生命戰鬪，好像是為他自己的生命戰鬪一樣。

然後，在歹徒死亡之後，他又攫取着我，作為他的報酬。我知道：在幾小時之內，他將會離去的——他離去時，不會把愛明言的，不會道歉，或者說什麼藉口的。那將是事情的末了——離去，完結。

所有的女人都喜歡半强姦的。她們喜歡被男人攫取。就是他那甜蜜的暴行加諸於我受傷的身體，使得他

那愛的動作如此異常的美妙。除此之外，還有在緊張和危險除去之後，完全輕鬆的一致，感激的熱情，以及一個女人對她的英雄自內心流露的情感。

我沒有遺憾，也不感到羞耻。這對於我可能有很多影響——至少，現在我對其他的男人不會感到滿足。不過，不論我的煩惱是什麼，他將不會聽見的。我不會糾纏他，設法把在我們之間的事情重做一次。我將會離開他，讓他去走他自己的路。在那條路上，將會有其他的女人，其他無數的女人，她們可能給他很多肉體上的快樂，可能和他與我在一起所獲得的快樂一樣多。

這一點，我不會介意的，或者，至少我會告訴我自己：我不要介意。因為，她們之中從來沒有一個人據有過他——沒有人擁有比我現在所擁有的他還要比較多。至於在我的生命方面，在每一件事情方面，我都要感謝他，我會把他作一種男人的偶像，永遠記住他。

一個人將會如何的愚笨？躺在我身邊的這個赤裸的男人，有什麼來把它戲劇化？他只是一個專職的情報工作人員，最近完成了一項工作。他是受了開槍的訓練，受了殺人的訓練，在那方面 ，這種奇異是什麼？勇敢、强壯、對婦女的殘忍——這都是一些伴隨着他的職業的特質，是他所必須具備的。他只是某一種類的情報員——一個愛過我的情報員，甚至不祇愛過我，而且還和我睡了覺。

我為什麼該使他成為我的英雄，發誓永遠不忘記他呢？我突然有一種衝動，想把他叫醒，詢問他：『你是和善的嗎？你是仁慈的嗎？』

我轉身向着他，他睡得很熟。安詳地呼吸，他的頭睡在他那向外伸出的左臂上。他的右臂伸到枕頭下面，這時，月亮又出來，外面是光明的。紅色的光從窗帘上滲進來，以一種發亮的紅光混和着他身體的黑影。

我屈身緊伏在他身上，呼吸着他的男子氣息，渴望着撫摸他，把我的手沿着他那太陽晒黑的背部摸下去，到達了那褐色突然變得雪白的地方——這是他夏天的游泳褲所曾經遮掩的所在。我這樣摸着，覺得很舒服。

在對他望了很久之後，我仍舊仰起來躺着。不，他和我所思索過的他是一樣的，是的，這是一個我要愛的男人。

* * *

在房間那一端的紅色窗帘，正在移動。經由我瞌睡朦朧的眼睛，我很想知道這是什麼原因。這時，在外面，風已經停了。並沒有什麼聲音。我懶洋洋地睜開眼睛來向上面看，在房間的這一端，就是在我們床舖上方的窗帘，並沒有移動。那必定是有一點微風從夢幻潭那邊吹過來，管他什麼風，不理它！看在老天爺面上，再睡覺！

然後，在對面牆上的高處，突然有一種裂開的聲音，一些窗帘掛到旁邊去了。一張大大的、發光的、蘿蔔似的蒼白的臉，正在隔着玻璃窗向裏面觀看。

時常在小說上看到『毫毛直豎』的說法，我從來沒有過這種經驗，以爲是作家們杜撰的。不過，我聽見了在我的耳朵附近的枕頭上有一種抓爬聲，我覺得新鮮的晚上吹到我頭皮上。『我想尖叫，可是我叫不出來。』『我的四肢失去了知覺。』『我的手或者脚，不能移動。』我認爲這些都是玄想的。可是，它們現在都變成了事實。我只是躺在床上凝視，注意着我身體上的感覺——甚至注意到這種徵候：我的眼睛睜得太大，以致它們發痛了。可是，我連一個指頭都不能移動。我已經嚇得僵硬了，僵硬得好像一塊板子——這是小說

中所描寫的另外一種現象。

在玻璃窗外面的那張臉，正在微笑。也許牙齒是因用力而暴露，像一隻動物的牙齒一樣。明亮的月光照在牙齒上，照在眼睛上，照在沒有頭髮的頭頂上，映出了一張臉的輪廓，像是一種兒童的素描。

這張鬼臉對着房間裏面張望，慢慢地轉動，它看見了鋪白被單的床，枕頭上有兩個人頭的黑點。它停住了觀看，一隻拿了雪亮金屬的手，慢慢地痛楚地舉起來，靠在頭邊，對着玻璃窗子笨拙地向下敲擊。

這種敲擊的聲音，是一個使我恢復知覺的扳機。我放聲高叫了，用手向兩邊搥擊，這可能沒有什麼幫助，玻璃的破碎聲已經驚醒了他，我甚至可能破壞了他的目標。不過，這時聽到了兩支槍在怒吼，有子彈打進了在我頭部上方的牆壁裏，也有子彈打得玻璃破裂下來。然後，那張蘿蔔似的臉不見了。

『薇雯，妳沒有事吧？』他的聲音是急切的。

他看見了我是平安的，並沒有等待我的回答。床動了一下，突然，門開了，射進了一大片月光，他跑得這麼輕，以致我沒有聽見他的脚在車棚中的水泥地上行走的聲音。不過，我可以想像到他把身體貼在牆上，挨到轉角的地方去，我只是躺着，凝視着，獃獃地——另外一種文學上的用語，但是一種正確的用語——凝視着那支離破碎的窗子，回想着那發光的、可怕的、蘿蔔似的頭——它必定是一個鬼，必定是一個惡鬼。

詹姆斯·龐德回來了。他沒有說一句話。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倒一杯水給我喝。這種平凡的動作——通常父母在孩子做了惡夢之後所做的第一件事——使這個房間從魔鬼的紅與黑的洞穴和手槍方面恢復了它原來的形狀。

然後，他取出一條浴巾，把一把椅子放在破碎的窗子邊上，爬到上面，用這條浴巾將窗子遮起來。

我突然感覺到了他那赤裸身體上隆起和放鬆的肌肉。這時，我覺得很有趣。一個男人，身上一絲不掛，並不是在調情，而是在房間裏走來走去做一些家務方面的雜事，他的樣子是怎樣的奇異。我想：一個人也許應是一名裸體主義者。不過，或者祇在四十歲以下。

這時，我說：『詹姆斯，不要發胖。』

他把一條浴巾當作窗帘，已經安置好了。他跳下椅子，心不在焉地說：『不錯，一個人不應該發胖。』

他把椅子放回桌子旁邊，那是它原來的所在地，他的手槍，剛纔他放在這張桌子上，現在，他把它拾起來，對着它研究了一下。他走到他的衣服堆旁邊，取出一個新的子彈匣，用以代替了舊的。然後，走到床邊上，把這支槍放在枕頭底下。

現在，我明白了他爲什麼那麼睡覺——把他的右手彎起來，放在枕頭底下。我猜想他經常是這樣睡覺的，我覺得他的生活必定是像消防人員一樣，經常都是在等待着呼喚的。我想，把危險作爲你的職業，是多麼的特殊！

他走過來，坐在我這邊的床沿上。在窗子上照進來的小片光線之中，他臉上現出眉蹙嘴歪、萎靡不堪的樣子，好像感到震驚一般。他努力微笑，可是，他那緊張的肌肉不讓他這樣做，結果只現出了一種勉强的笑容。

然後，他說：『我幾乎又使我們都被人殺死了，薇雯，我很抱歉。我必定在喪失我的觸覺。如果我像這樣繼續下去，我就會有麻煩了。在那輛汽車衝進夢幻潭之後，車頂和後窗還有一部份露在水面上，記得嗎？顯然有充分的空氣留在那個角上。

『我是個非常愚笨的人，根本沒有注意到這一點。神槍手這個傢伙只需要把後窗敲破，就可以游上岸來。他身上已被子彈打中了好幾處，他的行動必定是非常困難的。不過，他仍舊掙扎到我們住的這個房間，我們應該是死鴨子了。在早晨，不要到房間後面去，他那種樣子並不好看的。』他對我望了一下，要我應允，『無論如何，薇雯，我非常抱歉，這事不應該發生的。』

我爬起來，坐在他身邊，用手臂把他抱着。他的身體是冰冷的。我緊緊地把他抱着，吻着他，『詹姆斯，不要說傻話了！如果不是爲了我，你不會牽連到這麼紊亂的情況中來的。如果沒有你的話，我現在會在什麼地方？那我不只是一隻死鴨子，在幾小時以前我就已經變成爲一隻烤鴨了。你有困難是因爲你沒有充分的睡眠。現在，你身上是冰冷的。和我一同到床上去睡，我會使你溫暖的。』我隨即起立，並且把他拉得站起來。

他把我抓住了，拉到他身邊，雙手伸過來，使我的身體緊緊地壓在他身上。他這樣靜靜地把我抱了一會兒，我覺得他的身體正在從我的身體上獲得溫暖。

然後，他把我舉起來，輕輕地將我放在床上。接着，他兇猛地、幾乎殘酷地攫住我。於是，某個人——似乎不是我——又發出了小小的尖叫聲。然後，我們並排地、緊緊地靠着，他的心臟在我胸前猛烈地跳動。我發覺我的右手緊緊地抓着他的頭髮。

我放鬆了我這抓緊的手指，伸過去拉他的手。我說：『詹姆斯，「嬪婆」（bimbo）是什麼意思？』

『妳爲什麼提出這個問題？』

『等你對我說明了之後，我會告訴你的。』

他瞌睡朦朧地笑了，『這是綠林人物稱呼娼妓的用語。』

『我想它必定是像這一類的意義，那兩個歹徒不斷地這樣稱呼我。我猜想這必定十分眞實的了。』

『妳並不合格。』

『答應我你不認爲我是個嬪婆？』

『答應。妳只是一個親愛的小寶貝。我在嚇唬妳。』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這是表示爲一個女子而瘋狂。呃，妳的問題已經够多了，好好地睡覺吧。』他輕輕地吻着我，轉過身去了。

我把身體蜷縮起來，靠着他，使我自己緊緊地靠着他的背部和腿部。我說：『這是一種良好的睡覺姿勢——好像兩柄調羹。詹姆斯，晚安。』

『親愛的薇雯，晚安。』

第十五章　永銘心坎

那是他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第二天早晨，當我醒來的時候，他已經走了。在床上，他所躺的地方，只有凹痕；在枕頭上，有他的氣味。爲了確定他的離去，我跳下床，跑去看那輛灰色的汽車是否仍舊在那兒。結果，看不見它的蹤跡，那他的確是走了。

這是個晴朗的日子。地上有很大的露水。在露水中，我可以看見他的脚印，一直導向到原來停汽車的地

方。一隻食米鳥飛起來，驚叫着橫過開墾地。一隻早晨的班鳩，從松林中的某個地方，發出了垂死的呼喚。

汽車旅館的廢墟是漆黑的，可怕的。一縷輕烟從接待室的殘骸上升起來，在靜止的空氣中一直向上升。我走回三號房間，作了一次淋浴。開始把我的東西收拾到兩個旅行袋裏。然後，我在梳妝臺上看見了一封信。我走向床邊，坐下來，開始閱覽。

這封信是用汽車旅館寫字檯上的信紙寫的，文字寫得非常清楚而平正，並且，他是用鋼筆寫的，而不是用原子筆寫的：

親愛的薇雯：

妳可能要把這封信給警察看，所以，我要寫得公式化。我現在到格林瀑布去，在那兒，我要向警察局作一番詳細的陳述。不過，在途中，我將要先和公路巡邏警接觸，請他立即到妳這裏來。

我也要和華府方面接觸，他們勢必會飭令紐約州政府治安機構來負責處理這件案子。我將會妥善的安排，使妳不致過於操心，和使他們在獲得妳的證詞之後就讓妳繼續步上妳的征途。格林瀑布警察局會知道我的途徑和汽車的登記號碼。如果妳需要任何幫助，或者他們需要知道更多的關於我的事情，那不論我在什麼地方，他們都可以找到我的。

今天早晨，妳勢必沒有什麼東西吃。所以，我要請公路巡邏警帶一壺咖啡和一些三明治給妳，以免妳挨餓。

如果祇是爲了看孫圭尼先生，我很喜歡和妳留下來！不過，我非常懷疑今天上午他是不是會出現。我猜想：當他沒有聽見他手下這兩個狂暴的強徒任何消息的時候，他將會儘速地趕往亞巴尼，以搭乘第一班飛機

逃向南方，再轉到墨西哥。我將會把我這種猜測告訴華府的有關方面。如果他們採取行動，他們勢必會把他抓住。他自然要受法律的制裁。

現在，聽着，妳——和某種程度的我——至少已經爲保險公司免除了美金五十萬元的損失，這將會有一項巨額的獎金的。由於我的工作的規律，我是不准接受獎金的。所以，在這方面根本沒有爭論。無論如何，妳承擔了這一切事情的重擔，妳是主角，縱使這不是事實，也沒有誰會來爭論的。所以，我要去作一次客觀的討論，並注意着保險公司做適當的事情。

還有特別的事，這兩個歹徒，如果有一個或者兩個全都是警察局所想要逮捕的人，是懸賞的通緝犯，那我將不會感到絲毫的驚奇。

至於將來，在妳繼續前進的途程中，要非常小心地駕駛，再不會有惡夢了。這種事情不會時常發生的。把這一切當做一次可怕的車禍吧。在這次車禍，妳幸運地脫險了，妳仍舊是和以前一樣美好的。

如果妳想念我或者需要什麼幫助，不論妳在什麼地方，妳可以寫信拍電報給我，就會找到我的。不過，不要打電話給我，我的通訊處是倫敦 S. W. I 區樓門，國防部轉交。

祝妳愉快！

詹姆斯•龐德

再者：就美國南方的氣象而論，妳的輪胎的壓力太高了，記得把它降低。

還有：要試用格蘭公司的『阿爾卑斯山之花』香皂來代替卡梅香皂。

* * *

這時，我聽見了幾輛摩托車的怒吼聲，由遠而近，然後停住了，當它們停住的時候，汽笛響了一聲，以宣佈他們是什麼人。我把這封信摺起來，放在工裝褲子的前面，把拉鍊拉上去，再走到外面去和治安人員見面。

他們是本州的兩個巡邏警察，強壯、年青、英俊。我幾乎忘記了這些人的存在，他們對我敬禮，好像我是王親國戚。『薇雯•米琪兒小姐？』爲首的是個巡官，他這樣對我說。他的副手則輕輕地對着無線電話機說話，表示他們已經到達了目的地。

我說：『是的。』

『我是個巡官，名叫莫勞，我們聽說昨天晚上妳有一些困難。』他用他那戴手套的手，對着旅館的廢墟作了一個手勢。『我們所聽見的話，似乎是眞實的。』

『啊，那算不了什麼。』我不屑地說，『夢幻潭中有一輛汽車，汽車裏面有一具屍首，在三號房間後面，另外還有一具死屍。』

『小姐，是的。』言下之意，對我的不屑一種不以爲然的暗示。他轉身向着他的同伴——他已經把他的無線電話機放回到他的鞍座上去了。『歐多尼，到附近去巡視一番，好不好？』

『巡官，是。』歐多尼大踏步走上了草地。

『呃，米琪兒小姐，我們去找個地方坐下來吧。』這位巡官低下頭去，打開一個旅行袋，仔細地取出一個包裹。

我笑嘻嘻地望着他，向他表示：『你眞是太可感謝了。我現在肚子裏正在鬧饑荒。湖邊上有些長椅子，

我們可以去選擇一個看不見沉在潭中那輛汽車的所在坐下來。』

我引導着他橫過草地，坐在一張長椅上。這位巡官脫下帽子，取出一本筆記簿和一枝鉛筆，假裝翻閱他所記載的東西，以便我有機會來吃早點。

他抬起頭來，首次對我現出了一個微笑。『小姐，在這方面不必擔心了，我並不預備作筆錄。這件事我們局長要親自來做的。現在，他隨時都可能到達。當他打緊急電話給我的時候，我獲悉了簡單的事實。不過，使我煩惱的，是在那以後，我繼續要聽無線電話，沒有片刻的安寧。從第九號公路到這兒，一路上我都不得不減低行車的速度。以繼續傾聽我們局裏發出的訓令——在亞巴尼的警務處對這件案子感興趣，甚至在華府最高治安當局，也在注意我們的行動。沒有聽到過這麼一種負擔從空中傳過來。呃，小姐，華府方面捲入這件案子，在兩小時之內，格林瀑布方面就獲得了第一次報告，妳可以告訴我這是怎麼發生的嗎？』

我對於他這種急切的樣子，不禁微笑了。當他們的摩托車怒吼而來的時候，我幾乎聽見他在對歐多尼叫喊：『嗨！現在，甘廼廸總統在注意我們的行動了！』於是我說：『呃，有一個名叫詹姆斯•龐德的人，捲入到這件案子裏面。他救了我的性命，射死了這兩個匪徒。他是英國治安機構的一個人，一個偵探，或這類秘密工作的人。他正在從加拿大的多朗多驅車赴華府，以報告一件案子。他的汽車在這附近拋了錨，於是他在這家汽車旅館投宿。如果他不在這兒停下來，那我早已死掉了。無論如何，我猜想他必定是個非常重要的人。他告訴我：他希望要確使孫圭尼先生這個人不致逃到墨西哥或其他的地方去。關於詹姆斯•龐德，除了——除了他似乎是個非常奇怪的人之外，我所知道的，全都在這裏了。』

這個巡官顯出同情的樣子。『小姐，猜想是如此，如果他使妳避免了這場危難的話。不過，他自然和聯

邦調查局方面有所接觸，他們並不時常介入像這樣的地方案件的。如果他們參與了，那大概是由於有關方面的請求，或者，有一些州際的性質。』

這時，在公路的遠處，傳來了警笛的聲音。他繼續說下去。『呃，小姐，謝謝。我恰好滿足了我的好奇心。從現在起，局長要來開始工作。不必擔心，他是個很和氣的人。』歐多尼出現了。『小姐，請妳原諒。』

這個巡官和歐多尼一同離開了，他一面走，一面聽歐多尼的報告。我則仍舊坐在那兒，慢慢地喝咖啡，心中思索着：那輛灰色的雷鳥牌汽車，現在在向南方行駛，同時也想到掌握駕駛盤的那雙太陽晒黑了的手。

然後，在松林之間，一隊汽車浩浩蕩蕩地開過來了：一輛有侍從的警備車，一輛救護車，兩輛其他的警車和一輛有起重機的卡車——它橫過草地，向着我駛過來，繼續開到潭邊。每一個人似乎都有他們的使命。過了不久，這整個區域，就只是那些穿了青色或黑色衣服的人在移動了。

一個個子很大的人，立即走過來和我見面，他後面跟了一個警官——後來知道他是個速記員。他很像電影中警長——緩慢的行動，和藹的面貌，有決心的樣子。他把手伸出來。『米琪兒小姐，我是格林瀑布警察局刑警隊隊長史多諾，我們到某個地方去談一談，好嗎？到一個旅客房間去，還是仍舊在露天地裏？』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對於那些房間已經受够了。何不就在那兒——我的早餐桌子，順便說一聲：對於你周到的關切，非常感謝，我的確肚子餓了。』

『米琪兒小姐，不要向我道謝。』這位隊長的眼睛冷淡地眨了一下。『你的英國朋友，龐德中校作了很多建議，』——他停了一下——『這是其中之一。』

那麼，他是個中校了，這是我所喜歡提及的唯一官階。當然，他是要使這個隊長生氣的——一個英人有這一切的權威。並且和中央情報局與聯邦調查局所有的人有關！沒有什麼東西更刺激通常的警察的了，我決定要顯得極端的圓滑。

我們坐下來，在通常的警察程序之後，他要求我敍述我的故事。

花了兩小時的時間，我方纔把經過講完了。在我敍述之際，史多諾隊長不時提出問題，工作人員時常走到他身邊來耳語。到末了，我覺得精疲力竭了。這時，咖啡和香烟都送來了，我盡情地享受着。（『米琪兒小姐，我在服勤時是不抽烟的。』因此他祇是喝咖啡。）

然後，我們都輕鬆了。那個速記員奉命離去了，史多諾隊長派人去找莫勞巡官，叫他在旁邊向警察局用無線電話作了一個初步的報告。我觀看着那輛黑色轎車的殘骸，這時，他們已經用起重機把它吊上了岸，正在拖着橫過草地，向公路前進。在公路上，那輛救護車開到它旁邊，當一個黑色的包裹被仔細地拖出來放在草地上時候，我轉身向着別的地方，這是恐怖神！我再度想起了他那冷酷、有紅點的眼睛，我覺得他動手抓着我。這事會經發生嗎？

我聽到刑警隊長在說：『副本分送亞巴尼和華府。對嗎？』然後，他回到我對面坐下來。

他和藹地望着我，說了一些補充的事。我現出感謝的樣子，說：『不，不，』我問他何時我可以繼續前進？

史多諾隊長並沒有立即回答。他只是慢慢地把手舉起來，取下他的帽子，放在桌子上。這種休戰的姿勢——那個巡官姿勢的一種翻版——使我內心笑起來了。然後，他在口袋裏摸索着，取出了香烟和打火機。他向我敬了一枝烟，再把他自己的烟點燃。

他對我微笑着，這是他第一個非公事性的微笑。『米琪兒小姐，我現要下班了。』他把背靠着椅子背，將兩隻脚交叉起來，以左脚的脚踝靠在右脚的膝上，並用手扶着脚踝。他突然顯得像一個中年人，有家庭負擔，現在來輕鬆一下。他首度長吸了一口烟，吐出來，觀看着它消散。他說：『米琪兒小姐，現在，妳隨時都可以離去。妳的朋友龐德中校非常擔心，希望儘可能的使妳減少麻煩。我非常樂於幫助他——和妳。並且』——他以一種意外的幽默和諷刺微笑着——『我並不需要華府方面在這件事上增加他們的希望。妳是個勇敢的女子，被牽連到一件惡劣的犯罪案裏。妳表現得像我希望我的孩子所應該表現的一樣，這是非常難得的。

『這兩個歹徒都是在懸賞通緝的人，我會把獎金都算在妳的名下的，在保險公司方面，情況也是如此。他們自然是慷慨的。我們已經預定把樊錫夫婦二人作爲詐欺的共犯而處理。至於那個孫圭尼先生，有如今天早晨中校所建議的，已經準備逃走了。他們要在楚伊方面查對，和我們所準備要查對的一樣進行。正常的警察機構，正在採取逮捕他的行動。如果當我們捉到了他的時候，那將要他負主要的刑責。那時，可能需要妳作爲一個證人，有關機關會借給旅費，把妳請去作證，招待妳的食宿，然後，再把妳送回到妳所要去的所在。』

這時，這位刑警隊長以他的香烟作了一個拋擲的手勢，繼續表示：『這一切都是正常的警察手續，都不會有什麼問題的。』他那機警的藍色眼睛，仔細地望了我一下，然後，自行掩蔽了。『不過，那並不會完全結束這件案子而使我感到滿意的。』他微笑着。『那就是說，現在，我已經下班了，只有妳和我。』

我努力顯出只是有關係而摸不關心的樣子。不過，我心中忖度着其次會有什麼事出現。

『這位中校有沒有留給妳什麼指示？任何信件？他告訴我：今天早晨他動身時，妳還睡着的，他大概是在六點鐘左右離開妳的，不願意把妳叫醒。當然，這是很對的。不過，』——史多諾隊長審視着香烟的末端——『妳的證詞和中校的證詞顯示：你們兩個人住在一個房間裏的。在這種情況之下，非常自然。妳不希望再單獨繼續過這個晚上。不過，這似乎是一種粗魯的告別——在一個像那樣的興奮之夜以後。我想：他不會有什麼麻煩吧？如果妳懂得我的意思的話，他並沒有設法，呃，使妳精神爽快嗎？』他的眼睛是在道歉的，不過，它們在探究我的眼睛。

我滿臉通紅了。我厲聲地說：『隊長，自然沒有。不錯，他曾經留了一封信給我。這是一封非常坦白的信，我沒有提及它，是因爲它對你所知道的情況，並沒有增加什麼細節。』我把工裝褲子上面的拉鍊拉下來，伸手到裏面去取那封信。這時，我的臉甚至更紅了。這個人眞討厭！

他接着這封信，仔細地閱覽了一遍，然後還給我。『一封非常好的信。非常，呃，公事化的。不過，我有一點不明白，爲什麼他末了提及卡梅香皂。』

我簡單地說：『那只是和汽車旅館中香皂有關的笑話。他說：卡梅香皂的香味太强烈了。』

『我明白了。是的，不錯。呃，米琪兒小姐，那是很好的。』他的眼睛再度和藹了。『現在，如我談論一些個人的事，妳介意嗎？只和妳談一分鐘，好像妳是我自己的女兒，好不好？妳知道，假如我結婚得早，妳幾乎可能已有我的孫女兒一般大了。』他親切地笑起來。

『沒有關係。你高興說什麼就說什麼吧！』

史多諾隊長又取出一支香烟，把它點燃。『呃，米琪兒小姐，現在，中校所說的話是對的。妳可以把這件事視爲一次嚴重的車禍。妳並不希望的關於它的任何惡夢。不過，在這方面有比車禍更多的事情。例如：妳完全不意地突然被引導得介入了地下的罪惡戰爭，這種戰爭隨時都在進行，妳在書本上曾經閱覽過，在電影上曾經看見過的，像在電影中一樣，警察從强盜手上救出了女孩子。』

這時，他傾身向前，對我的眼睛凝視着。繼續表示：『現在，米琪兒小姐，在這方面，請妳不要誤解。如果我語無倫次，那就把我所將要說的事情忘記吧。不過，如果沒有由救妳的警察方面創造一個英雄，或者在妳心中建立一個偶像：要崇拜像這樣子人，甚至希望和他結婚，那將是不合理的。』然後，他的身體向後靠，道歉地微笑着。

『現在，我談到這種情形，原因是由於像妳所曾經經歷的這種種强暴的意外，會留下它們的創痕。它們對於任何人——對於任何受傷害的公民，都是一種震驚的事。而對於一個像妳這樣年輕的人，尤其是如此。』

這時，他那和藹的眼睛，變得比較不和藹了。他繼續說：『現在，我相信，從我的同事們所作的報告看來，我有良好的理由相信：昨天晚上，妳和麗德中校有親密的關係。我想，能够看出這種跡象，恐怕是我們較少吸引力的任務之一。』史多諾隊長把他的手舉起來。

『我不會對這些私人的事情作進一步的偵察。並且，它們和我的任務無關。不過，對於這位救妳性命的英國人——這個英俊瀟洒的英國人——妳可能非常傾心，或者，無論如何，有點愛慕，那是十分自然的，幾乎是必然的。』在他那慈父般的微笑中，那種同情是伴着諷刺的。『總而言之，統而言之，這是在書本中和在電影上發生的情況，是不是？那麼，在眞實的生活中，爲什麼不會發生？』

這時，我感到不耐煩了。希望他這種愚昧的演說快點結束，希望能够早點離去。

『現在，米琪兒小姐，我的話要很快結束了。我知道妳認爲我是說得文不對題的，不過，我在警察界服務，自從過了中年以後，在一件像這樣的案子之後，對於我所謂的出生後的照顧，我是感與趣的。在死裏逃生的人很年輕，並且可能受到青年人所經歷的損害之際，尤其是如此。所以，如果我有可能，我希望對妳留下一點關切。然後，希望妳吉星高照，騎着那輛摩托旅行，一路平安，愉快。米琪兒小姐，這就是我的用意。』

史多諾隊長的眼睛，仍舊對我的眼睛望着，不過，它們是失去了注意力的。我知道我行將要聽一些心靈之聲。這在世代之間——在成人與兒童之間，是一種稀有的事情。我停住了想着離去，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

『我所談到的這種地下的戰爭，就是老是在進行的罪惡的戰鬪——不論它是在警察與匪徒之間，或者在間諜與反間諜之間戰鬪。這是在兩種訓練有素軍隊之間的祕密戰爭，一方爲法律而戰鬪，爲他自己的國家所認爲是正當的而戰鬪，另一方面則屬於這些事情的敵人。』

史多諾隊長現在談到他自己，我想像着他是要引述一些事情，一些他特別感覺到的事情，或者曾經在某次演說或某種警察雜誌中的一篇論文中敍述的事情。

『不過，在警察界的較高階層中，在那些最頑强的專家裏面，有一種特質。這種特質，在關係人方面，對於兩者——對於朋友和敵人，那是共通的。』

這位隊長緊握的拳頭，輕輕地打在面前的木質桌子上，以加强他的語氣。他那向內部注視的眼睛，燃燒

着一種專注的、祕密的怒火。

『米琪兒小姐，那些首要的匪徒，那些聯邦調查局的高級幹部，那些第一流的間諜和那些傑出的反間諜，都是狠心的、涼血的、殘忍的、無情的殺人者。是的，甚至「朋友們」也是和「敵人們」一樣對立的，他們不得不如此。如果他們不這樣做，那他們就不能生存。妳懂得我的話嗎？』這時，史多諾隊長的眼睛，又恢復了注意力，現在，它們以一種友善的敦促性望着我，接觸着我的情緒——不過，我羞於說沒有接觸我的心靈。

『親愛的，所以，我希望留給妳的話，就是這些。我曾經和華府方面聯絡，知道了一些關於龐德中校的事情，他們說他在他那特殊的工作方面，有優異的紀錄。離開這種種一切的人吧，不論他們是叫做詹姆斯•龐德，或者恐怖神•莫然得，對妳都是不適宜的。這兩種人以及和他們相似的其他的人，都屬一種祕密的叢林，妳曾經在那裏停留了幾小時，現在已經逃出來了。

『所以，關於這個人，不要去做甜蜜的夢，對於那個人也不要做惡夢。他們只是一種和妳這種人不同的人——一種不同的種族。』

這時，史多諾隊長微笑着，『他們這些人，好像是老鷹和鴿子，請妳原諒我這種比喻。妳懂我的意思嗎？』

我的表情並沒有現出領悟的樣子。他的聲音變得粗暴了。『那麽，好了，我們再也沒有什麽可談的了。』

史多諾隊長站起來了，我也跟着站起來。我不知道要說些什麽。我想起來，當詹姆斯•龐德在汽車旅館門

口出現時我心中湧起的反應——啊，老天爺，這是他們之中的另外一個人。不過，我也想起了他的微笑和他的吻以及擁抱我的手臂。我溫順地在這個大個子——這個刑警隊長，曾經說出了這些親切體貼的話——的旁邊行走着。我心中所想到的，只是我希望飽餐一頓午飯，然後，在離開這座夢幻松林汽車庭院的廢墟至少一百英里的地方，好好地睡它三天三夜。

到我動身的時候，已經是正午十二點鐘了。史多諾隊長說：我將會遭遇到來自新聞界的很多麻煩，不過，他會儘可能拖延着，把他們打發。我可以說：關於我所希望的詹姆斯•龐德一切情況，除了他的職業外，我都知道。他只是一個曾經在適當的時間出現，然後又飄然而去的人。

我已經把我的行李包好了，那位年輕的巡邏警莫勞巡官替我把它們捆綁起來，并將我的『維斯巴』推到公路上。在經過草地的時候，他說：『小姐，注意在此地與格林瀑布之間的凹窩。有些凹窩非常深，以致在妳陷入之前，最好按按喇叭。因爲在這種凹窩的底部，可能有別的騎着像這樣的小車子的人。』我聽得笑起來了。

這個巡官是整潔、愉快、而年輕的。不過，由他的儀表和他的工作看來，他也是强悍而冒險的。也許這是我應該夢想着的比較典型的人！

我和史多諾隊長道別，並向他表示感謝。然後，我帶着有點害怕弄出笑話的心情，戴上破碎的頭盔，拉下漂亮的擋風眼鏡，騎上車子，踩着發動的踏板。謝天謝地，我這許久沒有騎，機件還是很靈的，它立即起動了。

現在我要對他們顯顯本領了！我故意讓後輪靜止不動，而非常迅速地抓着扳手，敏捷地向前一推，旋轉的

後輪和公路舒鬆的表面接觸了。塵土和細石子飛揚起來，我像一枝火箭一樣的向前衝，在發動的十秒鐘之內，我的時速到了四十英里。在前面的路面，似乎是很好的，於是，我抓住一個機會，回頭瞥視了下，厚顏地舉起一隻手來告別。一小羣警察人員站在冒烟的接待室廢墟前面，其中有一個人揮了一下手。然後，我就在這兩旁松林夾峙的筆直公路上，向前疾進了。這些松樹像是哨兵，我覺得：它們讓我未受損傷的離去，似乎現出懊悔的樣子。

未受損傷？那位刑警隊長曾經述及『傷痕』，那是什麼意思？我可不相信他的話。我恐怖的傷痕，已經痊愈了，消除了，是被這個陌生人所治愈和消除的。他睡覺時把一枝手槍擺在枕頭底下。他這個做秘密工作的情報員，只是以一個數字而知名的。

一個做秘密工作的情報員？我並不介意他是什麼。一個數字？我已經把它忘記了，我正確地知道他是誰和他是什麼。關於他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件最小的細節，都將永遠銘刻在我的心坎裏。

(全文完)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初版